

東亞雜誌



(圖七二見明說) 者治統的意志總

之

商務印書館編印

大學子業叢書

預告

當一二八以前，敝館原擬邀集國內專門學者及各大學校學術團體，編譯大學用書及各種專門名著，以期為提高吾國學術促進革新運動之一助。不意計畫未成，而國難突作，敝館總廠被燬。幸賴國內各界人士之援助，得以勉力復業，繼續為吾國文化教育服務。遭難以後，益覺學術救國實為要圖，大學叢書之出版不容再緩。用是決意將敝館原定之大學叢書初步計畫，仍於處境萬分困難之中，繼續進行。預計第一集約四百冊，自本年開始出版，期以五年完成之。從此集合全國專家之精力，於整個計畫之下，分工合作，庶使此項大學用書日積月累，蔚為巨觀，將於吾國學術之進步與學子購求圖書之便利，均多裨益。而敝館區區學術救國之微意，亦得藉其出版上之貢獻，以求實現。謹此預佈，伏祈
公鑒！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大學叢書	第一期擬出之書
文學院用	八十二種
理學院用	五十八種
法學院用	五十二種
教育學院用	二十七種
農學院用	三十三種
工學院用	九十五種
商學院用	二十七種
醫學院用	十一種

內地

請書界的新路線

(1) 凡欲購買商務印書館出版之圖書雜誌，與經售之原版

西書雜誌，以及文具儀器，可立刻備款致函上海河南路

二二一號該館通訊現購處。

(2) 商務印書館通訊現購處於接信兩日內，即將貨品配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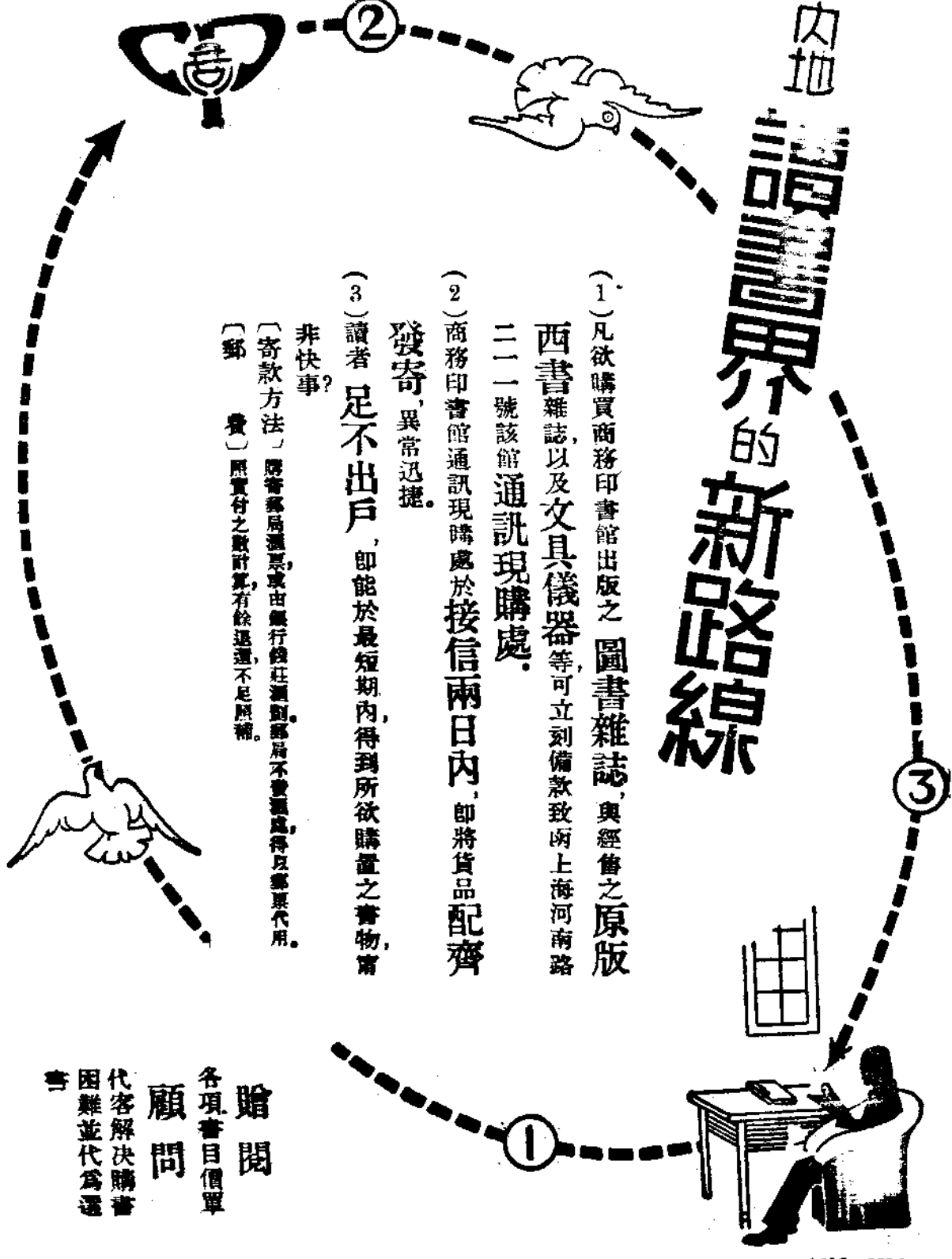
發寄，異常迅捷。

(3) 讀者足不出戶，即能於最短期內，得到所欲購置之書物，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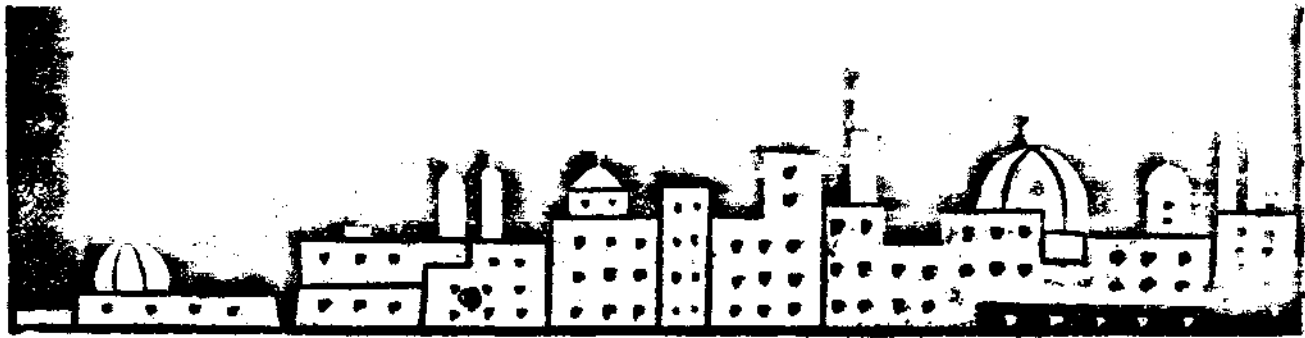
非快事？

〔寄款方法〕 購書郵局匯票，或由銀行匯票，郵局不費匯費，得以郵票代用。

〔郵費〕 照實付之數計算，有餘退還，不足照補。



贈閱
各項書目價單
顧問
代客解決購書
困難並代為選
書



東方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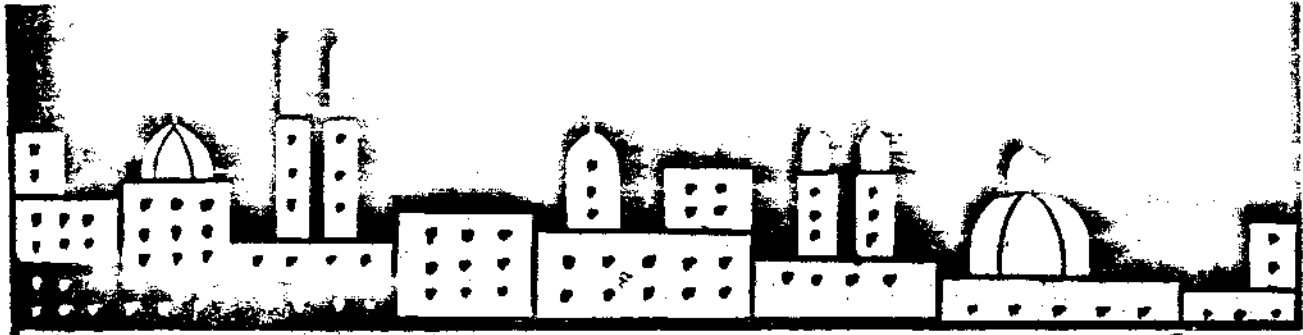
第三十卷 第五號
民國二十二年三月一日發行

東方畫報	
日軍進犯熱河	
(一) 熱河形勢	一幅
(二) 飛機轟炸下之開魯	六幅
(三) 飛機轟炸下之下窪子	三幅
(四) 日軍犯熱之根據地	三幅
積極抗日之義軍領袖	四幅
熱河寫真	一二幅
灤河勞軍	四幅
國內時事	六幅
蘇俄破冰船之東北探險	八幅
國貨學校用品展覽	二幅

東方論壇

日內瓦報告書及其後	愈之(一)
中日關稅協定	作舟(三)
民權與憲法	仲逸(三)
廢兩改元的試行	有心(四)
海外華僑的救濟	有心(五)
德國反動勢力的聯合政權	張明養(六)
研究經濟地理計劃芻議	顧頡剛 鄭德坤(三)
農作機械化的社會意義	錢俊瑞(三)
從個人法到社會法	陳任生(三)
蘇聯的反宗教法律	鄭曉毅(三)





欄 藝 文

欄 庭 家 與 女 婦

老莊的辯證法.....	李石岑(四〇)
關於否定律的兩種意見.....	巨炬 亦英(四八)
美國學生之左傾運動(美國通訊).....	潘楚基(五五)
赤都的新景象(莫斯科通訊).....	冰 清(六〇)
經濟情報.....	伯 英(六四)
各大國中央銀行年底之存金額——英國投資的變態——	
我國特產品貿易的衰落——糧食進出口的透視——加關	
稅與免關稅	
時事日誌.....	(六九)
從男女的爭鬪說到生育節制.....	建 人(一)
美國生育節制運動的消長.....	月 祺(四)
蘇聯的生育節制.....	呂鑑瑩(八)
兩性間的思想問題.....	蔡慕暉(二)
戒指的來歷.....	黃華節(三五)
貞操帶之研究.....	華 君(〇)
成業恆.....	張天翼(一)
火龍.....	傅東華(六)
雪.....	魯 彥(八)
新生(續).....	巴 金(三)



商務印書館

日出新書一種

<p>——世界文學名著——</p> <h3>英雄與英雄崇拜</h3> <p>會虛白譯 一册定價一元二角</p>	<p>中國</p> <h3>新工業發展史</h3> <p>大綱</p> <p>龔駿編 一册定價一元</p>	<p>英文</p> <h3>最近中日問題</h3> <p>Plain Speaking On Japan</p> <p>桂中樞著 一册定價二元四角</p>	<h3>變態心理學</h3> <p>朱光潛著 一册定價一元</p>	<p>英文商業科</p> <h3>銀行實踐</h3> <p>Banking Practice</p> <p>講義</p> <p>朱彬元著 一册定價三元</p>	<h3>初級教育心理學</h3> <p>艾偉編 一册定價一元二角</p>
<p>著者蓋萊爾 (Thomas Carlyle) 是英國十九世紀一大思想家和文學家，本書可算是他的結晶。全一分神，先知，詩人，教士，文學家，王等六講，分別說明這六種形態所以形成英雄的原理。譯筆忠實，附加註疏。</p>	<p>本書敘述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新工業發展之現象及其因果，分列六個時期，直至最近爲止。內容以製造業爲主，兼及與農商運輸牽涉之各業。取材切實，系統分明，所採統計數字，尤正確可靠。</p>	<p>從九一八事件發生以來，桂君在英文大美觀報著論多篇，揭發日人侵華的野心及其破壞公理的事實；而於外人視日言論，亦多所糾正。議論極合邏輯，而又富於幽默。茲特彙集成冊，以獻於關切中日問題之讀者。</p>	<p>變態心理學之重要，不亞於普通心理學。此項專論變態心理學，在國內尙屬少見。全書分七章：於催眠、暗示、迷幻症、多重人格、壓抑作用、觀念、夢的心理、佛洛德泛性慾說、心理分析法等，均經敘述。議論透澈，要言不繁。</p>	<p>本書包羅銀行實踐上各項重要材料，兼收國內外銀行業務的實例，作一比較的研究。文字清晰易讀，附列圖表四十餘幅，並載中英文對照銀行法於編末。爲本館函授學社商業科講義之一，其程度適合大學及高中之用。</p>	<p>本書根據新的課程標準而編成。用簡要的敘述，統取新穎的材料。所列「母子健康問題」「漢字的學習心理」兩章，尙屬創例。每章以後均附問題、實驗及參考書目，極便研討。</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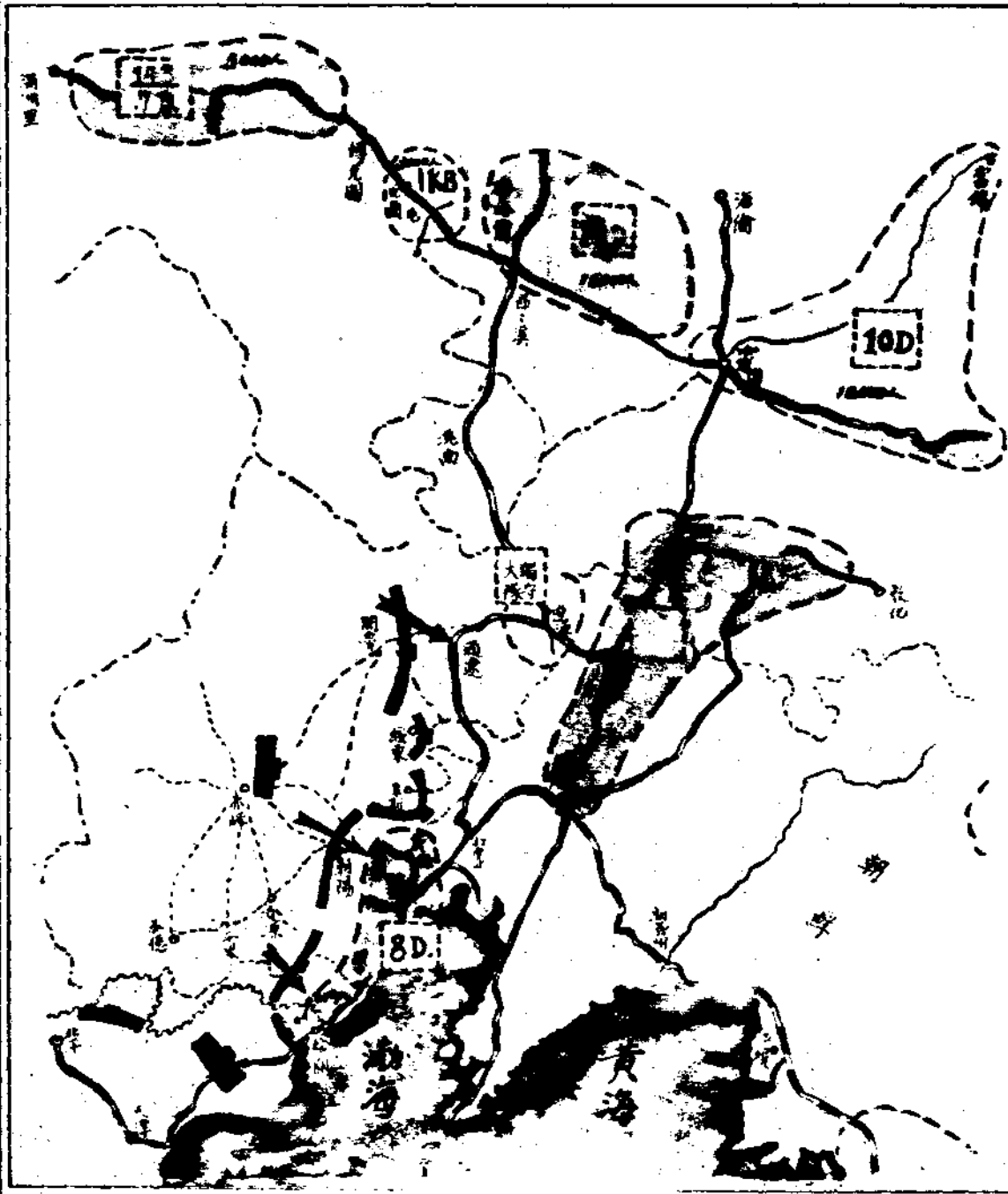
1:30-2:4

*K33-22:2



第五號

第十三卷



日軍進犯熱河

日本自佔東北後，即積極籌備以冀統一，本欲進行併吞，則入關而進，以冀統一。但以前因美軍河邊巡邏，日軍處於奔命狀態，軍事進展不能進行。最近美軍勢弱，日軍乃大舉進攻。本年開始，即先佔領承德，一以作其進佔之根據地，一以阻止我國軍隊之援熱。用心殊為險惡。最近日軍分三路進攻，北路自承德及開魯直趨本軍中隊自歸化城及和順，南路自歸化城直趨張家口，西路自歸化城直趨張家口。一旦有失，則平津亦將不保矣。

(轉錄大晚報)



(下)開魯被日軍轟炸後
人畜傷亡甚衆。圖示被
炸斃之一驢。



(上)駐開
魯義軍之
一部。各人
胸前所懸
白色物即
爲手榴彈。



(右)爲開魯街市牆壁上之
彈痕。皆炸彈碎片所擊
所致者。



日軍進

熱河

(11)

——飛機轟炸下之

開魯——



(上) 被日機轟炸後之馬占山部

鄂文旅司令部

(中) 被炸毀之民房

(下) 被炸毀之糧食店舖



開魯

在熱河

東北方為日

軍進攻赤峯所必

取之地。自一月底以來，

迭遭日機轟炸。此頁各圖均示

被炸後之慘象。乃北平燕大同學熱

河工作組第二分隊所攝。黎秀石寄。

日軍進犯

(三) 犯熱河

——飛機轟炸下窪子——



日軍於攻熱之前，派出飛機到處轟炸。此頁各圖，亦為燕大熱河工作組第二分隊所攝。黎秀石寄。

(上) 日機轟炸下窪子，獨占海司令部擲下而未炸之炸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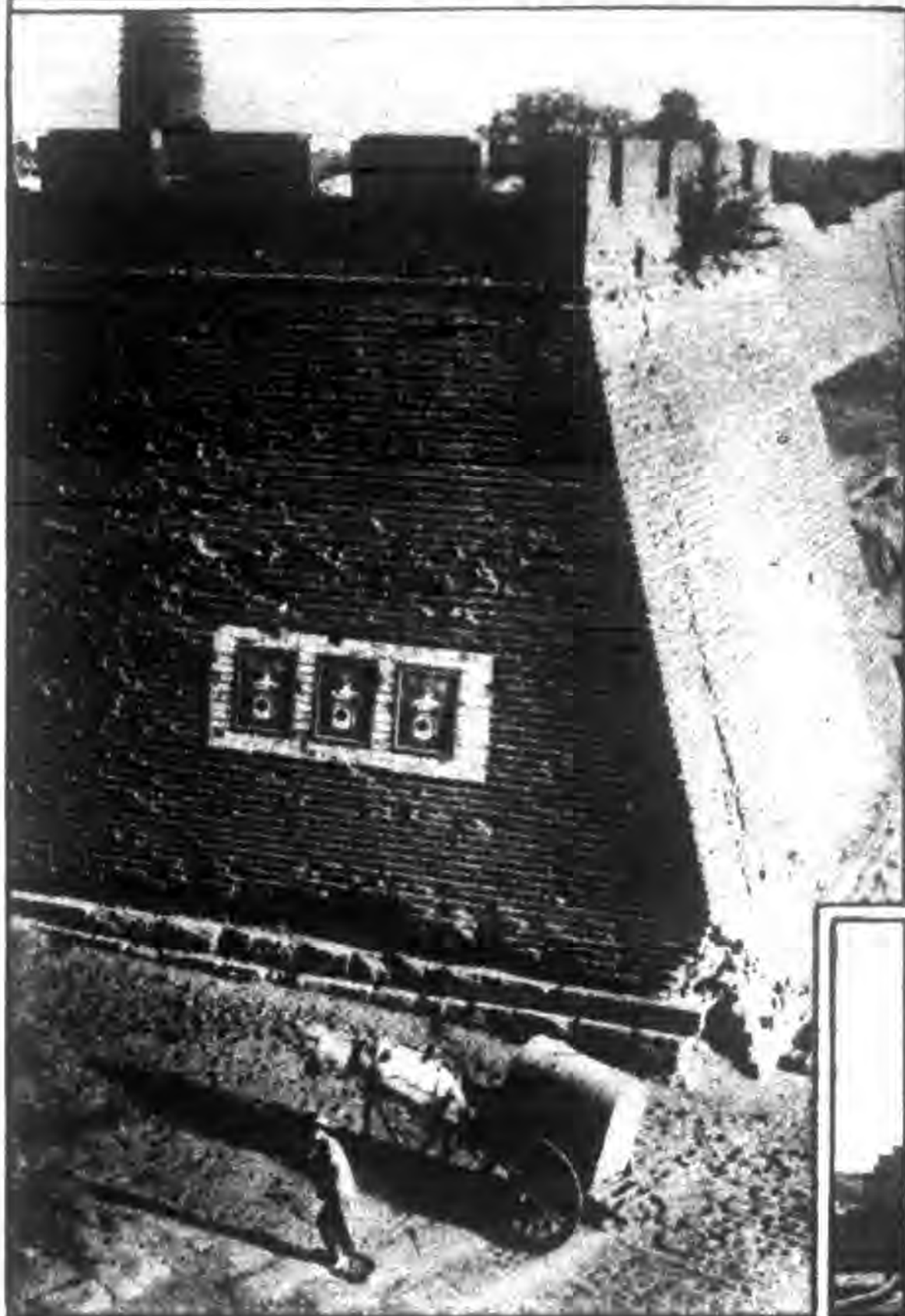


(上) 下窪子被日機炸毀之民房。
(右) 獨占海部之騎兵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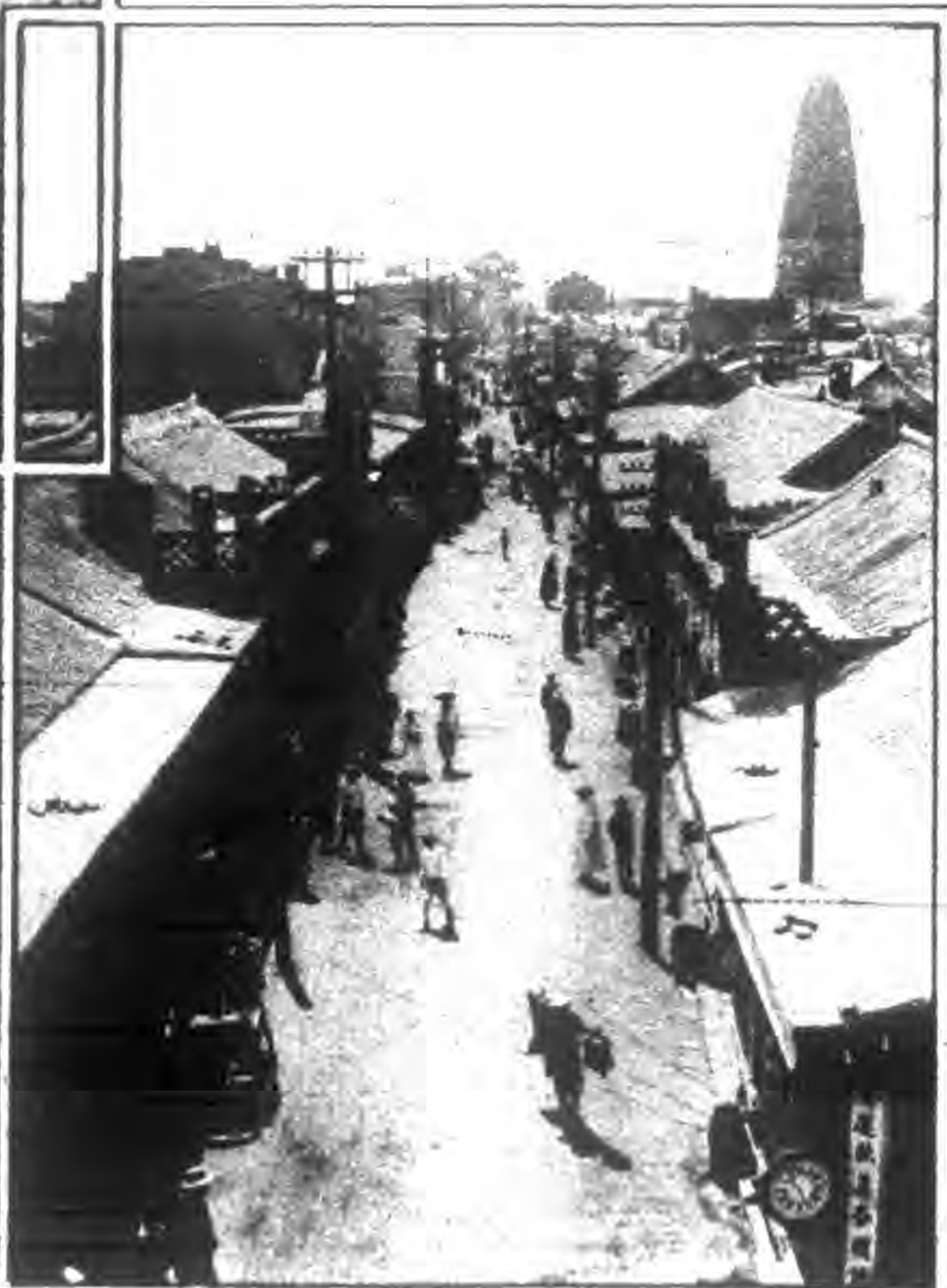
日軍進犯熱河

(四)

—日軍犯熱之根據地—



據占軍日隊大有現城縣檢臨(上)



縣館之地在所部大軍日(右)

總朝線上之義縣，爲日軍急欲攻佔者。

積極抗日之日邊義軍領袖(黎秀石寄)



熱河義軍獨立支隊副司令方絕



駐開魯義軍領袖劉震東



駐下窪子義軍總司令西占海



日軍最害怕之義軍領袖「天下好」

(一) 熱河寫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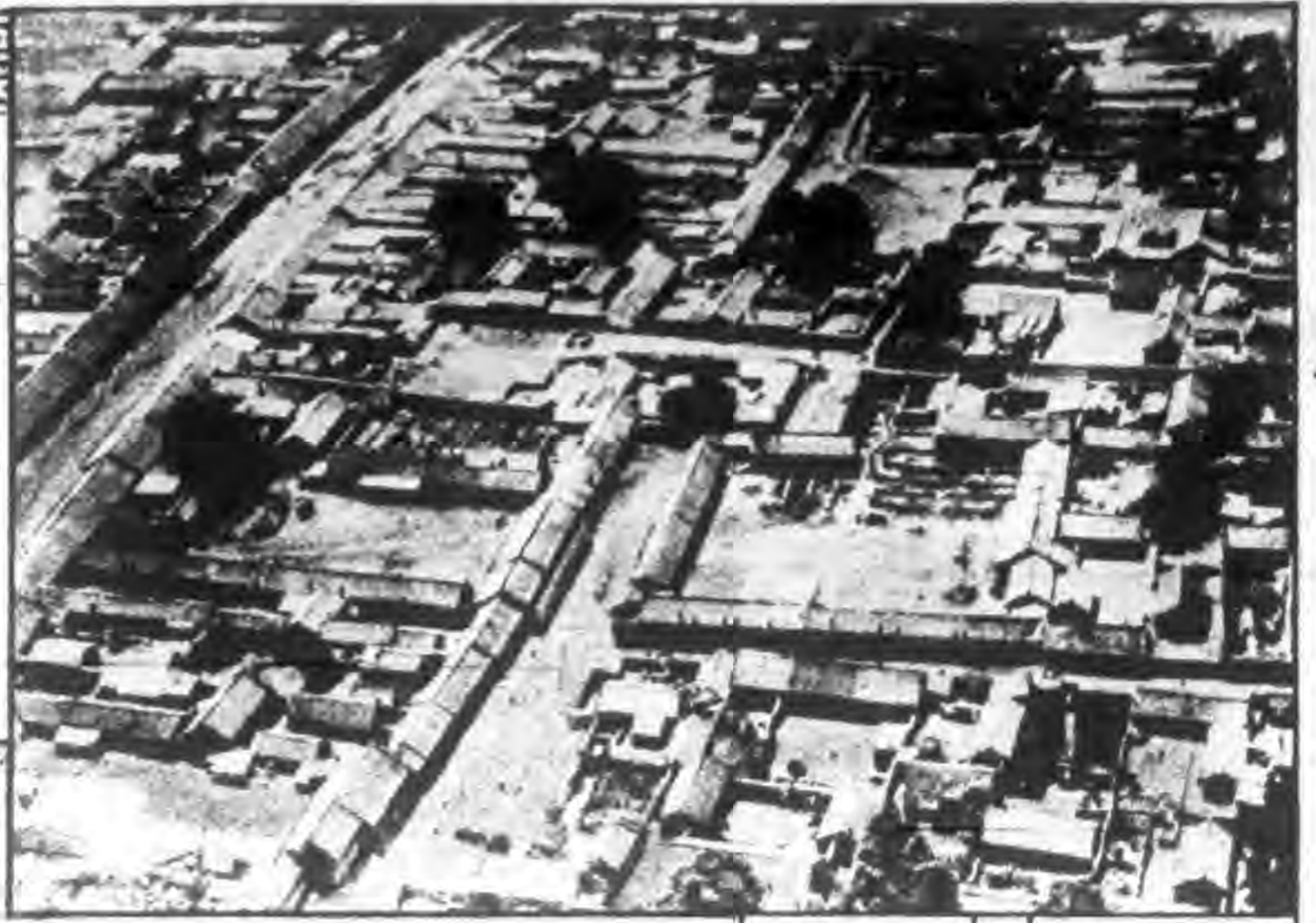
(上) 熱河省政府主席
湯玉麟
(左) 承德之離宮宮苑
(下) 熱河之要都——赤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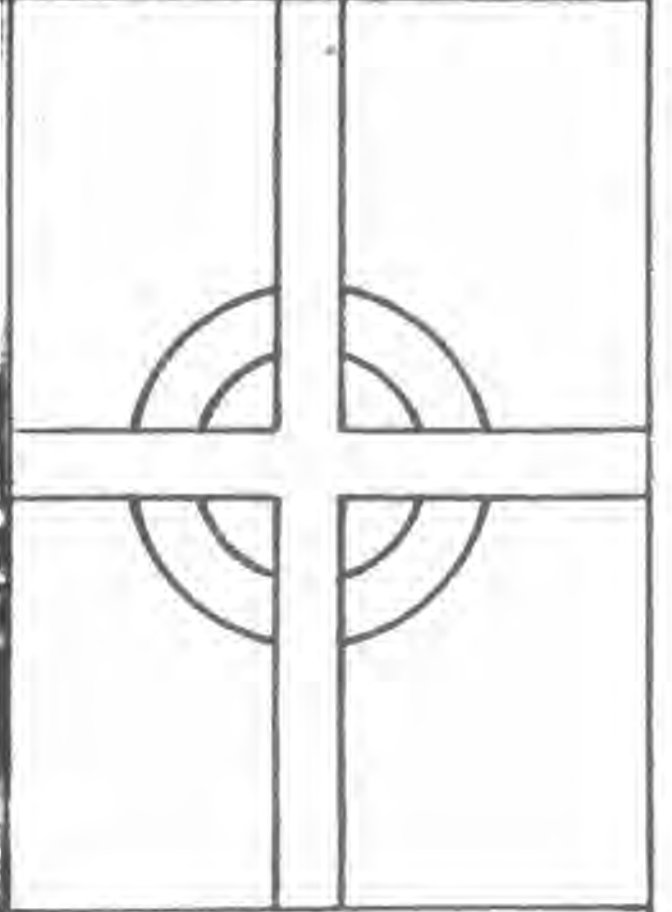
熱河寫真(三)

(上)熱河之要都、朝陽之市街、爲目前日軍攻擊之目標
 (左)朝陽著名三座塔之一



(右)熱河之要郡——平泉

(下)北票



(右)熱河南方古北口之長城



(右)熱河之活佛——喇嘛

熱河寫真(三)

(上)喇嘛之住處——僧房街



(上)熱河荒漠地所特有之駝帽
(左)熱河隨處皆有之四眼井

勞軍 灤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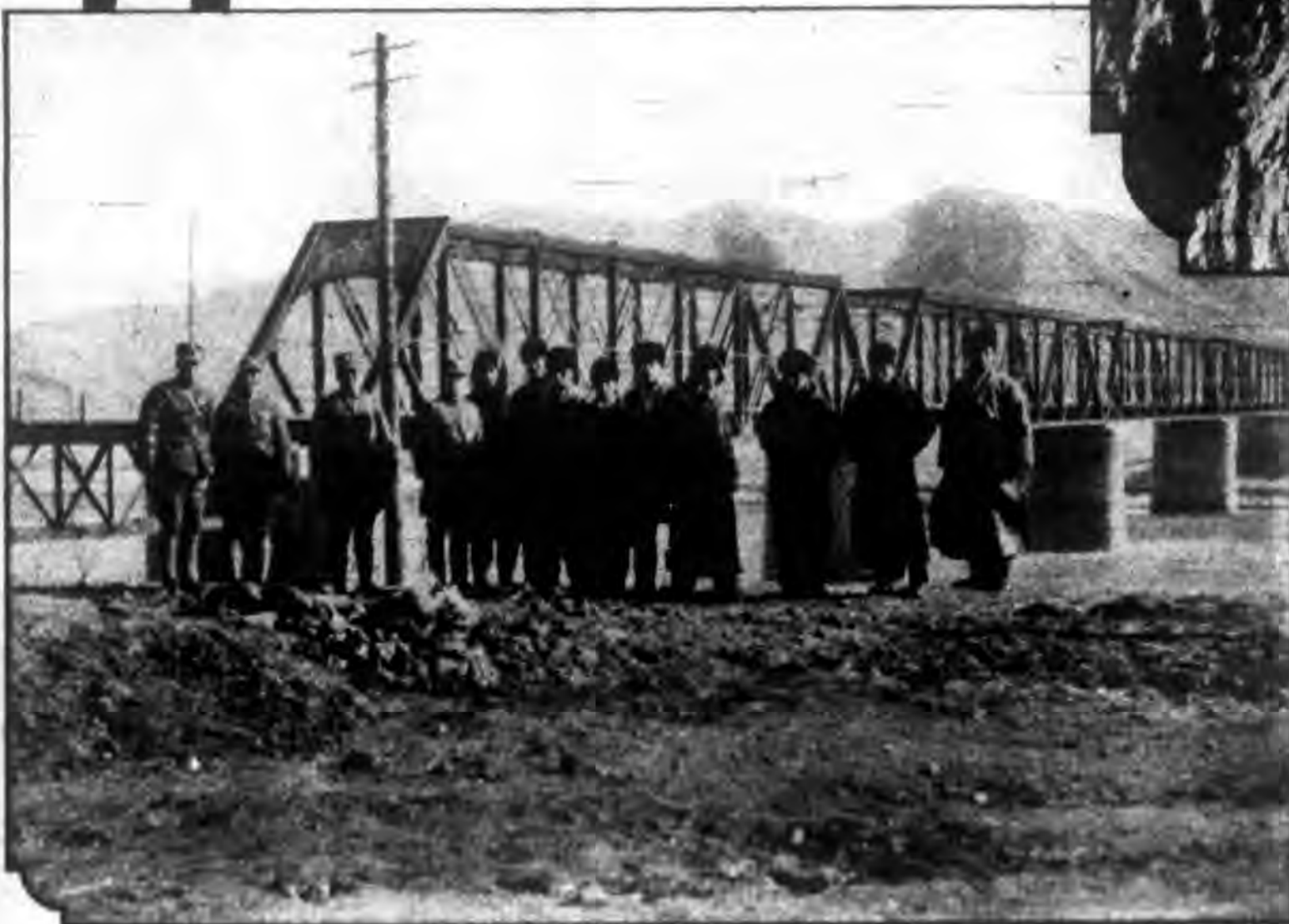
(方山攝)



灤河一瞥



(右) 灤河
戰壕中之
三十二軍
黃光常旅
長及天津
南開學校
慰勞隊。
(上) 蘆臺
附近之工
事。



(左) 灤河橋畔之南
開慰勞隊。

國內時事



英國文豪蕭伯納環遊世界於上月十七日抵滬。上海各學校團體歡迎者甚衆。上圖爲蕭伯納抵滬後之攝影。左圖爲至船埠歡迎之羣衆。(中報攝)



(右)廣東各界爲援助東北義軍舉行遊藝大會(遠東社)



長營營總安之顯捐國為
(寄軍統王)



任赴慶惠顏使大俄駐任新後交復俄中
(寄攝振公戈)

追悼榆關殉國將士大會

西丁力心



下為中國應
徵芝加哥萬
國博覽會陳
列品展覽會
(申報)

榆關之役，我營長安德學陣亡，上海各界特為之開會追悼，下圖即為追悼會之景象。(申報攝)

蘇俄破冰船之
東北航路



(左) 在冰塊中，船之推進機失其效用，乃用鋼纜拖曳。



(上) 雪別里可夫探險隊在可魯金島 (Kolitchin) 選覓冰岩以繫破冰船。

(右) 探險隊員在破冰上來往，從冰塊跳至另一冰塊。



蘇俄破冰船「雪別里可夫」號自阿欽格爾出發，在北極圈內開闢至東方航路一舉，現已告成。此路為以前航行家所欲開闢而未能者。該破冰船曾經過在地圖上無從查見及未經探險之荒野地方，中途屢遭危險，但卒冒萬難行抵白令海，而開東北航路之新紀元。聞該船在本年五月尚擬作二次航行云。



(上) 在北極地帶郵件均用犬寄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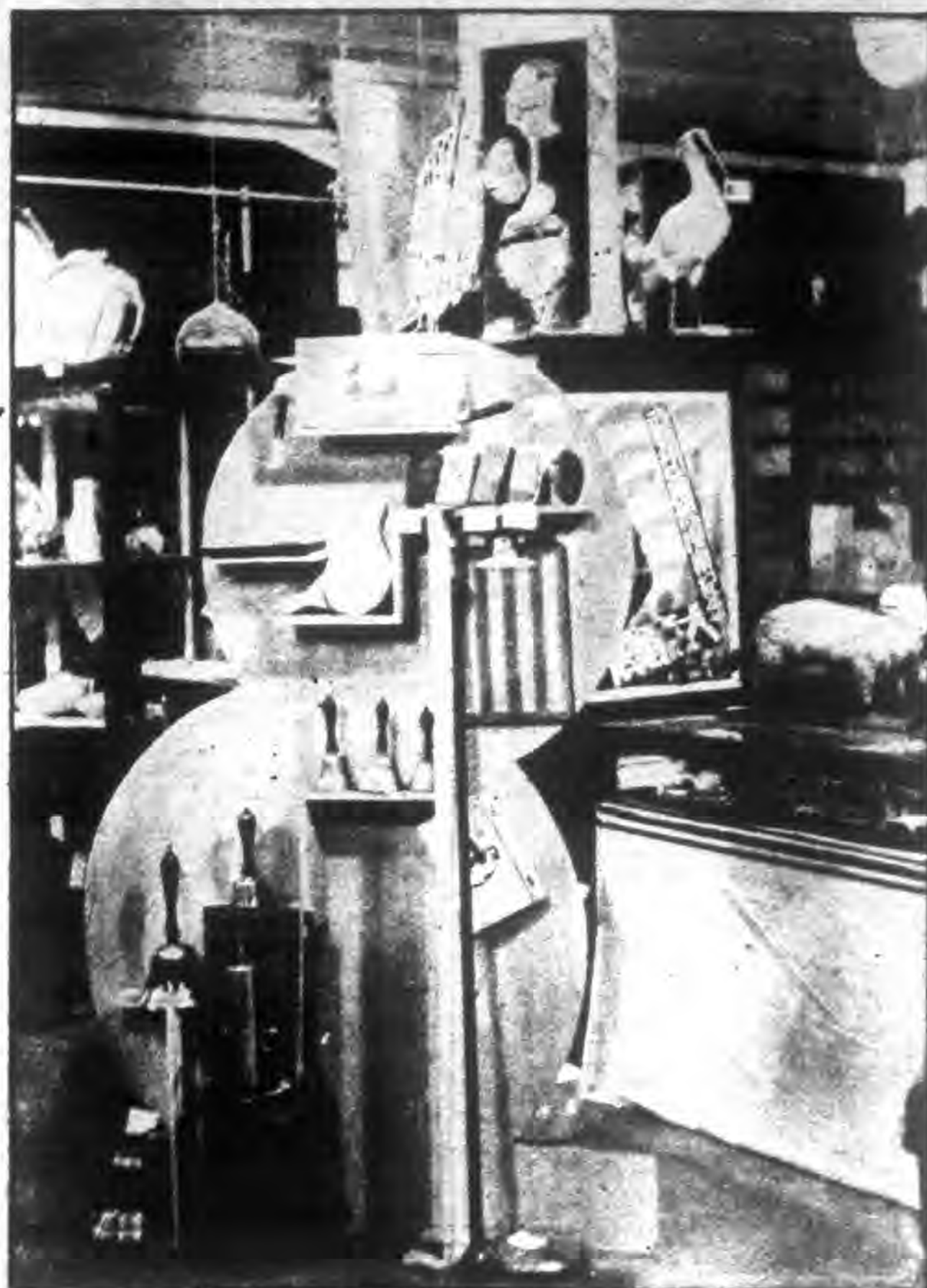


(上) 探險隊試驗空氣溫度
(右) 探險隊女氣象學家在鐵克灣(Tixy Bay)地方工作



國貨學校用品展覽

商務印書館素為提倡國貨之急先鋒。自本年一二八紀念日起至二月十一日特將其所製之各種學校用品，在上海該館發行所公開展覽。參觀人數達三萬三千一百六十二人。此為國貨年之有力宣傳，且從此亦可見該館各方面恢復之迅速也。



東方論壇

日內瓦報告書及其後

在最近一星期中，日內瓦方面中日事件的進行已呈急轉直下之勢。因日本始終表示對於維持僑國，進攻熱河兩事，不允讓步，所以國聯已斷然放棄調解程序，採取盟約第十五條第四項的最後辦法。十九國委員會現已將中日事件的報告書起草完竣，提交特別大會。在本期出版的時，國聯特別大會也許已經把報告書連同其中所附載的建議案，完全通過。這樣，中日事件將另入於一個新階段。在一般認為這是國際聯盟態度的強硬化，因為這是表示國聯已不再曲從日本的意志，而不恤和日本明顯地破裂。這國聯態度的強硬化，當然有國際的背景，而以美國的外交活動尤為重要。這暫時不問，現在只就這報告書的內容略加分析，並把國聯提出報告書後的形勢一加推測。

十九國委員會的報告書，其分析事實的部分，幾乎完全依據李頓

報告書，其建議的部分，則依據李頓報告書而略加修改。李頓報告書的性質，我們已經有相當的認識，則這次國聯報告書的內容，自亦和李頓報告書同樣含有矛盾的論斷。例如在一方面承認中國在滿洲主權的不容懷疑，而在他方面又建議滿洲的自治的民政制度；一方面承認日本利用「有疑問的權利」，而他方面復故意躲閃，概括地承認日本在滿洲權利的合法；一方面承認九一八事變日軍非出於自衛行動，而他方面又未明白宣布日本的違犯國聯盟約，非戰公約和九國條約……這些都顯見國聯並不願作完全根據法律事實的客觀的報告書，而一味遷就現成事實，置中國實際主權於不顧。報告書的建議案，和李頓報告書，依樣葫蘆，主張遵守各項國際公約中尊重領土主權的規定，而以滿洲僑國的存在，為破壞中國的主權，但誰都知道國聯所建議以第三者的談判委員會負責組織滿洲新民政制度，其破壞中國的主權，並不比日本的武力佔領，更可以寬貸。

報告書最主要的具體建議，是由列強代表共同組織「談判委員會」，由此談判委員會督促產出滿洲的新政府，同時並督促日本撤兵。這種辦法誠然給日本以相當的打擊，但是對中國卻絕對沒有利益。因為東北即使從日本收回了一部分，也仍是置於國際支配之下，和中國有什麼相干？

這報告書當然是中國方面所不能接受的，但是日本方面，就目前的態度，也沒有接受的可能。現在調解已宣告破裂了，除非日內瓦的紳士們，再想出什麼掩耳盜鈴的巧計，中日事件必將在國際政治上成一大僵局。這僵局也許延長到一二年，但是最後打破這僵局的一定是戰爭，是戰爭無疑。（愈之）

中日關稅協定

中日關稅協定於民國十九年五月六日由中代表王正廷，日代表重光葵簽定於南京，同月十六日生效，規定有效期間三年。現在該協定行將期滿，各方對於該協定的應否續行修訂或廢止，議論殊不一致。據聞：在政府方面以為中日國交尚未斷絕，礙難廢止，擬將全部互惠細則重行修改，令關署着手準備，搜集材料，起草初稿；又令外財兩部會同研究協定中不平等各點，以便將來續訂時，提出修改。全國商聯會主席林康侯亦表示主張續行修訂，大意謂：中日邦交未絕，該協定在情勢上殊難廢止，甚望，反將為日方延長舊約的門戶，自應乘此時機，設

法修正至互惠平等，合於協定的原則。

此外工商及其他各團體多主廢止，紛紛電請政府毅然決然不再續訂。綜合他們的意見：第一以為該協定附件所載互惠細則，太不平等。就數量說，日本輸入我國甲部之貨，子目多至七百餘種，而我國輸往日本者，祇有綢緞、繻貨、夏布三類，名為互惠，實則日本坐享其利。就稅率說，日本輸入我國各貨，因我國關稅尚未能完全自主，徵稅低廉，因得傾銷我全國；而我國運往的貨物，則受日本苛稅的排擠，幾致完全停銷。故政府若不再及時將該協定廢止，我國國貨必盡為日貨所壓倒，無復有發展的餘地了。第二以為關稅互惠協定，歐美國際間彼此親善之國，嘗有此舉，然在日人武力侵略狀態之下，一方請國聯加以制裁，一方自身與其重訂關稅互惠協定，表示親善態度。此種矛盾政策，不特貽笑世界，且潛惑國際心理。這是主張廢約者所持的理由。

我們的意見以為：當國民革命軍完成北伐以後，我國即努力於外交上的奮鬥；十七年七月對列國發出修約通牒，當時各國多表示贊成。獨日本極力反對；是年八月二十日期滿的中日通商行船條約，強欲延長十年。同年九月間國府又宣布自十八年元旦起實行關稅自主，各國亦多表示願訂關稅新約，而日本又始終破壞。當時國府對日交涉，困難異常，卒因關稅自主問題，簽訂了這中日關稅協定，作為交換條件，其附件互惠細則，實則同為不平等條約。我政府只求有「名」，足以遮掩人民耳目，而日則實收其一利。一所以此種協定，當時根本即不應簽訂，不

應存在。現在有效期間，既告終了，當然無續行修訂的必要。互惠條款，在通商條約中的性質上，本以條約國雙方彼此均等地交換通商上的利益爲主旨。締結與否，全憑雙方自由決定。此與國交的斷絕與不斷絕，判然兩事。今主張續行修訂者，多以爲中日邦交猶未斷絕爲辭。此種意見，殊令人不解。今假定廢止有礙邦交，然日本既侵佔東省，今又集中大兵，襲擊熱河，尙何邦交之可言！據聞日方近來迭向我要求重行議訂，或延長有效期間七年。日前日情報局長須磨晉京，運動此問題亦爲使命之一。人民方面既已紛紛電請政府屆期宣告廢止，不知政府究將作如何處置（作舟）

民權與憲法

最近有兩件互相關聯的事情，有一加述說的必要。一件是政府方面的製憲運動，一件是民衆方面的民權保障運動。

憲法是什麼？就一般的概念來說，近代憲法只是人民與國家和政府間的一種契約。換句話說，憲法就是保障民權的一種約束。一般憲法中雖包含政府機關的組織，但是國家根本法的本質，卻是在於保障人民的權利。一七九一年的法國憲法開端便列入著名的人權宣言。英國憲法以「人權」爲其要素，美國獨立之所頒佈的合衆國憲法亦脫胎於各州的權利宣言（Bill of Rights），可見憲法的主要作用，在於保障民權，如無民權即不必有憲法。

不但如此，民權並不是由於統治者單方面所賜給，而是由民衆向統治者爭取而得的。民權不是從天空掉下來，所以保障民權的憲法，也決不是憑空寫成。把各國的憲法史翻遍，近代民主國的憲法，那一個不是用了平民的鮮血寫成的。從歐洲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的憲法運動，就只是「推翻暴君」的運動。英、法、美的民主革命，由於要求民權而起，其目的在於獲得民權，而革命勝利的結果則產出了保障民權的憲法。所以民權運動是因，而憲法是果。憲法決不單是在白紙上寫了黑字，而是民衆爭取個人自由權的鬭爭的勝利結果。

中國現在一般人的希望在於獲得民權的保障。因爲報館經理可以因了「莫須有」的文字獄，而遭槍斃，愛國團體可以任意查封，政治犯可以隨意由軍事機關處決，不在戒嚴時期而可以隨時隨地檢查新聞，這樣雖然有了訓政時期約法和政府的三令五申，民權的毫無保障，卻依然是鐵一般的事實。最近成立的民權保障同盟，雖然發起人中也有黨的中央領袖在內，但其爲一種民衆爭取民權的運動，則無疑義。只有這爭取民權的運動擴大起來，成爲一種民衆實力，纔真能爭得人民的自由權，纔能獲得真正保障民權的憲法。因爲真正保障民權的憲法，不單是不兌現的支票，而是用了民衆實力作準備金的。沒有準備金，而一味濫開支票，沒有半點用處。因此我們認爲在目前的時期中，民衆的民權保障運動，比製憲運動更有重大的意義。

記得三、四年前，有一般人要求政府頒布約法，以爲有了約法，民權

就可以得到保障。胡適之先生就是一個。當時他在新月雜誌上發表人權與約法一文，他的結語是說：「快快制定約法以保障人權。」但是這約法運動後來到底由輿論鼓吹而成爲事實。訓政時期的約法於二十年六月一日正式公布了。在這約法中也有人民權利義務的詳細規定，但是這約法在事實上究竟能不能發生保障人權的實效？現在人民的自由權，是否比兩年前更得到保障？我們不必提出別的事實，單就當時鼓吹約法的胡適之先生，現在卻又參加人權保障運動這一件事看來，可見民權並不因約法的頒布而獲得保障。現在政府方面以爲約法是不夠的，所以又要制定憲法。但如果約法不能收保障民權之效，憲法不是會兩樣呢？憲法如不能保障民權，那麼人民何貴乎有憲法？所以這些雖然是舊事重提，卻可以給我們一個反省。（仲逸）

廢兩改元的試行

貨幣有兩種重要職能——一爲物品交換的中介，一爲會計單位。不論由那一種職能看來，本位的單元總比本位的多元便利。如果本位是多元的，而各元間的比率又沒有一定，則依貨幣本位表現的商品價格必定受起伏無定的比率所影響，同時本位的多元主義增加折算的手續，減少會計的準確與敏捷。中國貨幣的複雜真沒有他國可以比擬。統一幣制的工作——如廢兩改元者——確是當務之急，不論法學博士吳經熊先生如何反對，總必須見諸實行。果然最近財政部已決定於

本年三月一日試行從前成議，爲顧全各業往來銀兩折合銀元之困難，特定銀元價目爲七錢一分五釐，銀兩價目爲一元四角，並特許在試行初期，銀元銀兩並用，直至後者完全廢除爲止。當然銀兩廢止後，銀元的需要必增，而現在流通的袁頭幣與總理幣據說不過三萬萬元，爲供應市面上之銀元的漲大需要，中央造幣廠將按民三條例鼓鑄純銀六錢四分八釐，即二三·九七七五〇四八公分，成色八八八的新幣，同時各業可以自由地把元寶送到中央製幣廠去請鑄。就上述廢兩改元的具體步驟與方案說，我們不能加以非議，然就其社會的意義看來，則如千家駒君所云：（見本誌第三十卷第四號最近兩年度的中國財政）「醉翁之意不在酒。」銀兩與銀元的鬭爭是封建主義經濟結構與資本主義經濟結構兩者的鬭爭。錢莊是封建的，其特徵在乎對人的信託勝過對物的信託，且對債主是負無限責任的。依經濟演進的定則，錢莊必敗於新興資本主義的銀行，然而錢莊居然會苟延生命到現在者，無非錢莊套上資本主義的外衣，例如個別錢莊聯合構成錢業公會，互相保障，和外國商人把銀兩拿來做匯兌的標準。錢莊套上資本主義外衣以後，便成銀行的對手，錢莊發出莊票的信用超過銀行發出的紙幣。錢莊以保持不同貨幣本位與銀行隔離對立起來，使銀行的勢力侵不進去。同時銀兩之爲國際匯兌單位使商人不能不以元換兩，元兩比率的規定又出自錢業公會之手，錢莊可以借兩元的對換而得大批居間之利。銀兩廢除，錢莊自衛的主要武器失掉，銀行的勢力漲大。在此場合，銀行可

以無阻礙地增加紙幣發行額，實行通貨膨脹政策，以救眼前之急。但不久通貨遠超市場需要，一尺土布的價格也許要超過現價五六倍以上，一尺洋布的價值也許要超過現價十餘倍以上。這物質的騰貴，也許將成國民經濟前途的一大隱憂。（有心）

海外華僑的救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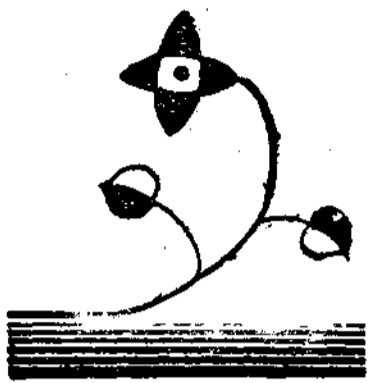
中國僑民之向海外移殖，在明代時已十分可觀，鄭和的南海航行故事是三尺兒童都知道的。不過這時代的外移人民在移居地社會所佔的地位，多少與現在英國移民在殖民地所佔的地位一樣。當十九世紀初葉，各帝國主義者把世界未闢地都佔為己有時，從前受中國文化、政治影響的地方均先後劃入歐美諸國及日本的統治範圍內，雖是如此，中國的移民潮仍然十分高漲，因為殖民地經濟開發，需要巨量的勞動力，而殖民地的土著民族或因其人數不夠，或其勞動習慣沒有養成，不能變成極有效率的工業勞動者。為欲解決由此形勢所造成的勞動力供給不足的問題，帝國主義者不能不從中國及印度輸出大批的苦

力。然而在閉關自守的時代，中國政府不喜歡人民跑出國外去，並指出洋者為不良分子，剝奪其權利。但因為十九世紀中帝國主義者已急須勞動力，便不能不運用政治勢力以求得之，所以當時中國和列強所訂立的不平等條約中，有中國應准許移民出洋的規定。這是暫時的情形。到了殖民地開發到相當的地步，土著人口增加了，中國移民的子孫亦繁殖了，殖民地勞動力供過於求，排除華僑運動亦因之而勃發。至近年各國經濟恐慌，殖民地所受恐慌影響更為深刻，華僑更有到處被排斥之勢。中國「苦力」前為創造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繁榮的牛馬，現在卻變為到處見擯的流民了。

近來因華僑失業回國人數過多，僑務委員會特定救濟辦法。平心而論，政府不於平時保護在國外的數千萬僑胞，而於失業回國後，圖謀救濟，已不免太遲。且目前僅謀枝節的救濟，亦不是辦法。救濟華僑的根本方法，還是要靠了本國工業發展，把流存國外的華僑資本吸引回國，把中國民族工業振興起來，這樣不但回國僑胞不至流離失所，而且也就是謀中國經濟出路的唯一善策呢。（有心）

啓事

本誌第二十九卷第三號印成時，適當一二八事變開始。除一部分定戶已經寄送外，大部分之雜誌均經燒失。茲特將第三號再先版發行，現正在趕印中，於本年三月底必可出版。凡舊定戶未收到該期雜誌者，請函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發行所聲明，當即補寄。零購每冊仍收洋一角五分。惟再版印數不多，購請從速。



德國反動勢力的聯合政權

張明養

日法西斯蒂領袖希特勒的組閣更表明這政治過程已達到頂點了。

現在資本主義國內部政局的不安，當無過於德意志了。在去年一年內，德國人民之參與選舉的次數當在十三次以上，其最重要的當爲二次的總統選舉同二次的聯邦議會選舉。內閣的更迭也有三次之多，這種情形在德國是不常有的。至黨派間的糾紛，法西斯蒂的民族社會黨與共產黨的流血鬭爭，更達到了最高頂點。托羅斯基曾預言德國將爲共產主義和法西斯蒂主義的決勝之場，真不是無據之言。即民族社會黨的隋萊 (Hans Zehner) 也在其機關報 Die Tat 月刊上說：「德國現在正漸漸接近到一個基本問題。最初是君主與民主的爭鬭，其次是狄克推多制與議會的衝突，最後則爲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問題了。」誠然，德國現在已漸漸從第二步進入第三步了。

在這樣的政治過程中，政局的不安自然是意料中的事。一月三十

當去年十一月聯邦議會選舉後，因爲沒有一黨獲得組閣的多數，議席總揆的人選到了十二月二日纔始決定。軍人派的領袖施萊徹、施氏雖在議會內沒有勢力，但因議會的延會，政治的休戰，曾廢止了巴本內閣時代所頒佈的許多緊急命令，不過當政治休戰期於一月三日終止，議會定一月二十四日重開時，施萊徹內閣的根基就開始動搖起來。於是他竭力同各黨領袖接洽，冀得議會中右派各黨的贊助，同時復竭力拉攏民族社會黨的組織部長斯脫拉薩 (Gregor Strasser)，加入新閣，以減民族社會黨在議會中的反對勢力，因爲那時斯脫拉薩正與希特勒意見不合而辭職。但是施氏的這種政策，沒有絲毫的效果，國權黨的胡根堡同中央黨的喀斯 (Kas) 等，都不會予施氏以肯定的答覆，而希特勒的態度尤爲模稜。這原因是在那時，民族社會黨因經過二次

的議會選舉而未獲意料中之多數，恐議會再被解散，重選時未必能獲多數，不如謀保持現勢之爲愈；但同時他們還有個新的希望，即里浦邦的選舉舉行在即，民族社會黨如能在此次選舉中獲勝，則其勢力還有增加之可能，因爲里浦邦選舉雖屬地方性質，但是極重要的。故在此選舉未揭曉前，希特勒雖對施萊徹反對的態度，但不敢很明顯的表現出來。

因爲里浦邦的選舉於民族社會黨的命運有如此重大關係，所以他們就下總動員令，自希特勒以下的法西斯黨要人都前往作競選演說。一月十五日選舉結果，民族社會黨果得如願以償，計得三八〇〇〇票，其次社會民主黨，再次共產黨。希特勒因里浦邦選舉之勝利，知民族社會黨之勢力尙有增加之可能，於是其反政府的態度遂更明顯的暴露出來。而施萊徹知各黨派之不爲己用，亦存解散議會之心。當議會行將於一月二十四重開之際，先設法延至三十一日，以冀緩和形勢，但以後深知議會重開時，社會黨必將提出不信任案，民族社會黨等右派又不會擁護政府，因於二十八日向興頓堡總統請求，如議會投不信任案時，准予內閣以解散議會之權，可是這請求被興頓堡拒絕了，於是施萊徹內閣就以六十五天的壽命而夭折了，這是德意志共和國成立以來最短命的內閣。

施萊徹解後，興頓堡即委巴本與各方接洽，到三十日反動勢力大聯合的法西斯內閣就成立了。希特勒任總理，巴本爲副總理兼聯邦

駐普魯士之行政長官，內務部長弗利克（Wilhelm Frick），農商部長胡根堡（Hugenberg），財政部長克魯錫克（Schwerin von Krosigk），勞工部長施爾脫（Fritz Selts），外交部長牛頓資，國防部長白倫格將軍（General Werner von Blomberg），衆院議長戈林（Wilhelm Goering），任不管部長兼理航空及普魯士內務部事宜。新開的組織把反動的右派勢力——民族社會黨、國權黨與興頓堡背後的復辟勢力都一起包括在內了，所以這次希特勒內閣直是反動勢力的聯合集團。希閣成立後，初本擬求中央黨的合作，但遭拒絕，於是就於二月四日下令解散國會了。

這次反動勢力之所以能如此聯合一致，當然有其原因。我們知道德國政權自從去年五月底白魯寧內閣傾覆後，即握在極右派的掌握中。但因右派內各黨意見的紛歧，自相爭權，希特勒、巴本、施萊徹與胡根堡都想獨握大權，以致德國政局不但不能穩定，實施本黨政策，反予左派以機會，使共產勢力有驚人發展。因此他們就自相媾和，聯合一致，以與左派勢力相肉搏，這是這次右派聯合內閣成立的第一個原因。這聯合戰線運動在很早以前即由巴本從中接洽，但因希特勒態度之頑強，終未成功，到了一月十八日巴本與希特勒會晤時，他們間的結合纔始形成。希特勒之所以願與巴本胡根堡聯合，實因其自黨內已起分化作用。民族社會黨內的組織部長斯脫拉薩與參謀部長羅姆（Rohm）都先後告假辭職，斯氏并有被施萊徹拉去之形勢，希特勒鑒於黨內勢

力之分化，自然不得不改變其向來之頑強態度。這是右派聯合內閣成立之第二個原因。此外希特勒派之急圖執政也是促進聯合內閣成立的一個原因，因為民族社會黨自去年二次「衝入柏林」的企圖失敗後，自驕的信心就受了極大的打擊，於是就讓步而取其次了。

新閣的性質既然是右派反動勢力的大結合，則其任務自然是為資本主義謀最後的掙扎，以圖壓制左傾勢力的發展的，這在後面我們當再說及。而此法西斯蒂內閣的組織成分，既以民族社會黨最佔勢力，將來政府設施必多為此新興政黨的政策，則對此民族社會黨的興起，發展與黨綱，我們自不能不有所敘述了。

二

法西斯蒂主義的發生本是時代的產物，因為一切制度都是跟着經濟的變遷而變遷的。現在世界的經濟組織早已達到資本主義的最高時期——獨佔階段，而轉至第三期的恐慌了。故政治的形式亦須隨着改變以適應於這新的環境，而法西斯蒂主義正是適合於這新式經濟關係的政治制度，正如在資本主義前期，適用君主政治，在資本主義發展到自由競爭的時期，民主政治即起而代替之似的。我們觀察法西

一九一九年以來聯邦議會選舉結果之百分比比較表

政黨	一九一九年一月	一九二〇年六月	一九二四年五月	一九二四年七月	一九二八年五月	一九三〇年九月	一九三二年七月
民族社會黨	10.3	15.1	6.5	3.0	2.6	1.3	7.9
國權黨				20.5	14.3	7.0	6.1
基督社會人民黨						2.5	0.5

斯蒂運動正當世界恐慌深刻化的時候日益膨漲而國際化的情狀，就可知道了。

德國法西斯蒂運動的開始是在歐戰之後，因為那時德國以戰敗國之故，備受協約國的宰割，一切經濟政治與軍事上的權力都給凡爾賽和約剝奪淨盡了。在這種內憂外患交迫的環境下，卻給希特勒以一個活動的好機會。他於一九一九年組織民族社會主義勞動黨，從事法西斯蒂的活動，並組織挺進隊 (Sturm-Abteilung) 以謀武力攫取政權。這運動在一九三〇年前，並無長足的發展，其在國會的議員僅佔十二席，但到那年的議會選舉後，希特勒派的議席大增，由十數席增至百數席。法西斯蒂運動之所以能在那時突飛猛進，實因世界經濟自從一九二九年的美國交易所風潮發生後已進展至第三期的恐慌，以後這恐慌是一天深刻一天，直至現在還未見景氣的轉動。資本主義的最後命運就將被決定於此時期了。而法西斯蒂勢力之興起就是想謀資本主義崩潰之最後的挽救。所以隨着經濟恐慌的日益深刻化，法西斯蒂勢力也日益膨漲，而一切的中央黨勢力則日漸衰落了。我們看下述歷年各黨在議會中勢力的消長表就可知道。

投票總百分比	八三·〇	七九·二	七七·四	七八·八	七五·六	八二·〇	八三·五
農民黨	〇·九	〇·八	二·〇	一·七	二·五	三·八	〇·五
經濟黨	四·四	一四·〇	九·二	三·三	四·五	三·九	〇·一
人民黨	一九·七	一四·〇	九·二	一〇·一	八·七	四·五	一·二
中央黨	一八·五	一三·一	三·二	一三·六	二·〇	一·八	一·二
巴威略人民黨	三七·九	二二·一	二〇·五	三·七	三·一	三·〇	三·六
民主黨	七·六	一八·〇	五·七	六·三	四·九	三·八	〇·七
社會民主黨	〇·七	二·〇	二·六	九·〇	一〇·六	一三·一	一四·七
獨立社會民主黨		二·一	五·〇	二·八	七·〇	三·八	〇·四
共產黨							
其他							

從上表我們可以看出法西斯蒂勢力到去年是發展到最高度了。

當去年五月底白魯寧內閣傾覆，巴本繼任後，民族社會黨即堅決要求解散議會重選，蓋在希特勒黨人看來，民族社會黨之合法取得政權的時機已經到臨，七月三十一日正是他們「衝入柏林」之時了。競選揭曉後，民族社會黨雖佔多數，但未獲得組織內閣的過半數，而巴本政府態度復極堅強，頒佈種種緊急命令而不願放棄政權，希特勒的總理夢終於沒有做成。到了後來，國會又因無組閣的多數黨而被解散時，希特勒派仍作最後之努力，以獲得政權，但十一月六日的選舉復給民族社會黨以失望，其在國會中的勢力非惟未曾增加，且較前屆減少，其所得票數的百分率為三三·一，較上次少百分之四·八。社會民主黨亦減為二〇·四，中央黨與巴威略人民黨亦減為一一·九與三·一，惟共產黨與國權黨的票數稍有增加，前者增至百分之一六·九，後者增至八·七。

民族社會黨的勢力雖在這次選舉中未見增加，但仍不失為席數

最多的一黨，故希特勒仍要求總統予以組閣之任，但政府方面祇允其

加入組織混合內閣，但此非希氏所能容忍，因彼前曾作過獨握政權的誇大之言，且如加入此混合內閣，非惟其黨見不能順利實行，即平時擁護希特勒的一般羣衆恐將離之而去。所以希氏堅決拒絕。後來總統會允希氏有條件的組織內閣，但此條件亦非希氏所願接受，所以結果開揆的職務，就落在施萊徹手中了。不過希氏仍不以此自餒，到了今年，因右派勢力大聯合的機運而終於獲得政權了。

上面說了許多關於法西斯蒂運動的勃起及其發展，但是關於民族社會黨的政策則未曾論及，茲約略述之。

民族社會黨的政策如他的命名似的，是包括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色彩的。但因為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是二個對立的東西，故民族社會黨的政策也是極牽強矛盾的。在政治方面，民族社會黨的政策完全是民族主義的。他們主張廢止凡爾賽和約，要求軍備平等，停止賠款，

收還歐戰時的失地，而恢復昔日的光榮，以躋於第一等國的地位，如歐戰前之帝國然。在經濟方面，他們是主張扶助農民而反對商人——尤其是利用「利息之奴役」的商人。他們復主張沒收大規模企業，反對百貨公司，因而也反對猶太人。因為猶太人向以放印子錢爲生，並多設有大規模的百貨公司者，所以民族社會黨以種族及經濟的二重理由，加以反對。至對工人政策，主張勞資合作，反對共產黨的階級鬭爭。總之，民族社會主義工黨是帶着社會主義與工人的假面具而實行極端民族主義之最反動的政黨。

三

法西斯蒂黨的政綱與發展已如上述，故在此次政權獲得後，即盡可能的實施其主張。希特勒內閣的第一砲就是向所有的左傾勢力下總攻擊。當希特勒執政的第二天，共產黨的紅旗日報就首先被扣。接着到處發生民族社會黨，挺進隊及受其指揮的軍警羣向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挑戰槍殺的流血慘劇。柏林的情形當然不用說了，即在柯羅業魯爾，美克倫堡，沃頓堡，漢堡，斯太斯斐等地也都發現民族黨攻擊共產黨的事實，每天被民族黨所槍殺的不計其數。左派的各種集會都被禁止，如柏林人權同盟會之被禁止開會，柏林近郊的一個放演俄國影片的電影院被民族黨員二十餘人打毀電影機。言論機關之受壓迫禁止者更不可勝計。社會民主黨機關報前進報 (Vorwärts) 因登載社會民主黨的競選宣言，竟被勒令停刊三天。共產黨報紙與印刷所之被封

禁者更多。二月六日新總理更發表嚴厲命令，限制報紙之自由，於是集會言論之自由權盡被剝奪。此外復頒布緊要命令，禁止共產黨之集會遊行示威。法西斯蒂內閣之壓制革命勢力的政策是已實行到極度了。法西斯蒂內閣的第二大砲就是破壞憲法的規定而行狄克推多制。其最顯著的事實就是利用憲法第四十八條的規定，解除普魯士邦社會民主黨白朗 (Otto Braun) 之政權而代以巴本，將去年德國最高法院關於普魯士邦憲法爭執案之判決一筆勾銷。這實在是最違背憲法規定，而將內閣成爲狄克推多形式的舉動。我們知道憲法第四十八條的規定本是爲形勢緊急時臨時暫用的，但自一九三一年以後，內閣因爲不易獲得國會中的多數，就將此條規定濫用。據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羅全 (Lindsay Rogers) 的調查，德國自從成立共和以來，到去年底止，共頒佈緊急命令至二三三起之多，其中以一九三一年所頒佈者爲最多，計九十九起。一九三二年亦復不少。(見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Dec. 1932) 此項憲法規定之過分濫用，自不免有逸出範圍之處。如去年七月巴本政府實行巨棒政策，將普魯士置於獨裁之下，自兼普魯士行政委員，後並改委普魯士邦各部委員，因引起普魯士邦向萊比錫最高法院控告聯邦政府違憲之舉。最高法院的判決於十月底發表，謂聯邦政府自七月二十日以來所已造成之事實當須維持，但普魯士原有官員之被聯邦行政委員所驅逐者應即復職。此判決雖採取調解的精神，但對聯邦政府之違法點卻已確定了，因爲被驅逐閣

員之應即復職，即表示聯邦政府之舉爲違憲也。

此違憲問題解決不久，到現在希特勒執政時復發生了。原來希特勒在解散聯邦議會命令發表後，復思解散普魯士邦議會，使與全國總選舉同時舉行重選，以冀民族社會黨也能在普邦議會中獲得最多數的議席。但此議案被普議會以二一四對一九六票否決，而普邦三人委員會（由普邦總理、邦議會議長及參議會主席組成）亦僅有一人爲民社黨，其餘二人均反對解散議會者。新閣不得已，求諸總統，總統於二月六日簽一緊急命令，解除普邦總理白朗之政權，而代以巴本，三人委員會中遂以二對一之多數解散議會。而此總統之緊急命令，則適與前最高法院之判決相違背者。不過政府說法院之判決於普邦之公衆利益有礙，故不能成立。但據多數學者意見，政府此舉實屬違憲。現在普政府已再向最高法院起訴，但恐不會有妥善的解決。總之，新政府此舉，全在企圖實行狄克推多制，違憲與否並不爲他們所注意。雖然新閣在成立時，曾經舉行過遵守憲法的宣誓。將來新閣爲公開的專政起見而作憲法的修改也許是可能的。

上面僅就新閣成立後的對內設施而言，至對外方面，新閣一時還無顯著之表現。就民族社會黨的對外政策說，他們是主張廢止凡爾賽和約的束縛，恢復從前失地，取消賠款以及要求軍備之平等權的。在希特勒未執政的前數年，他的對外政策是頗引起一般羣衆的同情而使外國，尤其是法國的不安的。但希氏這種強硬對外政策祇不過是一種

吸引羣衆的方法，並無真正施諸實行的決心。所以當一九三一年民社黨勢力大增，希氏日與政治經濟界巨頭接近後，就改變他的態度。迨至去年，廢止凡爾賽和約的呼聲更較先前爲低了。法國亦不復對希氏抱着惴惴不安的態度，我們看希特勒這次登台後巴黎輿論界的沉默，就可了解新閣對外態度之如何了。

新閣對外態度之軟弱及無顯明的表示，當然是因爲新閣成立不久，地位不固，但不能就此看輕他對國際上的影響。在新閣成立後不久，法國的赫里歐就傳出德匈意組織秘密同盟的消息，謂他們將以此企圖轉變歐陸的現狀。這消息的傳佈當然是有作用的，但此種傳說的實現也極屬可能，因爲三國的法西斯蒂勢力，在去年即有一種關於聯盟的接洽，現在希特勒執政，這同盟的實現自是時間的問題。這同盟如一旦成立，將給歐洲各國尤其是法國以極大的威脅。若下次選舉希特勒能獲勝而穩固政權後，民社黨的反左傾勢力運動將應用到國際上，那時誠如托羅斯基所說，法西斯蒂主義將以德國爲進攻蘇俄的大本營，此後歐洲的國際風雲是更日趨緊張了。

四

德國的反動勢力現在是牢牢的握着所有的政權了，但是他的前途怎樣呢？這是個值得提及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可從二方面去觀察。現在先從於新閣有利的方面說。法西斯蒂勢力現在利用握在手裏的所有政治勢力，將反對派的言論集會遊行的自由都剝奪淨盡，使

其在未來的競選運動中，不能作積極的活動，而自黨則可利用各種政治上的方便大肆活動，這種政策將使反對派的勢力遭受嚴重的打擊，而其在未來議會中的席數也將受極大的影響。希特勒如能因利用政治勢力而在未來議會中獲得大多數，則以後的德國將暫時要受法西斯蒂黨的統治，而政局的不安也將更進一層了。

我們若從另一方面觀察，則新閣的前途未必可如此樂觀。第一，民族社會黨內現在正起着分化的運動。當去年十一月選舉揭曉後，這分化運動就日漸顯明。在民族社會黨內任組織部長的斯脫拉薩就首先告假辭職。斯氏是民族社會黨的組織者，是希特勒的左右臂，民族社會黨之所以能自極小的組織而演成現在的大政黨，大半是由於斯脫拉薩的組織之功。但他終於辭職了。斯氏的辭職一半雖由於同希特勒政見的不合，一半卻為他的投機主義所造成，因為他想乘機躍上政治舞臺。斯氏是負黨的組織責任者，在黨內極有勢力，他的脫離，當然引起黨的分化作用，這種分化作用當然是要減弱希特勒的勢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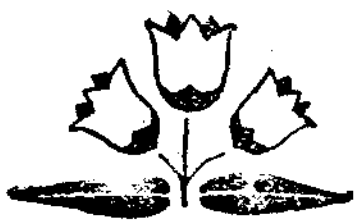
其次，希特勒的放棄諾言，也是使民社黨羣衆失望而脫離的。我們知道民社黨的羣衆多是一般小資產階級之惑於希特勒的好聽的政綱者，對於法西斯蒂主義並無堅確的信心，現在看到希特勒執政後，全將從前的諾言放棄了，因此都感覺到失望，於是有的消極，有的竟退出黨了。這是使新閣前途不能樂觀的一個因子。

再次是左傾勢力的大團結以反攻右傾勢力的襲擊。前面曾說過

新閣成立後的第一碰，就是向左傾勢力下總攻擊。這種政策的反響，就是左派勢力的大聯合。我們知道德國現在的左傾勢力就是第二國際下的社會民主黨同第三國際下的共產黨，這一黨在以前是互相敵對的，但現在因為反攻共同的敵人起見，就不得不謀團結了。

最後，民族社會黨與國權黨的妥協，實際上並不如表面上之深切，也是使新閣前途不能樂觀的一個因子。二月七日鋼盔團領袖演說，對民族社會黨之過分詆毀左派及中央黨人深表不滿，說在馬克思派及中央黨內，有數十萬參戰軍人，會盡其光榮之責任，現在民社黨竟敢詆毀他們缺乏愛國心，此乃吾人所不忍之事。由此也可看出新閣中二極右派的團結並不是如何的堅固的。

現在下屆議會已定於三日五日選舉了，民族社會黨與國權黨業已開始競選的活動。二月十日希特勒與胡根堡先後在柏林作競選演說，極力詆毀左派之罪惡。左派各黨自然也以其全部力量作最後血肉的生死爭鬪。假如這次選舉結果如民族社會黨獲勝，則此後德國將遭受法西斯蒂之統治，並將成爲共產黨與法西斯蒂的肉搏之所。如民族社會黨選舉失敗，亦仍將留職，希特勒不會放棄國務總理之職，因為二月十四日希特勒的助手佛拉斯婁已代其總理宣示，那時「褐衫隊將與聯邦陸軍七十萬士卒，起而鬪爭，以維持吾黨領袖現在所處之地位。」所以不論三月五日的選舉結果如何，德國政局之將有極大的變動，那是不能免避的了。



研究經濟地理計劃芻議

顧頡剛
鄭德坤

凡是中華民國的國民都記得北伐的時代，那時爲國爲民的口號得到整個民衆的參加，自廣東出發，浩浩蕩蕩殺到北京來，他們用極熱烈的鮮血來統一全國，建設國民政府，這是民國以來最可歌可泣的一件事。他們希望他們所建設的政府可以真的爲國爲民，將這快要傾覆的國家好好的放在軌道上。但是北伐成功，政府成立了五年，而這五年中的建設在那裏，除政黨的紛爭，軍人的把持，還有什麼值得注意的事蹟？

我們國民不應責問政府，應該責問自己；我們參加北伐統一，我們也應該參加建設，督責政府向建設的道上走。政府爲黨，不爲國爲民，我們應該督促其以國以民爲前提。政府重三民主義，不注重建國方略，這完全是錯誤，因爲主義可以改變，而建國計劃不可改變；求中國的富強而不施行建國方略是不成功的。我們應該想法子幫助政府向建國方略的道上走去。孫中山的遺囑說：「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

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繼續努力，以求貫徹。」他以建國方略居首，可見其最重視的是這個了。因爲全國的經濟頹凋不堪，其發展處處不如他國，不向這方面求補救的方法，則革命事業終不能成功。

我們的經濟地位怎樣的處處不如人呢？

美國使館的商務參贊安立德先生，對於中國的經濟狀況，生產能力，工業狀態頗有研究，著中國商業工業指南（China,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Handbook, 1923）及中國問題裏的幾個根本問題（一九二八，商務出版）極爲精細。後者爲三張圖表：第一是中國人口圖，表示中國人口分配的不平均，邊省太空虛。第二是中美經濟及工業之比較，表示我們件件不如人。第三是美國在世界工商業所佔之地位。胡適之先生替他做序，要我們來照鏡子，是很對的。

我們的面積比美國大，但是鐵道線只抵得人家三十六分之一，汽車只抵得人家一千分之一，汽車路只抵得人家一百分之一，電話只抵

得人家一百七十分之一。人家每人有二十五個機械奴隸，我們每人只有一個的四分之三。

我們交通的地位是這樣不如人，商業呢？安立德先生又告訴我們，一九二六年的對外貿易不及美國的六分之一。吳半農先生的中國之經濟地位統計圖（E 3）也指示我們，一九二九年的對外貿易不及加拿大的一百二十二分之一。

我們的商業地位是這樣不如人了，再看工業。安立德先生告訴我們，我們的電燈馬力只抵美國的五十六分之一，織綿機只抵他們的二十六分之一。這是一九二六年的統計，到了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度，吳半農先生的統計圖說紡織廠錠子，我們只抵英國的十一分之一，英倫三島的面積還比四川一省的面積小呢；而銷用的棉花又不及美國的二分之一。其中外資的工廠還居其大部份。

我們的工業又是這樣的落後了，再說礦業吧。據安立德先生的統計，我們出產的煤不及美國的二十三分之一，所用的鋼鐵不及美國的一百六十五分之一，製造鋼鐵的工廠只抵人家的九十分之一。煤鐵是礦產中最重要產物，而是富國強兵的基礎，這兩項已這樣不如人，別的更不用提了。

我們素來自稱為以農立國的古國，想不到我們農田的開發也遠遜於他人。美國農業部培格爾先生曾有中國地利問題之作，提交太平洋國交討論會第二次大會，其譯文刊於青年進步第一百〇七期，他對

於中國地利問題有精密的研究，其結論謂全中國（西藏不計算在內，因為中國對於西藏已沒有統治權了。）可耕的土地約有七萬萬英畝，而已開墾的土地則不過一萬萬八千萬英畝，其比例為百分之二十六。美國可耕的土地已經耕種的是百分之三十九。我們要記得人家纔有二百多年開墾的歷史，我們的先在這太平洋旁邊耕種已經四千多年了，我們的成績在那裏？我們更要記得在這四分之一已經耕種的田地中，還有幾分是種着害國害民的鴉片哩。

交通、商業、工業、礦業以至於農業，我們處處不如人，這還不足傷心，最令人傷心的是我們自己還不知道處處不如人，猶處處以地大物博來欺騙自己，安慰自己。地下的礦產有幾萬萬噸，可以供我們用幾千萬年，如果我們不會用牠，就是十萬倍這個儲量，我們也要餓死的。只要看調查陝西的人歸來說，那地的生產是天堂，而過的生活乃是地獄。何以在天堂裏過地獄的生活呢？就因為他們不會開發，外國的朋友告訴我的短處，這是事實，這面鏡子我們不能不照。如果連人家做好的鏡子也不照，那只好等做亡國奴了。我們照了鏡子，要自己問一問，我們何以百事不如人呢？

當這國難近迫眉睫的時代，我們不要再空談了，我們要切切實實，根據事實，向建設的方面努力幹去。我們要把孫中山的建國方略來實行，不實行建國方略的，不論是三民主義，是國家主義，或是共產主義，必不能救中國出水火之中，這是無可疑的。但是要實行孫中山的計劃，第

一要記得孫中山的自序的說話

此書爲實業計劃之大方針，爲國家經濟之大政策而已。至其實施之細密計劃，必當再經一度專門家之調查，科學實驗之審定，乃可從事。故所舉之計劃，當有種種之變更改良，讀者幸毋以此書爲一不易之論，庶乎可。

孫中山的話不是法律，他富國利民之道，我們要盡量的信從，但是不能實行的，我們儘管可以改變。試舉實業計劃一二不可實行的事體爲例如下。

實業計劃有一計劃提倡修濬現有杭州通州間的運河。運河是中國歷代南北唯一的交通，是以自隋以後，歷朝都注意修理，使不至廢弛。到了清末，海航便利，又加以津浦路的建築，運河的功用除短近距離的交通外，實等於零，所以政府也不注意修濬。這是時代使然，我們也只好隨其自己消滅了。但是運河不修，對於河北山東江蘇等省的河流，卻應特別注意修導，不然，其必受運河閉塞的影響是自然的。修濬運河應該先調查計算，由歷史、經濟及其現狀的觀察，我們以爲是不值的。要修理這大運河，不如疏通華北的河流，多開些由西北而東南的小運河，以資灌溉，以防水患，及遍造森林，使華北不致變爲沙漠的狀態。

實業計劃又擬建築鐵道十萬英里，這當然是個極好的提議。有許多人笑他是紙上談兵，用尺在地圖上糊畫而已。和新近長城上築汽車路的提議同樣好笑。是的，我們要造這些鐵路，應該注意到各方面的實

業農產，不應效法美國，先蓋了大房子，然後去找居住的人。美國的鐵路當然是極盛，但是我們要知道美國近年來的鐵路是虧本的。我們要實行實業計劃，應該先有一番調查研究的工作。知道過去，明白現在，纔有法子去計劃將來的發展。不明白過去及現在的情形，則將來的計劃是沒有根據而沒法子實現的。這就是我們應該提倡研究經濟地理的理由。我們再鄭重的聲明，主義可以改變，但是要求中國的富強，非要跟着一種有計劃的經濟政策走去，是不能成功的。

要求中國的富強，要效法蘇俄有一個整個的經濟計劃，按期實行。新近報上屢載什麼五年工業計劃，什麼三年的空軍計劃，這種計劃，那種計劃，都可以見到政府有向這方向走的表示。我們不應該說共產主義不能實行於中國，就蘇俄的一切都不要過問。蘇俄有許多東西我們應該採納的，特別是蘇俄人民革命的精神。經濟是一國的中心，經濟問題解決，則民生問題、國防問題一切可以迎刃而解。但是計劃不是可以憑空造出來的，我們要聯合全國有爲的人才，實地調查研究，然後計劃實驗，得了結果之後再去實行，方不致浪費有用的金錢與力量。試舉數例。

福建新近開了一所紙廠，據說有一百萬的資本，是華僑合股開辦的，地址在福州，其精神頗可欽佩。但是開工數年，所造的紙，只是舊式的賬簿紙，因爲材料只有竹及閩江的水草，所以沒法子發展，其中曾一次試造報紙，但是出來的價錢要比瑞典紙來的貴，比較日本的更差多了。

其結果只可以打倒本地手製的小工業及一小部份日本製造的中國紙。一百萬的資本這樣用着，在快要破產的中國未免太冤枉了。此無他，乃是提倡的人不明悉經濟地理，事前沒有相當的調查所致。

中國唯一製造蘇打的大工廠在塘沽，其成績極著，其出品供全國之用外還可以輸出外國。考其所以然之故，由於創辦的人有相當的研究，對於該工業有確實的認識。蓋製造蘇打的原料是鹽，而北方產鹽之地以塘沽為最大宗。又加以其地交通便利，機器的購置極為方便，據說其機器及製造法是美國工業界所守為秘密的。

由以上的兩個例子看來，要振興實業，沒有經濟地理的知識是不成功的。何謂經濟地理，其範圍何如？

經濟地理在歐戰以前稱商業地理，其範圍極廣，凡地理學中關於經濟的悉屬之。斐伯克及芬切所著的經濟地理（W. H. Peck, R. H. and Finch, V. C.: "Economic Geography"）說：

經濟地理學的範圍廣漠得很。其目的在討究地形、氣候、土質及其他自然產物於人類求生存的影響。在這範圍之中還可以分為三大部：農業地理一也，研究地理對於農產分布、農業畜牧等工作的影響；工業地理二也，研究地理對於工業的影響；商業地理三也，研究地理對於商業的影響。

蓋經濟的活動，往往與地理有密切的關係。要振興農業必先明白氣候、地質、水利等問題。要開發礦業必先明白地層的排列、地質的構造及岩

石的組織等問題。要發展工商業，亦必先明白交通的通滯、原料的供給及商埠的位置等問題。不明白經濟地理則農工商礦等業沒法子發展，沒法子計畫，這是極自然的現象。可見研究經濟地理是中國目前最緊要的工作。

國民政府本孫中山的計劃於一九二七年設立中央研究院，為中國研究最高機關，初隸屬教育部，後移為獨立機關，分物理、化學、工程、地質、天文、氣象、心理、歷史及語言、社會科學等所。這種完密的組織是一種研究高深學問的機關，而對於富國救民之道，他們卻不管。民國以來，政府機關工作最有成績的莫如農商部的地質調查所。他們在考古學上的偉大貢獻如發見北京人猿等，且不提，他們對於全國礦產的調查、地層的研究，最為吾人所佩服，但是他們也太偏於學術，不進一步研究計劃怎樣去開發這些寶庫。我們應該做效中央研究院地質調查所來組織創設一個經濟地理研究院。其宗旨在調查研究中國的經濟地理，提倡生產的合作，謀富國安民之道及增進社會的福利。今將研究院的組織及管理略擬如下。

一 行政——設院長一人，秘書一人，及文書股、會計股、事務股股長各一人，管理全院進行事宜。這是行政委員會，全院的行政悉歸這委員會主持。

二 組織——全院分調查及研究二部。

（甲）調查部以省為單位，各省聘調查員若干人，以大學畢業生

爲限，先與以相當的訓練，然後分工合作，在他們指定的省內從事調查，其調查要目如下：

1. 地圖的測繪 提到地圖最令人傷心，這次馬占山將軍抵抗日本，其軍用地圖乃是向日本人買來的。內地的地圖，商務的，中華的，亞新地學社的沒有一幅可靠，還要用外人測繪的，何況偏處東北的黑龍江軍用地圖呢？

2. 人口，土地，氣候的調查 我們說有四萬萬的同胞，安立德先生的圖記有四萬四千七百零八萬五千九百五十三人。這個數目是郵政的調查，或者可算可靠，但是這是幾年前的，現在數目如何，沒人知道。土地有多少畝，可耕種的，不可耕種的各佔多少；其地之氣候如何，雨量如何，都應該有詳細的統計。

3. 農產的調查 各省各縣的米，麥，大豆，雜糧，茶，煙，果實，藥材，以及於牧畜林木等等的出產數額及其用途的分配，都應該詳細統計。

4. 鑛產的調查 這一門可與地質調查所合作。

5. 水產的調查 歷來國內變亂，沿海的漁業鮮有注意及之者，日本漁船則乘機出入其間，而政府也未曾設法制止。蓋沿海的水產極富，如能詳細調查，計劃打漁，則人民將多有一種出路。內地江湖的水產也包括在內。

6. 工業的調查 這工業不只指資本充份新式機械的工業，小資本的手工業也應該詳細調查。

7. 水利的調查 這門要和各省的水利委員會合作。運河的調查，水道的深淺，水流的急慢，都應該有詳細的記載。新近發展西北的聲浪極其時髦，因爲西北生產的儲量極富。敬寄語提倡諸公，先注意西北的水利，水利有辦法，開發西北纔有成功的希望；不然，百事的興作得不到效力，其結果只流於庸人自擾而已。

8. 交通的調查 這門要和交通部合作。或者有人要說全國的鐵道多少，汽車路多少都有統計，何必多此一舉？我們要知道交通不限制於鐵道汽車路而已，郵政，電報，電話，無線電，海航，江航，內河航行，驢馬，駱駝，騾子，徒步等都應有詳細調查的必要。就是所謂鐵路，汽車路的情形，也應該知道。我們由交通部，或在地圖上，知道邯鄲到大名有一條汽車路，案里計算，最多兩個鐘頭可以到。但是去年我們去時，卻花了五個多鐘頭。這路真不像條車路，道上的塵土盈尺，車過如行沙漠。這種車路全國有多少里，誰知道？濟寧到嘉祥也有汽車道，可是下雨後，交通就斷絕了。到底下雨時可通行的汽車道全國有多少里，誰知道？

9. 原動力的調查 這門調查各處電力，自來水，瀑布及其他可用爲原動力的東西。

10. 商業的調查 調查各地商業情形，幣制狀況。現行幣制，每於一省之中有千百幾種，不知道病民害國到怎樣，這也應該有詳細統計的必要。

11. 賦稅的調查 全國的稅有幾種，應該有詳細的記載，同時也要

知道貨物出入口的情形等。

12. 人民生活的調查 調查各省各地人民生活狀態，其衣食住及工作的情形。

——以上十二事外，如有必要的都可列入。調查分所設於各省交通最便利的地方，如河北的北平，河南的鄭州等。他們按期將他們調查的成績繳交研究部，由研究部分所從事統計研究。

(乙) 研究部分若干所，以學科為單位，俱設於首都：

1. 土地人口研究所——人民生活研究附之。
2. 農業研究所
3. 礦務研究所
4. 漁業研究所
5. 工業研究所
6. 水利研究所
7. 交通研究所
8. 原動力研究所
9. 商務研究所——商埠及金融的研究附之
10. 外國經濟制度研究所

——以上十個研究所外，如有必要的學科可隨時加入。各所聘所長一人及研究員、助理員若干人，分門研究。除最後一所外，各所對內的工作就是統計研究各省調查所得的成績，務求對於全國一切經濟

狀況有專門深刻的研究，可以計劃全國經濟制度的革新。對外要答覆，解釋及指導各地經濟的發展。外國經濟制度研究所就是專事搜集世界各國經濟組織的材料，以供計劃全國經濟的參考。

研究部在各省的調查所未有成績之先，有一種重要的工作應該先下番工夫，就是已有材料的研究；也有溫故而知新的功效。如果對於已往有相當的了解，則對於現在的難題便可以比較容易解決。這種材料雖不稱完備，但是也有很可注意的，可分四種如下：

1. 地方志 這種材料較舊，而沒有統計，然而既是就地調查得來的，自當較為可靠。明崇禎己卯，顧亭林感四國多虞，恥經生寡術，所以當秋闈被擯退之後，歷覽二十一史以及省府縣諸志書，有得則錄，成他偉大的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二十卷。這是歷來經世最重要的一部書。我們如果能夠根據近三十年內修編的地方志作系統的研究來增補天下郡國利病書，亦未嘗不可為從事研究斯學者之參考。

2. 調查報告 這種調查報告以建設委員會調查浙江經濟所所出版各縣經濟調查報告為最完善，其調查始於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將浙江全省劃分為十七區，每區派一調查員前往實地調查，以一市或一縣為一經濟單位。其調查分十類如下：(1) 土地人口調查。(2) 主要物產調查。(3) 勞動者生活調查。(4) 貿易概況調查。(5) 商業調查。(6) 金融調查。(7) 機械工業調查。(8) 財政調查。(9) 交通機關調查。(10) 公營事宜調查。

如果各省都可以每年作這樣的調查及報告而不太偏重於商業，那末研究院的調查部便省做了不少工作。他們還有浙江平陽鑛業概況，浙江沿海各縣草帽業，浙江紙業等均爲極可靠的材料。他如燕京大學經濟學系出版的河北陶業，揚子江技術委員會的報告，廣東治河委員會的報告，太湖流域水利委員會的報告等等，以至於各地各雜誌中私人或機關的調查報告及研究論文，隨時隨地都可以看到，值得做一番集合整理的工作。

3. 政府的統計 政府的統計除稅務、鹽務等部外，逐年作詳細報告的很少，但是我們相信內務部以及中央黨部一定有許多比較準確的統計，我們應拿它來整理研究一下。

4. 外人的論著 我們知道日本傳統的大陸政策，要併吞中國，一八事件的發生不過是大陸政策的一小部份而已。但是要併吞一個地方，一定須對於這個地方的情形十分熟識纔可成功。嘗看日人所著關於滿蒙研究書目，不能不嘆我國學術界之遠不如人。不獨滿蒙如此，內地的研究也未嘗不是這樣。東亞同文館有支那省別全誌，於大正九年（一九二〇）出版，十八省十八大本，據說是根據該館學生調查報告編輯的。我們的大學生做些甚麼？或謂有了這部書足以統治中國，這雖爲過譽之言，但是也有幾分是事實。此外如馬場敏太郎的支那經濟地理誌，支那重要商品誌，東亞同文館的支那經濟全書，以及各省的經濟事情（如山東經濟事情）各業的研究（如支那綿業）等等，實不

可勝舉。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們不獨不知對方，連自方的情形也不知道，那纔是該死的該死。

西洋各國不像日本那樣的野心，所以對於中國的情形，不及日本調查的詳細，但是研究的都比我們強。前面所舉的安立德，培格爾，他們的作品都是很可靠的。又如丁果（Qingle, F. J.）的中國商業，治地圖大全（North China Herald）出版簡直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著作。此外各國對於中國各地的經濟狀況都有極詳細的研究，不詳述了。

我們如果能夠將這四種材料綜合起來作有系統的研究，則對於已往全國經濟狀況當有深刻的認識，而對於將來調查報告的整理研究必有較準確的眼光，這是可以料想的。

最後，我們應討論人才與經費問題。這樣的一個經濟地理研究所，規模宏大，上自院長下至各所的職員，就是用一千人也不算多，地理、經濟、地質、測量、統計等等都需要有相當的專門人才。人才可分三種，第一是現成的人才，就是對於地理、經濟、地質、測量、統計等已受過訓練的人。如果要各所點兵遣將，一時也可以有幾百人。總而言之，中國不是沒有人才，而是他們沒法子連給起來做救國的工作。凡是一件事，不上軌道是沒法子做的，一上了軌道則便可有電掣風馳般的進步了。現在有許多留學生，大學生都沒有出路，如果有法子召集起來，各盡其能，分工合作，則事無不濟。假使國內人才不敷用，第二還可以設立訓練學校，或遣

派學生到外國去練習。如果以為派學生留學來不及，第三，儘可以聘請外國的技師：如測量河海，研究西北水利灌溉，不妨多聘外國專家。肯做的話，人才必沒有問題的。

這個計劃，我們最希望政府出來提倡進行，所以經費當然要政府擔任。據我們的計算，每年至少要一百萬。這固然是個很大的數目，但只要政府有決心，想走上建國的正軌，這原是急需用錢的正用，應當竭力籌措以成其事的。

我們要知道，自一九三一年長江流域大水災和九一八事件發生以後，中國的歷史演進顯然躍上了一個新階級。（參見東方雜誌二十九卷，五號，江公懷的中國經濟路向的轉變）在這新階級裏，要有一個新形式的經濟組織。這組織要有計劃的，而能集中全國人民的精力於遺產方面。這制度不特可以免除追隨資本主義後路所發生各種富源

與時間的浪費，且可以依國家對於交換行為行使控制權來抵禦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並可以消滅一切資本主義制度上各種分配的不均。這個新制度不特應用於工業的發展，且應用於農業的發展。時代的大輪既這樣的轉移，我們不應醉生夢死跟着已往的覆轍走去，自投於滅亡。我們應該反省過去一切的錯誤，集合全國人民的力量向新的制度走去。經濟制度不集中，不改新，則政治也沒有法子統一，教化也沒法子發展，國防更沒法子戒備了。要謀國家的富強，必舉全國經濟生活通盤計劃，集全國民衆的精力以行之，以減除浪費而增加產率。那末，各地各階級的經濟狀況，不可不以全國民衆之力去研究認識之。當此生死關頭，我們要鼓起我們參加北伐的精神來研究改造，庶幾可以完成我們的國民革命，而挽回這千鈞一髮的危機。願政府注意，願國民努力！

介紹

世界最新形勢圖

本圖為吾國輿圖學家先進上虞屠思聰先生所編。取材以德國 *Andree's Hand Atlas* 做藍本，地名以英國 *Phillip's Atlas of the World* 為標準，並旁採美、法、日、俄等國的最新地圖多種，加以參合。而於世界變幻的情勢，中外複雜的關係，尤詳述靡遺。此外如插圖豐富，眉目清楚，附說詳盡，配製精當……猶其餘事。吾國學者常苦沒有精密的地圖可做參考，本圖之出，實足消彌這種苦悶，足為吾國輿地學界放一異彩。本圖由上海世界輿地學社發行，每冊定價二元五角，外埠酌加郵費。



農作機械化的社會意義

錢俊瑞

一 採用農業機械的一般條件

機械構成資本主義生產底靈魂。它是推進資本主義，使它成長，繁榮的最基本的契機，同時它又是暴露資本主義一切弱點的歷史的物證。無疑的，機械被使用到農業底領域中以後必然會坦白地呈現出資本主義所具有的特長，它方面也全般地展開資本主義自身底矛盾。

機械這猛厲的勞動工具能將舊有的生產形態全部變過，但它自身底被人類所採用必須在社會發展到一定的階段以後。特別在農業部門，人們採用機械來代替人類底和牲畜底勞動這一件事，一定發現在工業部門已脫離農業而獨立，手工工場已一般地轉形為機械工場的時候。

社會生產力底發展促進着社會的分業，每個經濟單位底經濟機能將愈變狹隘而愈趨專門化。個個農民的家庭或農村公社原來是無

數內容相同（至少相類似的）的經濟細胞，因為社會分業底發展卻不得不起分裂的作用。每個分裂出來的經濟單位現在要各自遂行其

專門的任務。手工業原來和農業固結不解的，現在它已另成一個獨立的經濟部門了。就是農業本身也在走上分業底途徑，穀物底生產和技術作物底生產已在分途發展。都市附近的蔬菜業，榨乳業等已完全採取專業底形態而進行。這分業底趨勢便要求着各項專門的農具，使各個專門的農作部門都能個別地增進其生產能率。因此農業部門的分業成為採用農業機械的一個經濟的前提。

分業底發展，各種經濟機能底分離和獨立，必然地使所有的生產物都要找求其等價物而以商品底姿態出現於市場。同時，就生產者看來，生產物對於他自己已經不是使用價值，而已成為必待實現的交換價值。換言之，他底從事生產並不是為了自己使用，卻是為了到市場上去出賣。生產者底大批地為販賣而生產，是資本主義生產底特徵之一。

各個生產者都想大量地生產以獲取多量的利潤，因此技術底改善就成爲他們基本的要求。當農業生產已經脫離自給自足的階段，即農產物已充分商品化了之後，各類經營（如茶園經營，牧物經營，榨乳業等）都會盡量地採用各種不同的機械，生產最大量的產物，最迅速而最安全地運到市場上去。這種爲市場而大量生產的企求也是採用農業機械底前提之一。

農業舊有的生產組織一定要受了工業資本底刺激能逐漸解體。城市工業底發展從農村中吸收了大量的勞動者，農村勞動力量空虛自然會使農業勞動者底工資急越地增加。英國在十九世紀的三十年代雖已採用了刈草機，但農業機器廣泛地採用還是六十年代以後的事。一八六〇——七〇這十年內農村中精壯的勞動者多半被城市工業吸收了去，從此農村勞動力量幾乎減少到一半以上。昂貴的工資要占農業生產費底三〇——四〇%。於是一般農業企業家都願採用機械，一面想增加生產率，一面藉以避免農業勞動者聚眾罷工等等的麻煩。

同時，工業底發展促進了對原料的需求，那些供給原料的農業部門因此遂漸盛行。十五到十六世紀中間，法蘭德地方毛織工業底興起，使羊毛底價格異常騰貴，英國的畜牧業就發達起來。其次，工業在另一方面又促使城市人口急激膨脹，都市對穀物和蔬菜等等的需要亦隨之激增，於是商品的穀物以及蔬菜的運輸，一面要擴大生產規模，

另一方面便要改進生產技術。俄國十九世紀下半期因爲城市工業底興起，歐俄的南部和東南邊境，諾伏俄羅斯和後窩瓦地方的穀物經營，以及各大城市附近的蔬菜經營都漸漸採用機械以從事耕作。

對於農業技術底改進上，工業所表現的直接的推動力量當然還在提供農業機械這一點上。嚴格地說，農業底技術只有在工業資本主義底技術底直接影響之下纔會進步。可是一般講來，農業經營和機械工場以及運輸鐵道往往距離得很遠，因此農業機械底搬運和修理都很感不便。例如中國的無錫武進一帶四年前農村中所採用的戽水機器和碾米機器還不很多，而且就是這些很少的機器也都由國外間接購來，稍有損壞，便須從無錫武進鄉間經三百至四百里路的水道，運往上海修理。但至最近，無錫和武進本地也都設廠製造機器，因此近三年來灌溉和碾米機器底增加，異常迅速。

農業機械底採用除上述社會的經濟的條件以外，技術的條件也十分重要。一般說來，農業機械一定要在廣大的農田面積上纔能使使用，或纔能發生更大的效力。例如播種機和汽器犁都必須在廣大面積上作用，因此像現時日本、印度以及中國等地方，每戶所耕面積既小時，田塊底分割又很零碎，要用這些機器來耕作，也絕不可能。美國機械化底程度雖稱最高，但多數面積狹小的農場還是不能應用機械。美國全國在一九二〇年總共約有六百五十萬個農場，其中有汽車的只有二百萬，有載貨汽車的有十三萬三千，有曳引機的只二萬二千個。據一

九二五年的統計，全國農場中只有百分之七·四採用曳引機。縱使有些機械，並不需要廣大的農場（純粹從技術的立場看），卻因為別種自然條件不合適，也不能使用。例如上海附近河港狹窄的農村，雖然也想利用機器灌溉，事實上卻是不可能的。

二 市場的擴大和生產的集中

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自然能創造出與它自身相適應的條件，資本要將農業部門征服，必然地它要將一切足以阻礙資本主義的農業企業發展的情況完全克服過來。它要撕毀那種自給自足的經濟形態，而創建廣大的國內乃至國際的市場。它要將田產集中起來，使經營底面積擴大，以適應機械生產底需要。它推進着工業底發展，這樣，便攝取多量的原料農產，並提供更多的農業機械。一方面生產底集中和市場底擴大，使應用機械的數量增加；同時機械底增加更使市場擴大，使生產規模更適合於機械生產底條件。

那些採用機械來從事生產的新式農業企業正和工廠一樣需要大批的自由勞動者。因此在資本底要求之前，那些一向被束縛於土地上面的農奴或奴隸底勞動，不得不從土地上解放出來，轉化為自由自在的工資勞動。這些農業上的雇工以商品底姿態在市場上出現這一件事實，乃是使市場擴張諸動力之一。同時，各個農業部門對於機械的需求，日益增加，使生產手段底市場格外堅挺。而商品農產底日趨專門

化，更使交換底範圍推廣，交換底方面增多於是市場就由農業機械底採用而一天一天擴大。在十九世紀的下半期，俄國農業資本主義作急速的發展，所用農業機械底數目也急激增加。

俄國農業機械底採用量（單位——一千盧布）

年 份	在國內生產的	自國外輸入的	總 計
一八七六	二, 三二九	一, 六二八	三, 九五七
一八七九	三, 八三〇	四, 〇〇〇	七, 八三〇
一八九〇	五, 〇四六	二, 五一九	七, 五六二
一八九四	九, 四四五	五, 一九四	一四, 五三九

美國在同時期以後農業機械底增加也頗可驚。

美國農業機械及其它農具底價值

年 份	價 值 (元)
一八八〇	四〇六, 五二〇, 〇五五
一八九〇	四九四, 二四七, 四六七
一九〇〇	七四七, 七七五, 九七〇
一九一〇	一, 二一五, 一四九, 七八三
一九二〇	三, 五七四, 七七二, 九二八

這種進步的技術底發展，對於那些非資本主義的小農經營和那些古舊的——非建築於資本主義技術之上的大地主經營給予嚴重的威脅。在美國南部諸州，蓄有奴隸的大土地所有在十九世紀後末期

還占着絕對的優勢。但因為資本主義底發展，這些大土地所有不得不漸次分解。自一八六〇年至一八七〇年這十年中，每個農場的平均耕作面積幾乎減少了三分之一。

美國南部諸州每個農場底平均面積

年 份	每個農場底土地總面積(英畝)	每個農場底耕作地而積
一八五〇	三三二，一	一〇一，一
一八六〇	三三五，四	一〇一，三
一八七〇	二一四，二	六九，二
一八八〇	一五三，四	五六，二
一八九〇	一三九，七	五八，八
一九〇〇	一三八，二	四八，一
一九一〇	一一四，四	四八，六

另一方面，農業機械底採用必須有多量的資本。這個條件便排斥着所有的小農經營，因此它們只能失卻土地而沒落。但這些細小的經營，它們在經營面積上固然愈變愈小，而在數量上卻愈變愈多。隨着這些小經營數目底增多，那些以新的技術為基礎的大農經營亦在逐漸膨脹。

十九世紀末年德國大小農業經營底數目

經營類別	一八八二	一九〇五	增加或減少
小經營 一公頃以下	七七, 〇〇〇	八〇, 〇〇〇	十三, 〇〇〇
一—五公頃	四, 〇〇〇	四, 〇〇〇	零
五—十公頃	二, 〇〇〇	二, 〇〇〇	零
大經營 十公頃以上	七, 〇〇〇	六, 〇〇〇	一, 〇〇〇

(中級經營有減少傾向，數從略。)

在那些大經營上所採用機械底成分自然最大。

德國各類經營農業工作力量(energy)中權力所佔成分(一九二五年)

經營類別	一般的機械	蒸汽機	內燃機	電動機
二公頃以下	〇，一	〇，〇	〇，〇	〇，六
二—五公頃	〇，八	〇，一	〇，四	一四，七
五—一〇公頃	二，三	〇，一	一，三	三三，一
一〇—二〇公頃	四，六	〇，三	二，九	四六，五
二〇—一〇〇公頃	八，九	一，一	五，五	五八，五
一〇〇—一〇〇〇公頃	二〇，七	七，二	九，一	六五，〇
一〇〇〇—二〇〇〇公頃	四三，八	二九，三	一〇，七	六七，四
二〇〇〇公頃以上	七一，四	五九，九	一八，六	七〇，四

在小農經營上所有工作能力幾乎完全由人類勞動擔負，但在大農經營則多半的工作已由機械代做。因此為適合於機械底生產，農場底面積便日益擴張，也就是說，農業生產由於機械底擴大生產率底刺激而次第集中起來。

三 機械在二種不同制度之農業中的意義

機械這東西披着資本主義的大幣以天之嬌子的模樣鞭策着歷史前進的雄姿，眼前已不復存在。反之，在資本主義底衰落的軀殼中，機械也正在日漸枯瘦。在資本主義底初期，隨着機械數底增加，雇工底人

數也在急激增加。但到後來，機械卻展施其相反的作用。農業生產採用了機械，人類勞動當然可以節省，因此就有多數的農業工人為機械所排斥，而在資本主義的條件底下形成大批的失業之羣。例如美國從一九二五年後對勞動力底需要便逐漸減少。

年 份	需要指數	供給量對需要量的百分比
一九二五	八八·八	一〇〇·六
一九二六	八八·七	一〇〇·三
一九二七	八七·〇	一〇四·九
一九二八	八六·六	一〇八·八
一九二九	八七·四	一〇八·一
一九三〇	八四·九	一一六·〇
一九三一	六七·三	一六三·六

這種過剩人口本身是具有勞動力的生產力量，但它現在在資本主義的關係中卻不得受機械底排擠而無所可用。

機械底應用使生產率急激增加，同時又使生產費減低。美國南部各州每個農民原來用人力可以種二十英畝的，用了曳引機便可耕種二百英畝。美國小麥生產自應用曳引機和聯合機(Combine)以後，生產費用減少二〇到四〇%。這樣，便使企業家有多得利潤的可能，並使他們竭力擴充耕作面積，例如美國南部和西部小麥底種植面積擴張得異常迅速。因為耕地底擴充，和生產率底加強，農產物便過剩起來。這種生產物底過剩，完全由於消費底被局限所造成，那就是表現在資本

主義生產底衰老期中，為私有制所限制着的私人底消費已經趕不上社會化了的生產，更簡單地說，這時候的市場已只能跛行於生產之後，再沒有力量來推動生產前進。資本家為要維持他們底利潤，只得用行政的力量來縮小生產底範圍。現時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亞底穀物耕作面積，南洋羣島的橡皮園，都在限制其擴張。美國的限制生產運動從一九二九年來便積極進行。一九二九年小麥底耕作面積規定須減少百分之二十。美國全國的小麥面積近幾年來一天減少一天。一九二九年約六一、五〇〇、〇〇〇英畝。一九三〇年只有六一、二〇〇、〇〇〇英畝。到一九三一年只有五四、九〇〇、〇〇〇英畝了。美國對於栽種棉花的限制更是可觀。合衆國當局命令一九三〇年棉花播種面積須減少一二·五%，一九三一年減少一〇%。農務局對南部主要棉產地帶的植棉，限制得格外厲害，它規定南部十四州，須減少三分之一的植棉地。現在南部各州當局竟有禁止植棉的趨向。例如 Texas 州在一九三一年九月特召集會議，磋商限制植棉問題，並且限令：(一)一九三二年的植棉面積不得超過一九三一年的三分之一；(二)一九三三年的植棉面積不得超過一九三二年的三分之一。假如違令多種，每英畝須科以二十五至一百元美金的罰金。各種作物底種植面積既然這樣減少，生產底成本當然也隨之減少。據美國農務局底統計，一九三一年因為植棉面積減少，和棉作最有關係的肥料消費竟減少了百分之三十六。不消說，在這場合農業機械非但不會增加，甚至有減少的

傾向。同時，因為失業人數底激增，農村工資逐漸低落，因此原來因用機器合算而採用多量機械的經營，現在竟有因工資低廉而改用人工的現象。機械在資本主義底懷中，先後曾是驅除人類勞動底勇士，現在卻為被落後的人工所驅逐。生產技術底進展在這種場合當然是絕不可能。反之，機械底廢棄即生產力底減退，倒是資本主義現階段底特徵。現時在歐西諸國所朝夕從事的所謂計劃經濟中，「技術底限制」(Beschränkung der Technik)已成為他們底中心任務。

機械在資本主義的農業中所遭遇到的厄運只有在社會主義的經濟關係中纔能全部祛除；換句話說，只有在資本主義底行將潰瘍的軀壳已被埋葬，不僅是生產而且是消費底社會化底一般的條件已經造成之後，機械纔能恢復其原有的生機而且可以更勇猛地作用起來。這在從事於社會主義建設的蘇俄，完全可以證實。

按照蘇俄的第一次五年計劃，蘇俄自一九二九年後五年中間要製造價值一、八六〇、〇〇〇、〇〇〇 盧布的農業機械，中間二八六、〇〇〇、〇〇〇 盧布用於曳引機底製造。一九二九——三一年這三年間蘇俄已製造了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 盧布的農具，中間曳引機已有七八、〇〇〇、〇〇〇 盧布，那就是說，在三年中的曳引機底製造數量已超過計劃中五年製造總量底百分之三十二。直到一九三二年為止，蘇俄在四年中間農具底生產總值已達一、九七〇、〇〇〇、〇〇〇 盧布，就中曳引機一、〇五八、〇〇〇、〇〇〇 盧布，即超過五年

計劃中預定額數底三倍乃至四倍。根據第一次五年計劃，一九三二——三三年曳引機底製造量預定占全部農具底百分之二十五；實際上在一九二八——二九年曳引機底成分已是四·四%，一九二九——三〇年為二·一%，一九三一年為六·一%，而一九三二年已達七·六%。因為現在蘇俄各部門農業中對於曳引機底需要正十分迫切。

在蘇俄社會主義農業的建設，一方面要使農業集團化，另一方面竭力在推進各部門農業生產底專門化。而農業機械才是促進社會主義的分業——農業內部底專業化，工業與農業之間相互地協同化——底最主要的契機；同時它是在社會主義的農業中清算富農增強勞動者底比重，而將整個農村生產形態改變底最大的推動力量。

蘇俄從本年（一九三三）起便要開始實行其第二次五年計劃，根據第二次五年計劃在蘇俄國民經濟底技術底改造上最重要的要素便是工業和運輸底廣泛地電氣化和電力底向農業部門注入。同時要普遍地設立曳引機機站 (Machine-Tractor Station)，使農業生產全部機械化。無論在國營農場或集體農場上都更要努力於工藝作物底擴充和高級的機械技術底採用，使收穫率急進地增進，同時藉以完成生產底社會主義的組織。

關於現今最進步的技術——電氣化底推行，我們從一九三二年五月七日希里夫退爾氏在蘇俄電氣化設計會議上的報告中，可以略知輪廓。根據蘇俄已定的計劃，農業部門底電氣化將先從畜牧業入手，

其次爲工業作物再次爲穀物生產在畜牧業中乳業養禽業和養豚業是十分需要電力的。工業作物中須要電氣化的，第一是植棉業和蔬菜經營。在穀物生產中，先行電化一百萬至四百萬公頃的穀物面積。這種電氣化的計劃預定先從國營農場入手，然後再推行到別方面去。這些農業電氣化所需要的電力，六〇——七〇%將由各地方普通的發電所供給（約二、五〇〇、〇〇〇 K.W.）此外的一、〇〇〇、〇〇〇 K.W. 由農業專用的發電所供給。電力底分配是：乳用畜產業——六〇〇、〇〇〇 K.W.，其它牧牛業——二〇〇、〇〇〇 K.W.，養豚業——一八〇〇、〇〇〇 K.W.，植棉業——一〇〇、〇〇〇 K.W.，蔬菜業——一八〇、〇〇〇 K.W.，此外用於灌溉和土地改良的爲一二〇、〇〇〇 K.W.。農業電氣化了之後，可使生產率猛厲地膨大。假如一千萬頭乳牛電氣化了，可以省卻四〇〇、〇〇〇——五〇〇、〇〇〇人勞動。然而現在蘇俄並不會因爲機械底採用遂使勞動力過剩，相反的蘇俄現在正感覺着勞動力底缺乏，它正需要着國外技術勞動底補充。同時蘇俄也絕不會因農業機械底普遍採用，使生產過剩，而企圖減少農田面積。事實恰恰相反，蘇俄現在還在努力增加生產，擴充種植面積。蘇俄耕種地面積在一九二八年爲一一三、〇〇〇、〇〇〇公頃，到一九三二年已增加到一三七、〇〇〇、〇〇〇公頃。社會主義的農業和資本主義在現在恰成爲最明顯的對照，而農業機械底意義也就被反映在這對照裏面。

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

封面說明

德國各派反動勢力目前已聯合造成極端右傾的政府，同時並改選聯邦議會，竭力壓迫工人階級。對於德國國內和國際方面，都有重大的影響。本期已載有張明養先生的論文，加以詳細記述。本期封面所繪，係代表德國右派勢力之四大領袖人物，圖中上右爲現任總理民族社會黨領袖希特勒，即以「德意志慕沙里尼」自命者。上左爲國權黨領袖現任經濟糧食部長胡根堡，胡根堡代表大地主及金融資本家之勢力，擁有強大之武裝組織（即所謂「鋼盔團」）及報館電影院（德國著名影片公司「烏發」之所有者）。實際勢力雖不逮希特勒，但亦爲右派勢力重要代表之一。下左爲現任總統興登堡，與德國軍人和帝制派有密切的關係，前總理現任副總理巴本即爲興登堡親信之一。以上三人代表現在德國政治中的三大右傾勢力。下右則爲前皇太子，爲德國政治之幕後活動者，年來德國帝制運動日益抬頭，故前太子的地位亦日臻重要。以上四人實可稱爲「德國統治階級之四大金剛」。



從個人法到社會法

陳任生

——法律哲學 新動向——

一 社會法學的發展

說起法律哲學的新思潮，我們就不禁會聯想到十九世紀時代法律哲學的理論的鬭爭。原來十九世紀，算是法學思潮的鴻溝，同時也就是法律哲學上新舊兩派的分野時代。法律哲學和其他社會科學一樣，是隨同社會的變遷而轉換的。十九世紀以前的法律思潮，是建築於個人主義的原則上面，十九世紀以後的法律思潮，則站在實證主義的社會學上。在前者方面，有十八和十九兩世紀間的自然法學派，在後者方面，就是本篇所欲述的社會法學派。而在實質上，前者是以權利做基礎，後者則以義務做對象。從自然法學派的權利本位到社會法學派的義務本位的法學，是有一定社會的背景和動力，所以說到新法律哲學的社會法學派，就不得不先追溯到十九世紀以前的自然法學派的思潮了。

不過，社會法學派，在理論的體系上，可以把牠分做兩大派別，一是社會學的法律學，一是社會主義的法律學，屬於前者，有德國的基魯克 (Atto Von Gierke 1341-1921) 的團體法，法國狄驥 (Léon Duguit 1857-1928) 的社會連帶法律哲學等等；屬於後者，又可分做前後兩期。社會主義的法律學，聖西門 (Saint-Simon) 阿因 (R. Owen) 福利亞 (Fourier) 蒲藍 (Louis Blanc) 蒲魯東 (Proudon) 代表前期社會主義（即空想的社會主義）中的法律思想者；孟格 (Menger) 尼米 (Levy) 麥脫 (Mater) 柏倫特亞 (Pellontier) 馬克斯 (Marx) 是代表後期社會主義（即科學的社會主義）的法律思想者。在後期社會主義的法律思想中，又因各人立場不同，而演成各種派別。馬克斯是根據他的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學說，而建設階級法理學；柏倫特亞是以直接行動，來創造工團主義的法理學；孟格（尼米和麥脫的思想與孟格相似）則根據國家社會主義，來完成法的社會主義的理論。學說

和派別，既是這樣的複雜，而所包括的範圍，又幾乎牽涉整個社會史的領域。要原原本本寫來，自非一部專書不辦，所以我僅選擇狄驥的法律思想介紹一下，其次我介紹狄氏的學說，還有下述的意義：

狄驥不但是法蘭西現代法律哲學界的泰斗，而且是現代法律思想史上很有權威的學者。他的法理學體系，不但推翻法蘭西傳統法學的舊營壘，而且打破從來法律學的界說，因為法國自從一七八九年大革命以後，約百餘年間，盧梭的天賦人權學說，幾乎支配了全部的法律思想，這最初不過反映於法蘭西憲法及民商各法，不久之後，便風靡全世界，構成了近代法律哲學的骨子。英美憲法的天賦人權說，私法上的契約自由原則，相續權的原則和所有權的原則，是其中最顯著的例，即如我國的法制，亦受其影響，民國元年的臨時約法中所載：「中華民國的主權，屬於國民全體」的規定，便是承繼國民主權說（Sovereignty & Nationale）而來的（註：國民主權說是根據盧梭的天賦人權說。）

但是到了狄驥，他在公法方面，否認主權論，因此推翻歷來的國民主權說和國家主權說（Doctrine de l'Etat-Puissance）乃至主權論的權利觀念，而代替以義務的思想，在私法方面，又力說傳統的權利本位法學的矛盾而提倡義務本位的法學。所以狄驥的權利否認論，實際是對準着傳統的公法和私法雙方而發的。因此之故，狄驥的學說，便捲起法學界空前絕後的波浪，還不止此，而在事實上，狄驥的學說，影響於各國新法制不少，例如一九一九年德國新憲法的「經濟生活」一

章，尤其一百五十三條「所有權的行使，必須不背公共的利益」並大戰以後歐洲各國新憲法的義務思想，乃至晚近私法學的社會化這些法制的變遷，雖是隨同社會組織的變革而轉換，但狄氏的學說，確有很大推進的力量。所以我覺得狄驥的學說，很有介紹的必要。不過孟格的法的社會主義和馬克斯的階級法理學，在最近法律思潮中，都佔了很重要的地位。這派學說，正在完成牠的體系，將來成為法律哲學上一大勢力，亦未可知。

二 從權利本位的法學到義務本位的法學

前面說過，義務本位的法學，是對權利本位法學的反動而來的，所以以下先述個人主義的權利本位法學的概要。個人主義的權利本位法律思想，根據自然法的觀念，依這派學說的見解，「法」的基礎是建築於個人的自然權利上面，所謂自然權利，就是指人自有生以來的天賦人權。這學說，發生於十七世紀之末，首倡此說者，算是洛克，洛氏在他所著的「政治論」中，曾說人類放棄自然狀態而組織社會，是為防衛社會未組織以前的自然權利。爾後，此說在十八世紀漸漸傳播，在社會科學思想上，尤其在法律學上極佔重要的地位。當時勃拉斯頓（Bluntschli）的「英法論」並一七八九年的法國人權宣言書，都是根據這天賦人權的學說，例如該宣言書第一條說：「人類出生以來，在權利上是自由平等的」這種思想，幾乎構成十八世紀以後各國立法的原

則。個人主義的權利本位法律思想的緣起，如上所述，至關於權利本質的研究，則有下述三個學說，我們從三個學說的演進，可以看出從權利本位法學到義務本位法學的發展過程：

(1) 權利意思說 權利意思說，認權利是意思的力，那就是一个人的意思比他人的意思較強的時節，這較強的意思，便是權利，主張此說者，以為國家對個人有命令的權利，是因為國家對個人有強制命令的力；同樣，所有者得強制其意思，於妨害其所有物者，是因為所有者，在所有的事實上，有所有權的權利，又如債權者有債權的權利，所以他得強制他的意思於債務者，使債務者履行債務，這些法律行為，都是在於說明權利的本質，不過是意思的力而已。

但是，若把權利解為意思的力，在各國現行法制上，有許多不能貫通之處，我們知道幼者、胎兒、和精神病者，顯然沒有意思的力，論理，就不該享有權利，而各國法制，則用明文，賦與權利，又如法人和國家的團體，既然不是精神上和肉體上的人類，就更不該享有權利，但在法制上，竟和自然人一樣，站在權利主體的地位。權利意思說，有以上的難點，欲就意思說，來說明權利的本質，在事實上，終竟不能透徹，於是遂有權利利益說的產生。

(2) 權利利益說 此說見於伊厄林格 (Iring) 的名著「羅馬法的精神」，伊氏謂權利就是「法律上所保護的利益」。幼者、胎兒、精神病者、國家、和法人等，雖沒有「意思」，而能享有權利，是因為各有各

的利益而受法律保護，所以伊氏以為權利意思說的難點，可用權利利益說來說明。但是法律上所保護的利益，在實際上，未必都是權利，例如刑法上所規定往來妨害罪的性質，雖在保護行路人的利益，但這種規定，並不構成一種權利，否則利益和權利，便混合一起，無所區別了。同樣，國家關稅保護政策，雖在保護國內生產者的利益，但這種利益，亦不構成一種權利。關於此點，伊氏又用「法的反射」來解釋，他以為像以上所說生產者所獲得的利益，是「法的反射」的作用，並不是權利，所以他認像這種例證，不足否認權利利益說的主張。但是，在法律的事件上，何者是法的反射，何者非法的反射，伊氏不能明白指出，兩者的區別，於是伊氏便漸漸變更他的學說，而主張利益主體受他人妨害，為除去此妨害起見，要求法律保護的意思表示時，這利益纔算是權利。換句話說，伊氏一面主張權利利益說，他面則傾向前面所述的意思說，這就是以下所述的折衷說的緣起。

(3) 折衷說 所謂折衷說，就是以上意思說和利益說兩者的調和，而將權利的主體，歸於意思和利益的結合。代表此說者有法國的米層和德國的厄利尼屈。米氏和厄氏，以為利益和意思兩者並存時，纔發生權利，所以法律所保護的利益，不能即時構成權利，必須在法律上，有活用這所保護利益的意思 (Volonté Capable de Mettre en Oeuve l'Intérêt Protégé) 時，這利益，纔變做權利。換句話說，依折衷說的見解，在權利上，意思的力，較為重要，這意思的力，是權利主體的人，所有的一

種優越性(Qualite Particuliere)這種思想，顯然從天賦人權說而來的。按一七八九年法國的人權宣言書所謂「人自出生時節，有一種權利，凡是人類，便有這權利的特性，人類把握着這天賦人權，加入社會，爲保護這人權起見，「法」因之產生，換句話說，權利在「法」之前，已產生了，」的權利論，就是解釋權利的本質，是人類優越的特性。

但是誰都知道，接近今學者的研究，天賦人權說，在學術上，不過虛構的理論，沒有歷史的根據，到了今日，天賦人權說，在學術上，已不能維持其固有勢力，折衷說的優越特性論，結果，亦不能維持牠的權利思想。

如上所述，近世的法學思想，歸於個人主義的權利和權利主體的抽象的觀念，終跳不出意思說的權利主體論，而權利理論，在其本身的體系上，又不能作圓滿的答案，於是個人主義的法律觀念，發生搖動，法律社會化(Socialization of Law)的思潮，因之擡頭。其次，自從十九世紀產業革命普及的結果，經濟的生產關係與生產手段發生了變化，社會組織突起空前絕後的變革，法律制度，當然要跟隨社會組織的變革而轉換其新方向。從前的個人主義的法律制度，不能適應社會的要求，於是義務本位的法學派，便隨之而起，狄驥的社會連帶法理學，亦受這些環境的影響，而產生了。

三 義務本位法學之理論的體系——狄驥社會連帶的法律哲學

(A) 狄驥的社會連帶論 狄驥的法律哲學，是根據社會連帶(Solidarite Sociale)的社會觀和實證哲學(Positive Philosophy)的方法論上。狄氏以爲人類終究是社會的動物，不能離開社會而孤立，因此，人與人間發生了相互的關係。人類一面有共通的需要，他面又有個別的性能。因有共通的需要，彼此必須合作，使彼此滿足其需要，因有個別的性能，彼此必須分工，互相交換而後滿足。前者叫做類似的連帶(La Solidarite Par Similitudes)，後者叫做分業的連帶(La Solidarite Par division du travail)。類似的連帶，在一般人看來，似乎社會契約說的觀念，其實不然，社會契約說所謂社會生活發生於人類的理性和意思，因而締結契約構成人類的集團這種思想，是和實際的事實相反，因爲人類社會生活，是被強制於社會的自然事實，不由理智的選擇而來；同時，分業的連帶，是起於人類事實上的不平等，亦與社會契約說不同，因爲人類有了個別的性能，無論怎樣，不能不有差別，像社會契約說所謂人類在自然的狀態時，是平等的。這種觀念，也是和事實不合，所以狄驥的社會連帶思想，根本反對自然法的觀念。狄氏以爲以上兩個連帶，都在促進社會的發展，但是後者，在促進社會連帶發展的力量較大，因爲個人有了差別，個人的特長，可以分擔特種的勞務，各各貢獻於社會，尤其在今日職業分化多端的時代，這種特別的技能，是分業上必要的要素。分業上各個人的發展，其結果，既是社會的發展，社會的發展同時又是使各個人彼此獲得需要，那末，爲促進社會的發展起

見，各個人便要負社會連帶的義務了。個人的發展，雖因個人的能力和地位而異，但各各同是爲了社會連帶起見，而負應該負擔的義務。同樣，治者，站在優越的指導者的地位，操握強大的權力，強制的支配被治者，也無非是用個人的技能，去維持社會生活，和促進社會連帶的發展，換句話說，治者爲政者的強制的權力，並非權利，卻同是一種公共服務 (Public Service)。這就是狄驥的義務思想的根據。

(B) 狄驥的法的發生論 如上述，個人的能力發展，在社會連帶上看來，不過是個人對社會連帶上應負的義務，則各個人實行這義務時，就必須對社會連帶的關係上負應該做和不應該做的行爲，這種行爲的規律，叫做社會的規範。(Norm Sociale)，因爲人類社會存在之處，必然的發生了一定的規準去規定某種事可做和某事不可做的個人的行爲，一面使各個人維持社會的秩序，他方面則依各人的能力，去促進社會秩序的發達，所以從社會連帶上，必然產生社會的規範。

但是，社會內各成員，不一定都會遵守這社會的規範，社會一般感覺着有防止違反這規範的行爲的必要時，就必須組織的防止手段，此時，社會的規範，便變做法的規範了。狄氏以爲一般所謂「法」，大概可以分做兩部份，一是規範法，一是技術法，前者就是前面所說的從社會規範而來的「法」，後者是規範法的實行法，那就是規定如何處罰違反這規範法的一種手續，換句話說，技術法，是組織的強制力的「法」，在獨佔強制力成立時，纔發生，獨佔這強制力的，便是治者即國家，所以

規範法，在社會存在之處，必然的存在，反之技術法，卻在於強制力的獨佔者——國家——發生時，纔成立。不過技術法的成立，雖以國家的存在爲前提，至於技術法的拘束力的淵源，並不產生於國家的意思力，乃是存在於規範法之中，例如「不可殺人放火」，最初不過一種規範法，其後，實行這規範法時，纔變做「殺人放火者處以死刑」的技術法，所以狄驥認技術法的拘束力的淵源實際是從規範法而來。從這裏，狄氏便否認傳統法學者所謂「法」是國家最高意思的力或命令的力的見解，狄氏以爲「法」是爲了社會連帶的必要，而必然的產生。狄氏的社會連帶的法理，從以上的邏輯，便漸漸引伸出來的。

(C) 狄驥的義務本位的法學 綜上所言「法」是淵源於社會的規範，社會的規範，則由社會連帶而來，則一切「法」都是從社會連帶而來。這社會連帶的「法」，是包含着各個人行爲的規準，依社會的組織的制裁力而成立的。

在法的秩序之下，各個人不能不遵守「法」，何以呢？各個人如果不遵守法，他要受社會直接或間接的制裁，換句話說，各個人在社會上，必須負作爲和不作爲的積極的和消極的兩個義務，結果，各個人在「法」的各種義務，便隨伴而起；同時，各個人在社會上，依社會的拘束力的保護，而又發生特別的地位，這個人的地位，亦非權利，決非一種特別優越意思的力，因爲像上面所說過的一樣，各個人爲社會利益起見，必須使自己的身體，意識乃至道德上的各種能力發達，要使這些能

力充分的發達，各個人必須有相當的自由，但各個人既為社會連帶起見，各各隨其地位和能力而盡最高努力的義務，那末，為盡這義務而有這種的自由，便非權利了，因為權利可以任意拋棄，像這樣的義務則不容拋棄的，例如就不動產所有權的問題上說，傳統派法學者，都認所有者在所有目的物不動產上，有所有權的物權，所有者在所有的事實上，依「法」的保護，既然有了這種權利，他便可對抗第三者了，反之，若依狄驥的見解，則法律雖然承認而且保護這所有的事實，但是，這卻不能就這樣說這所有者在所有的事實上，有所有權的權利，因為這些所有的事實，不過是法律上所承認所保護的一個地位而已，而且這地位是隨伴社會連帶的義務而來的。因此，各個人在法的秩序下，要負作為和不作為的義務，結果，各個人各有特殊的法的地位了。要之，狄驥的社會連帶法理學，所牽涉的範圍，雖是廣泛，但他的學說的中心，是在否認從來公私法上的權利思想，代替以法的地位理論。他以為人類因為有類似和分業兩個社會連帶的關係，相互的結合而成社會。個人對社會，只是一種義務的性質，並其相互而生的法的地位。從來法律學的權利思想，在狄驥法律學上，便沒有存在的餘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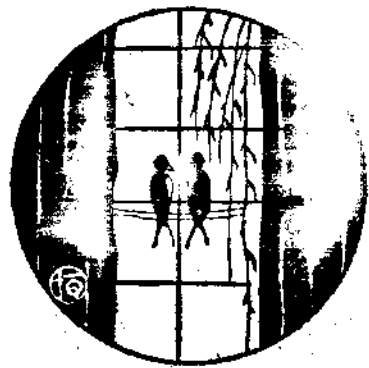
末了，狄驥學說的基本觀念，如上所述，不過狄氏的思想，雖曾捲起法學界極大的波浪，對現代法學，貢獻不少的功績，但在實際的事實上，狄氏的理論，亦不免發生許多難點，茲略述如下：

第一，我們都知道，在十七和十八世紀絕對王權時代，當時封建社

會破壞，中央集權的政治確立，君主操握了立法的大權，一切法律不過是君主一人的意思，並不是由社會規範而來的。法國路易十四世說：「朕欲之，故為之。」可以表示當時法律的意義了。

第一，降至近世，因為產業革命，資本主義發達，社會上分做資本和勞動的兩個對立階級，資本階級，獨佔了生產機關，利用經濟的優越地位而支配國家機關，此時，國家的立法權力，歸於資本階級之手，一切法律都是支配階級的意思，像這種的法律，不須說，亦不由社會連帶而來，正相反，乃是由於社會分裂的結果，因此，即有社會連帶上最善良的「法」亦無存在的餘地了。「法」既是君主的御用品，支配階級的工，那末這種「法」的實質，不過少數人的權利而已，狄氏的社會連帶的義務本位的法學，在現實的事實上，不免發生了動搖了。

其次，如果像狄氏所謂一切「法」除了規範法以外，便沒有「法」，則狄氏雖然否認自然法，而其自身，亦不免陷於自然法的同一錯誤。按自然法的理論，自然法的效力，非常之大，牠的效力在成法之上。成法違反自然法時，便不生效力，所以成法違反自然法，或是成法發現不完全時，則直接支配共同生活者，便是自然法。狄氏雖否認自然法，但是他一方面像自然法學者一樣，亦否認成定法，他方面又復主張像自然法一樣空虛的社會規範法，結果，他本身，不免亦陷於自然法的思想了。所以有一般法學者謂狄氏的法理學，不過亦是自然法學派的一系像這種觀察，似乎不是沒有相當的理由。



蘇聯的反宗教法律

鄭競毅

一 引言

歐洲過去的戰爭，受宗教的支配而引動的，幾佔據了大部分。初則稱教外人民爲未開化民族而加以征服，繼則以教內派別的不同而自相殘殺。此時宗教的權威，超出乎一切。人民的思想，受着極度的壓迫；社會各種習慣風俗以及政治制度，無不盡在宗教勢力支配之下。其後自由呼聲衝破了一切，「信仰自由」「政教分離」等口號震動了全歐。以至於全世界。在宗教自由旗幟下所流的鮮血，滴遍了大地，從這個時候起，人民對宗教的選擇，纔有了相對的自由，而且在法律上始漸得到相當的保障。

但是各國都因歷受傳統思想的束縛，社會上全部生活以及一切習慣，仍不能脫離宗教勢力的範圍。個人之意志無形中均受宗教的潛移。所謂真正的信仰自由，事實上依然還是不能達到。自蘇俄之社會大

革命以後，反宗教的勢力，深入了大部分民衆的隊伍。當時，蘇俄反宗教的運動隨着革命的高潮，把歷年來根深蒂固的僧徒階級，剷除淨盡。共產主義者的無神論便藉着革命運動散播於農羣衆中，無產階級的執政當局，復馬上把他們的主張具體化地用命令的方式，設下了若干的條文。這便是一九一八年二月八日，由人民委員會所頒布之關於政教分離和宗教與教育分立命令。計十三條。在此寥寥十餘條之中，實爲此後蘇聯各種法典關於宗教之規定的根據。研究蘇聯法律當然不能隨便把牠輕輕地放過的。其他以後陸續所制定的法典，如民法、刑法、憲法、民事訴訟法，都有零碎的條文，其中以刑法所規定者獨詳，在分則第四章（自第一二二——一二七條）內，特設違犯關於政教分離法則罪的專章。他們以觸犯第四章的行爲，爲一種社會危險的行爲，應受一定的裁制。此外復有若干由中央執行委員會頒布的命令，與法律具有同一的效力。凡此種種，都是本篇研究的材料。

蘇聯法律關於宗教的規定，顯然具有下列三種的特徵：

(一) 以防止敵人憑藉宗教的號召力和蘇維埃權力反抗。
(二) 樹立真正信仰之自由和反對信仰之自由的兩重基礎，而且偏重於後者。

(三) 各種條文除建立了使實現無神論的原則外，一方面且考慮到歷來宗教情感在民衆中的深厚不可欺侮，特設有例外的規定，以表示僅係一種限制和防護的作用。

二 宣傳宗教和反對宗教的自由

非共產主義者的國家，在憲法上大都有人民信仰宗教自由之規定。至從事反對宗教運動，則無許可明文。在解釋上，雖謂法無明文禁止，則在許可之列；可是一般人因鑒於信仰自由的保障，大都不敢從事於反對宗教的運動。又以歷來宗教勢力瀰漫社會，所謂宗教自由，名存而實亡。這種法律僅爲教徒所歡迎，在反對宗教的人們，當然感覺着種種的不利便。共產主義者的無神論之擁護者，因此起而大倡反對，所以蘇俄繼以法律設了下列的規定：

(一) 每個公民有宣傳任何宗教或無宗教的自由。(人民委員會關於政教分離和政治與教育分立命令第三條)

(二) 爲確認工人自由的意識起見……宗教信仰和反對宗教之宣傳的自由，應爲公民的一種權利。(憲法第四條)

有人說在共產主義者統治下的蘇聯無神論支配了全國。此種法律的規定，和承認宗教信仰的不自由幾乎沒有法子可以區別。這種觀察，證諸事實，頗覺可信。

這裏要注意的，是「反對宗教」一辭的解釋，所謂反對宗教，乃指否認宗教而加以反抗而言。反對的主體，是限於不信宗教者。若以甲宗教起而反抗乙宗教，則似乎非爲法律所許可的。

三 政教分離和宗教與教育的分立

在大革命的前夕，俄國大僧正在政治上握有若干的權力，即沙皇的行動亦時受牽制。一般人民更受此輩教閥的層層壓迫。在學校方面，僧侶更採着訓育特權，幼孩和未成年人由僧侶用宗教薰陶方法，加以培養。宗教僧侶更與沙皇等一輩專制人物，狼狽爲奸，弄得一般青年腦海中早已擠滿了忠君爲國的思想。歐西各國之政教分離和宗教與教育分立的方式，在帝俄統治之領土內，可以說是絕對沒有實現過的。大革命後，樹立這種制度的嘗試，當然是萬分急迫的。所以於一九一八年二月五日就有蘇俄人民委員會所頒布關於政教分離和宗教與教育分立的命令。此項命令實爲蘇聯反宗教法律的綱領。開頭第一條即規定：「教堂與國家分離。」第九條第一項規定：「教育與宗教分立。」(其後一九二五年的蘇俄憲法第四條亦有相似的條文)第二項規定：「在實施普通教育的一切國家公立及私立的教育機關，禁止傳授宗教教

義。」

上述各種規定，目的在防止宗教的公開傳授，因為共產主義者在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時期內，最怕的是敵人用着宗教的情感來推翻他們的統治權，於是他們便主張法律為統治階級壓迫被統治階級的一種工具。所以在刑法上特設明文規定。凡屬下列各種行為都是一種社會危險，應處以一定的刑罰：

(一) 凡利用宗教惡感以宣傳或煽惑，而從事於推翻、暗中破壞、或控弱蘇維埃權力，或召集實行各種……反革命行為者……(第五十八條第十項)

(二) 凡以宣傳或煽惑，而從事引起民族或宗教的仇視或分離，或為上述目的之文字的散佈或預備或保存者……(第五十九條第七項)

此外為樹立政教分離和宗教與教育分立的制度起見，在刑法上特設專章，以資遵守，其重要者如：

(一) 在國家或私人所創辦之教育機關及學校內，對於幼年人及未成人傳授宗教信仰之學說者，處以一年以下的強迫工役。(第一二二條)——此種規定，目的不外是維持宗教和教育的分立制度，一方面是在防免一般青年，使不致為反革命者所誘惑。(二) 實施各種欺騙行為以提倡羣衆的迷信為目的，以及利用此種方法以謀取利益為目的者，處……強迫工役，並……沒收財產

……或……罰金。(第一二三條)——此種規定，亦是專為防護蘇維埃的權力而設，至於以改除信迷，懲戒不良份子，亦為本條設置的另一方面的理由。

(三) 教會及宗教團體強迫收取捐款者，處強迫工役，或罰金。(第一二四條) 本條之立法意旨，乃在掃除前此帝俄時代教會之任意向教友強徵款項的惡習，亦即打破宗教團體的非法取得，即對僧侶階級前此的窮極奢侈，坐享鉅大收入，而可以高坐寺堂內，乘機竊取政權支配政治的機會，亦予以極有力的防止。

總之：上項各種條文在共產主義者的眼光中，實具有雙重的作用。沒有一處不是顧慮到蘇維埃權力的保存和擴張。

四 宗教儀式的禁止

宗教所以能夠深入人心，靠着儀式的作用不少。在舉行儀式時，不知不覺間發生一種神祕的觀念，一切理智終被情感化的尊敬景仰意念所克服。所以有人說，儀式一旦和宗教宣告脫離，宗教勢將成爲一種哲理。這種見解雖不是十分確實，究竟宗教之必須儀式，則爲一般人所公認。

近代各國雖多頂着信仰自由和政教分離的招牌，惟歷來習慣極不容易破除，社會中各種生活每爲宗教儀式所支配，甚且在法律上予以明文規定，視爲法律發生效力之一種要件。例如證人的宣誓，結婚的

宗教儀式等皆是，共產主義者一面倡着無神論，其立法者則一面復高呼着信仰之自由和反對宗教之自由的口號，因此在法律上對於宗教儀式便設了下列各種的規定：

(一) 政府或其他公共機關的行爲，不得附有任何宗教的典禮和儀式。(關於政教分離和宗教與教育分立命令第四條)

(二) 廢止宗教式的宣誓。若遇必要時，僅得以莊重的承諾代替之。(同上命令第七條)

這樣一來，凡關於國家或公共團體的一切典禮或儀式，如感恩節、國慶節，均不得有宗教儀式參雜其間。即懸掛神像，或帶有宗教意味的圖畫，或裝飾品，亦在禁止之列。他如法律行爲的方式，如宣誓及公文上關於宗教的術語之記載，亦完全不爲法律所許可。爲貫徹上述的規定起見，立法者復於刑法第一二六條設置下列明文：「在國家或公共機關或其事業內舉行宗教儀式，或於其房屋內設置宗教象徵（如神像等）者，處……強迫工役，或……罰金。」

這都是關於公共間舉行宗教儀式的禁止。至私人間從事於此種儀式時，則在一定限度內不受法律的拘束。這樣的規定究竟是否出於尊重信仰自由的原則，抑係基於某種政策的作用，不難想見。我們此處所要知道的是在何種限度內始許私人舉行宗教儀式。依刑法第一二七條的規定：「凡阻礙奉行不破壞公共秩序及不妨害公民權利的宗教儀式者，處……強迫工役。」據此，凡私人舉行宗教儀式，如果沒有破

壞公共秩序和沒有妨害他人的公民權利，那麼當然是爲法律所許可的了。此種規定，與關於政教分離和宗教與教育分立命令第九條第三項：「公民得私自傳授宗教，及受宗教之傳授。」的條文，前後互相呼應。

關於婚姻的儀式，列國立法例有宗教婚和法律婚二種主義。前者即以宗教儀式爲結婚儀式，十六世紀中葉盛行於歐洲。後者是以結婚儀式不在教堂中以宗教儀式行之，而在官署內依法定手續爲之，自十八世紀後始起而代替宗教婚主義；但在大革命以前的俄國，還是採取宗教婚主義。凡在教堂內舉行的結婚，在法律上有絕對的效力。革命成功後才規定婚姻的成立應由官署內以登記方式爲之，即向一定登記機關，舉行婚姻登記。蘇俄親屬法第二條：「在政府所設以從事於保管登記文件的機關內所爲之婚姻登記，視爲婚姻成立之確證，不許抗爭。」這就是說：登記方法已經替代了宗教婚。同時立法者又爲維持法律不溯既往的原則起見，於該條下附左列的條文：

「宗教婚於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以前舉行者，以及在被敵人佔據之領土內舉行者——即在政府登記機關未行設立以前者——均視爲有效。」

依反面的解釋，宗教婚主義，自當時以後，算是完全已被淘汰了。

五 宗教團體在法律上的地位

宗教團體因歷史上的關係，在過去各國法律上享有特種權利。其

地位比較任何團體都來得優越。即在目前之最小限度亦被視為具有法人的人格。可為訴訟主體，享有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又因其關係，在社會上儼然成爲一個超然的組織，宗教情感之所以能深入人心，直進無阻，大都靠着這許多的便利，和受着法律的保障。聰明的共產主義立法家，對於此點早已洞若觀火，因此在一九一八年關於政教分離和宗教與教育分立命令裏明白地設定下列二種條文：

(一) 教堂和宗教團體不得享有財產所有權。(第十二條第一項) 牠們並不享有法人的權利。(同條第二項)

(二) 各種教堂及宗教團體須遵守法律關於私人團體及組合之總則的規定，並不得享有任何利益，或受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之津貼。(第十條)

右述的規定，是着眼於宗教團體活動方面的防止。至於已存團體所享有的權利，法律亦設有剝奪的明文。例如同上命令第十三條第一項：「現存於全俄的教堂及宗教團體所屬的一切財產，均宣告爲人民所有的財產。」這樣一來，宗教團體內舊有產業，均被沒收而爲人民所享有。其活動的根據，從此完全喪失。就是舉行宗教集會的場所，亦被收爲公共機關，或改爲圖書館，或改爲戲院，劇場，俱樂部，醫院，學校，或博物院等；但立法者另一方面則於同條第二項規定：「凡爲宗教禮拜時所特別應用的房屋，或物具，須經過中央或地方當局之特別裁判，才可交付該宗教團體使用。」按本項所規定的情形，事實上甚少發生，所以僅係

一種具文，聊充「信仰自由」的規定之「裝飾品」而已。

帝俄時代的宗教團體，因操有若干政治權力，所以在行政上司法上以及其他政治上事項時有參與或行使的特權，這種情形，通常爲政教混合的國家所常見，即在政教分化後，因爲習慣所限，亦未能完全革除。蘇俄立法家特於刑法第一二五條內設有制裁的規定：「宗教或教會的機關若侵占及行政上或司法上關於公法上的職務，以及法人的權利時，處……強迫工役，或……罰金。」有了這樣的一種規定，違者便要視爲觸犯刑律，所以宗教團體干涉政治的行動，當然是一種社會危險的行爲了。

六 教徒在法律上的地位

共產主義立法者既同時高呼着信仰自由的口號，就一般而論，教徒和普通人民在法律上自亦以平等爲原則。人民並不因信仰宗教而享有特種權利，亦不得因此而免除特種義務。(一) 蘇俄憲法第六十八條內規定：「對於蘇維埃之選舉及被選舉權，凡屬蘇俄公民……無男女，宗教，人種……等的區別。」(二) 在民法(一九二二年)第四條第二項規定：「人民的權利能力，不因性別，人種，國籍，宗教及出生等之不同，而受影響。」(三) 人民在公法上均有服兵役的義務。在刑法(一九二六年)第五九條第四項規定：「凡……或藉口宗教信仰，意圖拒絕服兵役之召喚者，處……監禁，並發派重營練習兵役。」

以上所舉第一及第二的規定和非共產主義者的國家完全是沒有什麼差別。惟第三的規定微有輕重耳，因為蘇聯為社會主義的國家，環顧周圍，盡是對她怒目相視的敵人，將來資本主義與反資本主義之大戰，沒有法子可以避免。如果國內人民藉口宗教信仰，反對戰爭，那麼，國家前途，寧堪設想？所以她以為，非戰思想目前不能容其存在，因此在刑法上亦視規避服役的行為，為社會危險的行為之一種。前述三種規定，差不多是一種原則；惟對第一及第三，法律均設有例外的規定。

關於選舉及被選舉的例外，據憲法第六十九條規定，各種宗教傳教師不得享有選舉及被選舉權。牠的理由不外是說：傳教師是一種不事生產而專門消費的特殊階級。在共產主義者所組織的工農無產階級的政府統治之下，其他任何階級都在剷除之列。如果法律再加保護，於理論上已是難以自圓其說。況且他們老早就已經是高呼着無神論的學說。法律之所以承認信仰自由，在彼輩心目中，已算是十分妥洽的政策，立法者僅剝奪他們（傳教師）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不過只是一種小小的限制罷了。

傳教師的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一經剝奪，其效力是否及於終身，此種問題關係人民的權利甚為重大。在右述同項訓令第三章第十四節內設有明文，即凡因屬於宗教而致被剝奪選舉權後，如從事於生產事業和有益於社會的工作五年以上者，並確有效忠於蘇維埃政府之表示者，可恢復其原有權利。

關於服兵役的例外，依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人民委員會所頒布命令規定，凡欲以宗教信仰為理由而請求免除服兵役者，可向省法院提出聲請書。是蘇聯法律在原則上對教徒的服兵役，不許免除。例外則須經過法定程序，向法院聲請免役。前面所說刑法上的規定，當然是指未經法定程序或經過該項程序而不遵行法院的判決者，才適用之。所謂法定程序，在蘇俄一九二二年的民事訴訟法第二十六條中設有詳細規定，茲舉其要點於下：

（一）因宗教信仰而聲請免除服兵役者，須向省法院以意思表示的方法為之。

（二）前項聲請須於奉服兵役之召喚以前一年與二年半間為之。

（三）法院接到聲請後，於從事調查時，須通知聲請人令其出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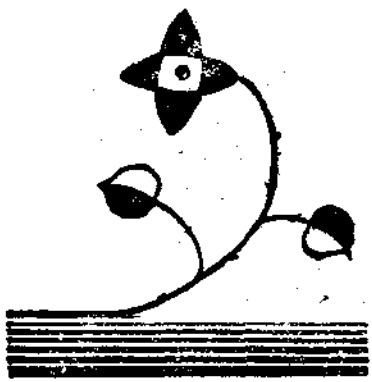
（四）調查時應使檢察官參加。

（五）此種程序進行中，聲請人不得委任代理人出面參與。

（六）法院所為之裁判，須以專家（鑑定人）的意見為根據。

（七）法院的裁判須有法定的記載。

法院的裁判在許可時，有的是全部的免除，有的是一部的免除。在後者的情形，大都代以他種工作，例如免除出發前線，而留在兵工廠工作。是根據過去的統計，一部分的免除居多；但實際上百人中的聲請，僅有八九人經法院裁判許可。大部份還是受駁斥的判決，依然受着軍事完全的訓練。



老莊的辯證法

李石岑

在辯證法的討論聲中，有涉及老莊的辯證法的，可是似乎都把握不住老莊的中心思想，所以結果不是只看到一面而丟掉了另一面，便是拿住一面以概其全面。在我，則認為老莊哲學中是最富於辯證法的思想的，而且是富於唯物辯證法的思想的。當然他們的思想中有應嚴格的加以批判之處，可是我們不能因此遂抹殺其獨到之點。就中莊子的辯證法尤有重視的必要，現在一一加以說明。

一 什麼是「道」

欲說明老莊的辯證法，必先說明他們的「道」。老莊之所謂「道」就是「無」，就是「無名」，也可以說就是自然界。老子說：「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無」就是自然界的全體。又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又是自然界的全體。然則「道」與「無」有什麼區別呢？又有什麼關係呢？老莊是深明辯證的道理的，體不離用，

即用顯體，但體有體之體，體之用，用有用之體，用之用。「無」即是體之體，「道」即是體之用。二者是一而非一，因為一屬於體之體，一屬於體之用。但二者似二而非二，因為二者不過是一體的二面。有這樣的說明，「道」與「無」的區別與關係，便可以瞭然了。

老莊以為宇宙間只有一個世界，就是自然界。自然界是沒有甚麼分別的。粉筆是自然界的東西，茶碗是自然界的東西，人也是自然界的東西，都沒有甚麼分別。有分別的只是牠們的「名」。所謂姓張的，姓李的，也不過是「名」的分別，大家還不是自然物？人與物的分別也不過是「名」的分別，大家還不都是自然物？「名」的成立是由於日常生活的實用，「名」是不得已而使用的。否則沒有粉筆、茶碗這些名目，我們想要使用粉筆、茶碗，怎麼會知道呢？說要一件無名的東西，人家又怎麼懂得呢？所以「名」是不得已而使用的。「名」就是物與物的區別，無名便會把一切看成一體，看成整個的自然界。天地萬物皆有「名」，

所以說「天地萬物生於有。」有卽「有名」所以說「有名萬物之母。」但天地萬物都屬於自然界，統一於自然界，所以說「有生於無。」無卽自然界，無卽「無名」所以說「無名天地之始。」意思是說自然界卽先天地而生的東西。自然界既是先天地而生的東西，那麼怎樣去形容呢？所以老子說：「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如是而已。

「道」卽是軌道、過程、法則的意思。整個的自然界就包含着各式各樣的法則。天體運動有天體運動的法則。推而至於動物、植物、礦物的三界，固體、液體、氣體的三態，也莫不各有各自的法則。莊子書中有這麼一段：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无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耶？」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耶？」曰：「在瓦甃。」曰：「何其愈甚耶？」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

這段話是說「道」周徧在動植物三界，固液氣三態。螻蟻指動物，稊稗指植物，瓦甃指礦物。若屎溺便包括固體、液體、氣體而言。可見整個的自然界無處不有「道」，卽無處不有法則。但法則各各以大於己的法則爲法則，而自己也各自有其法則。老子說：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什麼都有法則。人便以地的法則爲法則，地又以天的法則爲法則，天又以道的法則爲法則，道又以自然的法則爲法則，秩序逐漸擴大。整個的

自然界卽是「無」卽是「無名」的東西，牠包括一切法則，卽包括「道」。「道」又包括天，各種天體都在軌道中運行。天包括地，地球不過是天體的一部分。地包括人，人類不過是地球上生類的一種，秩序逐漸縮小。所以自然界的東西各各以大於己的法則爲法則，而自己也各自有其法則。整個的自然界（無）都有法則（道），所以「道」卽是「無」。「無」卽是「道」。「道」與「無」的區別和關係，至此可以得進一步的瞭解。

老莊的「道」和赫拉克里特士（Heraclitus）的「邏各斯」（Logos）正相髣髴。「邏各斯」也有法則的意思。無物不有「邏各斯」，宇宙就是一個「邏各斯」。赫拉克里特士的「邏各斯」到了黑格爾（Hegel）手裏，成爲完整的辯證法。老莊的「道」就成爲老莊的辯證法。西洋人的「邏各斯」支配西洋人的生活態度，中國人的「道」也支配中國人的生活態度。西洋人因對「邏各斯」解釋的不同，生活態度就發生多少的變化，中國人因對「道」解釋的不同，生活態度也發生多少的變化。這證明了辯證法和人生有一種深切的關係。

二 道是動的，不是靜的

爲什麼說「道是動的」呢？老子聲明了這麼一句話：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這是老子中一句很重要的話。什麼是「無爲」？因爲自然界的法則都

是布置好了的，不需人加以作爲，也無法加以作爲。如果勉強加以作爲，就會變成假的，就會拿主觀的東西當作客觀的東西。道是客觀的存在，法則是客觀的存在物，所以說是一無爲。但又何以是一無不爲呢？呢？因爲自然界的法則，已經完全具備，沒有一種事物不受牠的支配。牠本身是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看似不動的，實則時時在動在變。正是孔子所說的「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之意。也可以說這是正是孔子受老子的影響之處。一般人不了解老子，以爲「無爲」是虛無，是頹廢，是一種空洞、消極的看法，這是完全錯誤的。假如老子是這樣看法，爲什麼又要說：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

的話呢？這兩句話的意思，就是說：我們應該天天努力學問，使學問增加，學問增加了，便會明瞭自然界一切事物發展的法則；學問愈增加，便會對於自然界的法則愈明瞭，愈覺得自然界的法則不過是那麼一回事，不過是原來布置好了的客觀的存在物。所以說「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所以老子的「無爲」不是要我們不去努力，而是要我們去努力，愈努力，然後愈知道自然界的法則是客觀存在的，不是可以由主觀任意改變的。由上面的說明，我們可以知道「道」的本身表面上是「無爲」，實際上却是「無不爲」，實際上卻是一切作爲的根本。

德人塔爾海瑪 (A. Thalheimer) 著有一部「辯證法唯物論入門」(中譯本名「現代世界觀」) 他說老子的「道」是非感覺的精

神的原理；并謂老子是個模範的觀念論者。他的學說有和康德 (Kant) 的先驗說相同的地方，又有和柏拉圖 (Plato) 的理念說相類似的地方。這是一個十分錯誤的看法。老子的「道」明明是先天地而生的客觀物，上面已有說明，是老子確認客觀先於主觀。唯物論者和觀念論者的爭點在此：唯物論者認客觀先於主觀，所以主張「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簡言之，便是「人法道」，即客觀決定主觀，存在決定思維。觀念論者便不然，觀念論者認主觀先於客觀，所以主張「人弘道」，像孔子一派的說法，即主觀決定客觀，思維決定存在。其實，孔子所謂「道」也是主觀的產物，那便是主觀即客觀，思維即存在的看法。那就是真正的模範的觀念論。不知塔爾海瑪何以拿孔子的同志像康德、柏拉圖一班人，硬派在老子的營壘中？老子惟其認客觀的「道」是永遠發展的，是永遠流動轉變的，人不過是永遠發展的一個過程，所以益發走上唯物辯證法一途。

何以說「道」是永遠發展的呢？老子說：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這就是說「道」是動的，是無所不適的。左右上下，都有「道」在那裏流動轉變，正猶如水一般。希臘哲學家開祖達雷士 (Thales) 喜歡拿水說明宇宙間流動轉變的現象，和老子的用意正相類。老子認「道」整一的，又是永遠發展的，所以鄭重的說：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

母。

所謂「獨立不改」是說明「道」的整一性；所謂「周行不殆」是說明「道」是動的，變的，發展的，不是靜的，陳死的。惟其「周行不殆」所以成其爲「大」。「大」便由於牠是流動轉變的，所以又叫「逝」。並不是一時的流動轉變，而是永遠的流動轉變，所以又叫「遠」。正是孔子所說的「逝者如斯夫（逝）不捨晝夜（遠）」的意思。這點也是孔子所受到老子的影響。但是何以會永遠的流動轉變呢？這就是「反」的作用。關於「反」的道理，下段詳說。老子說明自然界用「反」字作最後的總結，所以說：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三 動由於反

道既是動的，但爲什麼會動呢？這便是「反」的作用。老子有兩句最重要的話，說道：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反」即是矛盾，即是否定。老子的本意認自然界都是流動轉變的，其所以流動轉變，即由於矛盾，由於否定。否定復生否定，成爲永遠的否定，就成爲「無」。老子說明自然界歸結到最後的「反」便是這個意思。

老子的整個哲學體系，都在發揮「反」與「弱」的道理。換句話說，都在發揮否定方面的道理。像他所說的「知其雄，守其雌」，「知其

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這些話，都是着重「反」與「弱」的方面。老子根本認定宇宙是相對的，所以處處都從相對的道理立論。譬如他說：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這是很顯明的例子。此外如強弱、得失、曲全、枉直、窪盈、敵新、多少、重輕、靜躁、壯老、張歛、廢興、與奪、貴賤、損益、堅柔、成缺、生死、禍福、大細、有餘不足之類，舉不勝舉，幾乎沒有一處不是講的相對的道理。老子從相對對立的道理說明自然界，但他所特別看重的卻是「反」與「弱」。因爲「反」是推動「道」的，「弱」是運用「道」的，都是說明否定的作用的。剛纔說過：永遠的否定便成爲「無」，便是說自然界的本身，即是永遠的否定。老子的「無」，有廣狹二義：廣義的「無」，便是永遠的否定；狹義的「無」，便是否定的作用，便是負的方面的作用。譬如他說：

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照上面所述的幾點看來，如果沒有「無」，沒有否定作用，便一切的一切都不能表示作用了。

從菲希特(Fichte)而至黑格爾，都用正反合的方式說明辯證法。老子的「反」也取着同樣的方式，這是因爲辯證法本身必然的要依照着這方式而推演的。老子說：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道」本身為本質的同一性，揚棄一切有和無的規定，消失一切即自和對自的關係，僅為絕對的否定性之自己關係之同一，是故為「道生一」。但所謂同一性，即伏着絕對的不等性，正是齊物者齊其不齊之意。在同一性之中，潛伏着一切差異、對立和矛盾，是故為「一生二」。矛盾為一切運動的主因，有矛盾（正、反）就有矛盾的統一（合）。是故為「二生三」。一度統一，便發生一度的突變，萬物便從這裏面發生。是故為「三生萬物」。萬物的發生，都經過矛盾而達於統一，是謂「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可見老子的世界觀是深合於辯證法的原理的。

有些人以為老子是持「不爭」主義的，因此不能用辯證法去說明，這完全不懂得老子的思想。老子是中國思想界第一個革命家，就滿含着鬪爭的精神。老子不是主張「不爭」，而是主張用「不爭」的方法去爭，用否定的方法去爭，所以說「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爭是目的，不爭是手段，這是顯而易見的。

四 道與言的關係

老子開口便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名即是言，有言就有名。名是相對的，言也是相對的。莊子說齊物，物如何能齊呢？只有一個方法，便是非遺名言區別，便是「不言則齊」。所以他說：

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

要齊只好不言，只好不開口，一開口，就是相對的，就是不齊。說長就有短，說左就有右，說上就有下，只好聽其自然，所以說：

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莊子以為「言」是表示意見，說明事物的。結果還不過是一種意見而已。所以說：

言者有言。

卻不能表明事物的真相，所以說：

夫言非吹。

吹是表示萬物自然之聲的。萬物自然之聲，自生自滅，不像「言」充滿着個人主觀的意見。所以說：

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

吹可以喻「道」。「道」不是由「言」可以左右的，這即是說「道」不是由主觀的意見可以左右的。「言」只管有「言」，而「道」仍還是「道」。所以莊子提出這段話：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執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意思就是說，可言說性非有，難言說性非無。「道」還是那樣，不因言

多而「道」增，亦不因言少而「道」損。所以老子主張「道」常無名。莊子便主張「道」在不言。關於「道」與「言」的關係，莊子更有一段精警的議論：

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

這段話是說什麼地方都有道，什麼真偽都沒有定準，什麼言論都可成立，什麼是非都沒有定準。淺見之人在小成處見道，在榮華處見言，好像拿住一點道理，便當作全部真理看，大發其議論，弄得全世界成爲是非黑白之林，其實「道」並不給我們一口說盡，牠還是另有牠的所在。我們所把握的，所論證的，只不過代表「道」的一小部分而已。正如狄慈根(Dietzgen)所說的：「真理的本身並不全部跑進人類的頭腦，而僅只部分的躍入。……因爲這原因，概念或智識永遠不能全然與現實相吻合，總不過是現實的一小片。」每一個思想，必須認識出思想——就令是幻想或錯誤——都是現實和真理的一部分，然後能區別思想或見解的真偽。真偽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因爲真偽總包含在自然界之中，包含在整一的自然界之中。

莊子更進一步說道：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

因爲「道」本沒有封界，言語也沒有定準，用沒有一定的言語，說明沒有封界的「道」，當然愈說明便愈召紛糾。因爲你有一種說明，便有你

的一種是非；我有一種說明，便有我的一種是非；是非愈多。「道」反因而愈晦。莊子有一段文字說明從無物到有物，從有物到有封界，從有封界到有是非，說得非常顯明。我們從這段話裏面更可以認識「道」與「言」的關係。莊子說道：

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矣，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

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是非由於有言，有言便有眇，有眇便有左右，有倫義，有分辯，有競爭，所以莊子的根本思想，便是排遣名言。名言排遣淨盡了，道的真相纔呈露出來。

五 兩行之道

「道」與「言」雖有不同，我們雖然着重遣名遣言，以顯出道的真相，但名相和言語究竟不能不使用，我們仍然要把我們的工具弄正確些，把我們的名相和言語弄正確些，是這樣，纔能把「道」的真相的部分表現出來，纔有比較正確的是非。不過立刻要知道，這所謂正確的是非，畢竟不過是名言區別，在「道」的全體說來，名言又不成立了。這便叫做「以名遣名」，「以言遣言」。這便是兩行之道。譬如刷子和粉筆，都是物質體的一部分，當我們說刷子或粉筆的時候，刷子是刷子，粉筆是粉筆，不可以含混的。但立刻要知道：刷子或粉筆畢竟不過是名相

的不同，實際上牠們是一體的，都屬於同一物質體。是這樣，刷子或粉筆的名稱又不能成立了。一面肯定世間一切的名相，一面又否定世間一切的名相，這便是兩行之道。所以莊子說：

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

是非在人事界是分別得很清楚的，若在自然界便無所謂是非了，是非便共同休息於自然均平的境界了。正如狄慈根所說的：「貓與豹雖是貓的不同的物種，但同屬於貓類，所以真的和偽的思想，雖有許多差異，而是屬於同一類的。因為真理是非常偉大的，萬物都被包括在裏面。」

如果不明兩行之道，勢必至作許多無謂的爭執，不爭其所當爭，而爭其所不必爭。例如：

狙公賦茅，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

這是何等可笑的事情啊！這只有認識出宇宙的二重性的人，知道世界的單元的性質是有限同時又是無限，是特殊同時又是普遍的人，纔根本明瞭世間一切的是非可否，都不過是假立的區別，或暫定的名稱，在一定有限的範圍內，是不得不如此的。若在物質體的整個世界裏面，便這些計較，根本用不着了。所以能夠透澈兩行之道的人，便明白莊子所說的下面的一段道理：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其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莊子的意思，以爲自然界是個整體，是無所不包的，真偽是非，都包括在裏面。一切都是真理之一部，錯誤也是真理之一部。所以說：「儒墨之辨，吾所不能同也；各冥其分，吾所不能異也。」我們對於是非真偽，要麼弄個永久的排遺辦法，只有任其自然，所謂「大道不稱，大辯不言，」一稱一言，便是非真偽終無由排遺。所以莊子有這樣的結論：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以明」便是聽其自然的意思。老子重「襲明」，莊子重「以明」，又重「因是」，是同一的看法。

六 主觀與客觀的統一

關於主觀與客觀的統一，莊子的見解，正與費爾巴哈（Feuerbach）相類似。費爾巴哈以爲我的身上含有「我」與「你」兩個成分，所以主觀與客觀，便統一於我的身上。莊子也以爲我身上含有主觀與客觀兩成分，並且把主觀與客觀的道理說得更爲透澈。譬如他說：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這是說沒有一件事物不是客觀，也沒有一件事物不是主觀。主觀客觀是對待的，說到主觀就有客觀，說到客觀就有主觀。也可以說客觀出於主觀，主觀是由於客觀。不過單講客觀是不大顯明的，由主觀進窺客觀，是十分清楚的。但這裏面有一層重要的道理，便是主觀客觀是統一的。

所以莊子說道：

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

這就是說主觀客觀是統一的，主觀客觀統一於我的身上。說到方生就含着方死，說到方死就含着方生。說到方可就含着方不可，說到方不可就含着方可；說到因是就含着因非，說到因非就含着因是。我的主觀上覺得我是對的，而在我的客觀上就反映着一個不對的。在對待的地方就是統一的地方。因此莊子說道：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這就很顯明的說，主觀也即是客觀，客觀也即是主觀。客觀也有一個是非，主觀也有一個是非。既主觀客觀是統一的，既主觀客觀都屬於整一的物質體，整一的自然界，那又有甚麼主客之分呢？既無主客之分，那又有甚麼對待呢？沒有對待，便是一切認識的總樞紐，便是「道樞」。在這「道樞」裏面，有無窮的是非，有無窮的真偽。說不勝說，莫若聽其自明。莊子這段道理，簡直把唯物辯證法的認識原理，說得十分透澈。難怪他說：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馬」與「非馬」統一於物，「指」與「非指」也統一於物，物與非

物統一於自然界，根本沒有甚麼不同。天地萬物都不過是世界的單元性質具現的結果。世界的單元性質具現於天地萬物，具現於一指，具現於一馬；而天地萬物以及指與馬又具現於這性質，處處表現二重性，這便是道家的認識論的根本思想。

七 結語

老莊的辯證法，略如以上之說明。老子的實在論和莊子的認識論都建築在唯物辯證法之上。老莊本不能強分，然而老子對實在論上的貢獻，莊子對認識論上的貢獻，實在很大，這是很分明的。不過都談不上實踐，更談不上社會的實踐，也許是時代限制了他們吧！

老莊的辯證法在中國哲學史上確是很可注意的。老莊以後，便不容易找到這樣豐富的辯證的知識。不過老莊畢竟受着歷史條件的限制，所以在他們的思想中，又潛伏着不少的缺點。他們的辯證法當然不及黑格爾的辯證法之完備，更不及馬克思、恩格斯和伊里奇的辯證法之詳實而能得科學的證明。但他們能提出一個整全的世界觀，卻是很值得尊重的。

老莊的思想終究逃不出小農社會的鎖鑰，他們的辯證觀不是朝前的，而是向後的，所以要回到「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的原始社會去，所以成爲個人主義的隱遁，懷疑主義的桎梏，這是不能不加



關於否定律的兩種意見

亦巨
英炬

否定之否定律的把握與實踐

所謂否定的否定律，是表明每種事象，當其發展、進化及其所包含的因素表露出來時，這種現象就轉變為與原來完全相反的現象，就是所謂自己的否定；但這個否定還是要發生否定的，那個再否定就是使現象發展到更高更完滿的階段。

這是，不用說，最應當注意的是「再否定」要是使現象發展到更高更完滿的階段，不是循環，不是退化，而是必然的一種進化。

但是，還應當注意的是當其發展進化及其所包含的因素表露出來時，不管這個發展進化的時間可以拉長，可以縮短，但必需經過這一個時間，纔能轉變為原來相反的現象。

忽略前者，不用說你是墮入了唯心論的領域；忽略後者你就會落於機械觀的陷阱。

所謂進化發展，一直到否定，在這裏很明顯的是指出二種不同形式的變化，前者是說「漸變」，後者是說「突變」；一切的進化是含著這二種變化的。

精蟲與卵巢的結合，在母胎裏醱釀九個多月，纔成了可以出胎的人；這也是一個漸變與突變的例證。

大一點的，資產階級社會，在法國，是在牠出世前一世紀，就已在封建制度胎裏開始醱釀，這個醱釀就是漸變；而一直到這個資產階級成熟的過程完結時候，纔發生那突變的現象——有名的法國大革命。突變與漸變，因為二種主張者的爭執，許多人以為相反，其實，這不僅不相反，而且是相成的。

在「我們的批判者之批判」裏，蒲列漢諾夫就比我先說過：有一種意見只認為有漸變而抹去了突變，另一種以為只有突變，沒有漸變，以為漸變就是連接的小突變；而正確的認識論應當有第三種的意見：

突變是漸變的前提，漸變必要達到突變的。」

其實，蒲列漢諾夫，固然他是站到馬克斯的再否定的辯證法上的，但這幾句話，也只是把黑格爾的意思直接用下來而已。我們看黑格爾在他邏輯上的話，那大意是：

「……冥頑不靈的人們說到自然界的形成或消滅時候，就以爲將這種情形當做漸次地的發展或消滅就滿足。可是事實上，不但此量可變彼量，而且量可以由質變來，質可以由量變來的。在這種變化中，漸變的行程中斷，而新的現象出來，這新的現象的性質與原來的現象是完全不同的。」

很明顯，他這幾句話是在反對；就以「漸次地發展或消滅」而否認突變的主張。

水因溫度漸次的減少，到了某一個階段，就突變爲冰；水因溫度漸次的加增，到了某一個階段，就突變爲汽。這種例子，自從黑格爾起，每一個談辯證法的人都談到過的。

上面這些話好像幾何學上的公理一樣，看起來似乎很簡單，然而應用的時候，一不留心就會陷於錯誤的。我所以敢於把這些話再提到讀者的前面，是要使讀者與亦英先生注意，當亦英先生在系統地介紹哲學時候，無意識地陷落在這個似乎很簡單的錯誤裏面了。看他在那「論矛盾諸規律」的文中：

「否定所佔的過程，時常形成幾個階級。換言之，一種體系的否定，

並不都是一次就可完成的。化學上，酸性化爲鹼性，是經過中性的。太古時代的公產制度，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否定爲私產，是經過好幾個階級的。生產者公有財富，是原始社會的公產制度。到宗法社會，財富分配權，落於族長掌握中，這是公產制度的第一道否定。在封建社會中，財產的支配權屬於封建領土，而生產者則私有生產工具，這是公產制第二道否定。這時候，生產者還佔有生產工具。最後，一切生產工具和條件以及財富的支配權，完全集中於一部份人手中，而生產者就一無所有。這是公產制第三道的否定。從生產者公有財富的公產制，到生產者一無所有的私產制，是經過這些否定的。」

這裏，他把這個發展的過程，很機械一刀一刀切着，正是蒲列漢諾夫所指的主張只有突變，沒有漸變者了，這與他同文的前頁都不能相調和的。

在我們看來，這個歷史的發展，同「種稻的變化」是沒有什麼二樣的；他只有「否定之否定」而已。第一就是由生產者公有財富，變爲牠的反對物：「生產者私有財富」；又轉化爲榨取他人勞動者的私有財產，就是「資本家的私有財富」。除了這二個是突變外，其餘都只能算爲漸變的。

「種稻的變化」，在亦英先生是認爲二個階段的，其實，用他的方法來看，何等不可以說是還有許多？譬如說，第一個對於種子的否定是它發了芽，否定芽的秧，否定秧的是稻，是否定稻的穡是新穀。

芽與秧與稻的分別。注意過的人大概都可以知道：芽是穀的形狀還完全存在，不過穀上面有了一絲白髮而已，到了秧是穀已經裂開，主要的是它的絲莖了；一到稻，當然更明顯，根上已經尋不出穀的影子，而是完全不同的東西，就是說，從穀到稻，纔可以說是完全有穀的否定成立，纔可以說是突變，而所謂芽與秧，不過是漸變而已。

其實亦英先生並不是主張只有突變的人，他在下二節文中有這樣的語：「……這否定可以從矛盾第一次對立衝突的時候起，到矛盾發展得很成熟時候為止，換言之，在矛盾已顯示須要「否定」的解決時候起，到「否定」的條件色色俱備為止……」我們就立刻可以看出他是了解漸變的重要性的。

但，在他處置上面的問題時，他的確是在那漸變過程上，模糊了色色俱備的否定條件。什麼時候是「否定條件色色俱備」？什麼時候是「矛盾發展得很成熟」？這是辯證法應用上實踐上必需看清楚的，而這種能力的養成，照恩格斯的話來說：「這和其他一切情形相同，是必須依事實去學習！」

譬如，資本的一般形態是將某定額的貨幣否定為商品，再被否定為更多的貨幣，這是一個否定的否定；反之如果一個農夫把他所種出來的穀換作貨幣，貨幣買了布疋，這也是一個否定的否定。

這種不同的場合，就有不同的否定，就有不同的否定之再否定，所以，在反杜林格論說：「……否定的樣式第一是依着過程的一般性質，

其次是依着過程的特殊性質而規定的。」就是這個道理。

否定之否定律的好處，就在他簡單而合用。

一切科學上的研究，就是將對象方面的現象，性質，以及特點等處理成系統化簡單化，從舊的去發現新的！

辯證法就是用以處理一切問題，科學，以及行動的最好的方法，固然辯證法自身也沒有承認牠的絕對性。

否定之否定律之所以只要二個階段，就是辯證地合於這個辯證法的；如果不以這個觀點來量事物，而以「不一定階級」來量，則我們就沒有法子行動，就顯然是陷於機械觀的陷阱。

否定之否定律之所以只要二重否定，就是在實踐上，人們要把過去加現在（廣義地說的）的過程中尋出否定去把握新的否定，去努力新的否定；而且，確實的，人類社會就是這樣的一個開展；如果硬把它看成死的階段，那麼不是要照舊地下去，就是空想着的期待了。

機械論者說：「從原始公產制度」到「現在的私產制度」，照亦英先生輕輕地一說，「已經有了四個階段」，那末，從「現在的私產制度」到「將來的公產制度」，將有幾多的「未定的階段」呢？許多許多，第一個階段，就是安穩地做一世紀的工。這種見解，是向右走的。（巨炬）

一九三三，一五，晨一時四一分，於煙臺南山之麓。

應否定的如此「否定之否定」

我關於科學的方法論，曾經在東方雜誌第四號上，矛盾諸規律中，談到質變數變與否定的規律。巨炬先生提出幾個不同的意見。如果我對巨炬先生的理解力不錯的話，他對我的不同意，大概如下：

- 一 祇知突變不知漸變；
- 二 「否定」過程，機械的切斷；
- 三 將否定階段，過於拉長；
- 四 只知一個否定，不知尚有否定之否定。

我覺得巨炬先生是沒有能夠看清楚我的文章。我本來是妄想將比較不容易的哲學，用淺顯的文字表達出來。事實上竟使巨炬先生不能感覺淺明，這使我不得在未會重新研究這問題以前，將我在本誌第四號上文章的內容，摘個綱要，截錄如下。我對於「變化」的問題，在那裏認為：

- 一 一切體系都是在運動變化着的：有漸變，還有突變。（見該文，五〇至五一頁）
- 二 漸變與突變是相異而相容（五一頁）
是互相錯綜（五一頁）
又是互相矛盾（五一至五二頁）
- 三 這「質變」後的「數變」，「數變」後的「質變」，是必然發生的（五二頁）

這是我所說的，關於「變化律」的部份。繼續下去，就講「否定律」。

我認為：

- 一 一切體系，因為是運動的，都必然被否定（五二頁）
- 二 這「否定」是包括：
消滅（五二頁），保留（五二至五三頁），添加（五二至五三頁）；是有轉變，改造與蛻化的意義（五二至五三頁）
- 三 所謂否定，不僅是形式的否定，而且是內容的變更（五二至五三頁）
- 四 否定是運動的間斷（不是停止），即突變（五三頁）
- 五 否定是一種轉變，其過程有短，亦「往往」有長（五三頁）
還可有幾個階段（五三頁）
- 六 否定是進步性的（五三頁）
- 七 否定有早有遲，從條件存在時起，到完全成熟為止（五三至五四）；這一具體過程與程序，各有不同，應具體有規律地理解的（五四頁）
- 八 「否定之否定」的規律，並不是普遍可以運用的，因為牠祇把握一部份現實（五四頁）；咬定「三斷論」，是上黑格爾的當（五四頁）
- 九 如果特別重視「否定之否定」，當牠為宇宙一切運動的基本規律，那就是錯誤的見解（五五頁）

將巨炬先生的「抗議」與拙作的內容一比，則巨炬先生未免將

月亮看成了太陽了。我不僅將漸變與突變並重的研究，而且是非常詳細的條例清晰的敘述牠的內容。不幸巨炬先生，卻將這質變與數變律中最重的「內在矛盾又統一性」及其「錯綜性」完全一字不提，使一切例子與說明，都迫出如下的「一個命題：即數變與質變是兩種互相獨立的變化。這是我所絕對不能同意的。我始終認為，宇宙一切規律中基本的規律是矛盾統一律，連這「變化律」與「否定律」都是根據於牠的。巨炬先生式的「對立論」，我已經是批評過了。所以「其實亦英先生並不是主張只有突變的人，而巨炬先生正是「對立論」的擁護者。

巨炬先生說我將「否定」過程幾乎拉到「一世紀」長。這很是過慮。我是明說這過程有短，又往往有長，而且又有各種其他程序的。要知道一秒鐘並不見得短，而一世紀更算不得長。巨炬先生將原始公有財產否定為未來的公有財產，是長到連其間封建與資本制都不去理論了。這裏巨炬先生並不能拿出半個證據來否認我的主張，卻空喊一陣。巨炬先生不肯而又不懂得「否定」構造的內容無具體規律，卻因為一句「往往還延長很久時間，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話，暴跳如雷。結果，居然將「否定律」中基本的內容「揚棄」（如何「揚棄」，「揚棄」什麼）以及「否定」的「可能」與「現實」（否定怎樣成為可能，而如何實現，在哲學上就是操作內所屢次提及的「條件」問題）一字不提。這樣「否定律」變為變戲法：既不耐煩「否定」

中或長或短的過程，想坐在安樂椅上一瞥眼就過去，卻又耍「色色俱備的否定條件」似乎連「一世紀」還不夠。這否定律就變成隨心所欲的空話了。所以「這個發展進化的時間」本來是「可以拉長，可以縮短」（見巨炬先生原文）一下又嫌什麼太長太短了。

我在講否定當中，第一句話就是一切都要被否定。而巨炬先生因為我不「主張否定之否定」是普遍公律，就指責我是不主張「新的否定」的。這的確是開學術討論中的紀元。如果照巨炬先生的邏輯，則主張「否定之否定」如巨炬先生，豈不是「否定去把握」那「否定之否定」的東西之「再否定」嗎！既然一切都被否定，那不僅是「否定之否定」，還有否定之否定之否定……不過人是用不着這樣優，將否定說無窮遍的。

實際上主張「否定之否定」的人，其理論就在乎所謂正——反——合的焦點，就是巨炬先生所說的「更高更圓滿的階段」。這裏只要補充一句很重要的話，就是「這更高更圓滿的階段，是似乎類似前階級而實不同的」。譬如，原始公產與未來公產就是例子。如果這樣講法，則就不能機械地到處去應用「否定之否定」，正因為這條規律，並不是普遍的公律。試問現在的私產制，否定為公產，將來是否一定否定為更高級更圓滿的私產制呢？這裏的確「最難的」是具體的應用。這「只要兩個階段」不多不少的「否定過程」是有的，但是希少得很。硬把「三段一式的否定套在一切體系運動變化上，因是「簡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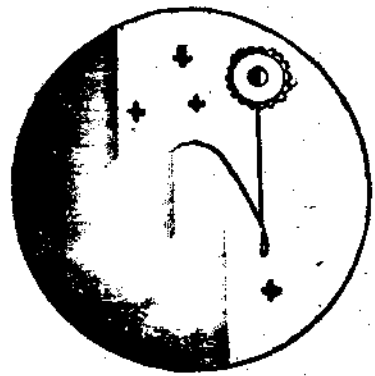
卻不「合用」更不是「否定之否定律的好處。」

巨炬先生，因為不懂哲學，生生的把「三段」論，弄成比機械還機械的公式了。巨炬先生為要滿足「三段」要求，竟不惜將封建私產制（社會學上又稱為封建生產關係）與資本私產制（資本生產關係）看成為一個體系，同是私產。為什麼更不徹底些說公產，私產，同是「產」呢？巨炬先生，用同樣的邏輯，覺得照我的見解，稻的變化，又可以分幾個階段。這顯然是將「體系」的認識，含混到了失去常識。封建私產制與資本私產制，是存在於根本不同的社會形態之下。牠們雖是互相交錯，卻不能將牠們混同的。而稻中芽花等等，是稻（與穀籽相較）的一個體系中內含的變化。而這內含的變化，卻不是簡單地像巨炬先生所說的什麼「芽是……穀上面有了一絲白髮而已……」。穀在稻這「否定」中，那裏只是這「髮」不「髮」而已，枝葉等之都有最密切的關係的。巨炬先生需要知道，地球與太陽可成爲一個體系，地球又可以自成一個體系，中國也可以自成一個體系；但是將太陽作爲一系與中國作爲一系來對比，正如穀與稻芽花等去對比一樣滑稽；更不能將太陽與中國劃成一個體系，與巨炬先生一個人的體系，互相對比；正如公產一系與兩種私產硬拼成一系來對比一樣。巨炬先生引用了許多前輩學者的話，卻祇是「大意」，那知先生所引的這些學者，都親筆寫過這「三段」的否定，不是普遍的，而是可有二段四段的，而且甚至於都說過，就從他們所據的「三段」例子，也可重分爲二段或四段。這是一「大

意」害了巨炬先生，拿殷鼎「大意」爲贗鼎了。

最使我代爲煩悶的，就是巨炬先生所舉的例子，卻都作爲他所倡導的理論的反證。「否定之否定」後的所謂「更高而似乎類似的階段」，在原始公產與無未來公產上是可以說得過去的。可是冰與汽有什麼地方類似，穀換布有什麼「高」「低」呢？而且這裏將縱的否定與橫的否定，滑稽得可笑地混說起來。或者這正如巨炬先生所說：「不同的場合，就有不同的否定，就有不同的否定之否定」吧。如果科學方法是這樣無規律的「具體」，而且還要「依事實去學習」這種「無規律」，那只要去請教經驗論好了。科學的方法要這「無規律」的「規律」，有甚麼用。處巨炬先生舉的穀，財產，資本，穀布交換四個否定例子，有四個樣子，列舉一萬個例子，就有一萬樣子。所謂規律，究竟在那裏？但是在「否定律」中，是非常具體而備舉了否定所取各種過程。

最後，我不得不說，巨炬先生是很奇怪的將「否定之否定」於「質變數變」兩律，混爲「否定之否定」一律；而輕描淡寫的說一句「否定之否定律的好處，就在他的簡單而合用」，將「矛盾統一律」也歸入「否定之否定律」中間去了。巨炬先生將他所說的「辯證法」與「否定之否定」律等同起來。這的確也是前人有說過的，祇不是巨炬先生所行的幾位罷了。故巨炬先生是主張「否定之否定」鐵一般的到處適用，而這否定與變化卻空洞無定的。他以為我是向右走，而我覺得他是東倒西歪。這樣的「否定之否定」，是應當先被否定的。（亦矣）



美國學生之左傾運動

潘楚基

(美國通訊)

一 緒言

誰都知道在資本主義發達到最高度的美國，學生的思想，極其平凡；學生的行爲，極其「安分」；他們是天之驕子，他們的人生觀，幾乎全在享樂；一提起他們，我們的腦海中頓時浮起了一個印象：金黃的頭髮，雪白的領子，時髦的西裝，發光的革履；一天到晚，除了上課以外，打打足球，鬪鬪紙牌，抱抱女人跳舞，如此而已！如此而已！然而，奇怪得很！文化這東西，螺旋似地發展着，傳播着；牠如颶風的吹來，竟非門羅主義所能阻擋。到今日，遠東式的歐洲式的左傾運動，居然在思想最落後的美國知識界裏散種發芽了。

誠然，大多數的美國學生，仍然是在打足球，鬪紙牌，抱抱女人跳舞，然而，一部份的人，確實在那邊「動」，而且動得很迅速；他們開始在那邊「不安分」，而且不安分的程度，已經發展到使統治者認識其嚴重性了。

領導這個運動的中心機關，是「全美學生同盟」(National Students League)。

二 同盟產生的時代背景

上述的左傾運動，全然是由國外輸入的麼？「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一切舊的社會制度，如果牠的原有使命未完成，雖有外力不能使之消滅；一切新的社會理想，如果牠的客觀條件未具備，雖有外力不能使之產生。假若今日的美國，依然保持着五年前的繁榮，即使有人拿很好的革命理論來向青年們宣傳，我敢擔保，很難得到同情的反應的。然而，不幸得很！人的一生活，由幼壯而老死；資本主義也具有同樣的命運，由萌芽而發達，由發達而衰亡，竟如循着軌道奔馳，無法避免的。今日的美國，已遠非元妃省親時候的大觀園了。牠的黃金時代已成過去；牠的缺點，正一點一點的逐漸地暴露出來。

在蘇聯成立十五週紀念會中，「美國學生同盟」的秘書斯洛安

(Ralph Sloan) 曾演說美國學生對於現狀的不滿，如增加學費，受強迫軍事教育，使從事帝國主義戰爭，以及畢業後沒有出路等等。美國學生對現狀不滿的原因很多，然而，仔細分析起來，根本的只是一個經濟恐慌在那裏作祟的。維，經濟恐慌對於美國在校的和出校的人們的襲擊太利害了。芝加哥大學教授 Charles H. Judd 在本年五月的社會學雜誌上說：「……公立學校經費減少數有的達百分之二十……在全部學校中，有百分之四十較以前一年減少了經費……減費的方法，有的是停辦，有的是合班，有的是由於教師們同意盡若干時期的純粹義務……」紐約時報在本年十一月記載：「芝加哥有整千整萬的教員半年以上沒有領到薪水。其中許多實際挨餓。因為食物營養不足致上課時暈倒的事實，已經是常見的事。」關於失業，據學生雜誌 (Student's Review) 調查，「單在紐約一城有八千已受檢定的教師和二千五百工程師空閒着。其他醫生律師堆積無數，有一個學校甚至歡迎他們的畢業生回去上課……紐約的百貨商店，要求雇員受過大學教育，但是每週給他們不到十五塊錢的薪水……在平時百分之六十的學生一面上課，一面可找到相當的職業，現在呢，能夠找到職業的只有極少數人了……」這些情形，是美國學生親眼看見的，這些痛苦，是他們已經親自嘗過或者即要經歷的，難道他們安心束手，聽命運支配麼？宜乎他們在全美學生同盟工作計劃書的序言裏有如下的兩段話了：

「引起世界恐慌和促成資本主義崩潰的經濟力量同時在打

破美國大學生的窄狹心胸了。在過去，環境允許甚至於強迫他們和社會的經濟的事實隔絕，到今天，由於現存制度衰落所引起的問題這樣關切的呈露，在他們的面前，迫得他們非注意非考慮不可了。這些問題是目前收入和將來職業的問題。這些問題是現存經濟制度下不可避免的大戰問題。這些問題的產生，由於大多數學生沒有方法適應一個衰落的垂亡的文化。這些問題是經濟鬭爭的結果，不肯停止在校門外的，而且一進「禁城」了，就要求學生們對於現在經濟的社會的利益來一個重新估價……」

三 同盟的成立及其簡史

一種社會運動的形成雖然有牠的基本原因，然而牠的爆發，時常假借其他的偶然事件 Occasion，如上所述，美國學生的左傾，根本由於經濟上不景氣的侵襲。然而這個運動的開始，卻並不是要求減少學費，或要求解決失業問題，而是由於下述的兩樁偶發事件：

(一) 黑人被誣強姦白女事件 一九三一年三月有九個年紀很輕的黑人（最大的二十歲，最小的十三歲）乘着貨車到孟菲司 (Memphis) 去找工做，在途中被郡執法官逮捕，把他們和兩個喬裝男子的浪蕩白女一併拘禁起來。又賄囑白女誣稱被黑人輪姦。於是全境鼎沸，認為是白人莫大的恥辱，於是用私刑審訊，判定將他們在七月內的一個節日燒死。但是後來國際勞工保護會出來為他們鳴不平，巴黎

柏林維也納等處。都舉行羣衆大會援救他們。這一幕悲劇繼續表演。世界的輿論如此。美國的智識界當然也不能坐視。這時許多青年學生就醞釀一種運動來平反這個冤案。

(二)哥倫比亞日報編輯被毆事件 同年這個時候，哥倫比亞大學校刊 *Columbia Spectator* 的編輯赫里司 (Reed Harris) 發表一篇文章，批評學校的體育政策。他認爲學校以金錢雇用一些無心讀書專以踢足球爲職業的人來爭校譽，是敗壞學生道德的行爲。學校當局異常震怒，把他斥退。這一舉引起學生的公憤，認爲是侵犯學生的言論自由，於是空前的三千人大罷課在美國開新紀元了。一場軒然大波，直到赫里司恢復學籍方才平息。

當哥倫比亞大罷課的時候，紐約各校的社會問題研究會 (Social Problems Club) 都踴躍援助，不久他們就組織一個紐約學生同盟。來做他們的中心領導機關。後來哈佛等大學都參加了，許多教授也對他們表同情，於是他們索性擴大起來，把同盟變爲全國的。去年六月在紐約召集第一次的全國執行委員會會議，決定工作方針，嗣後即分向各州發展，到現在支部遍佈四十八州，有支部的大學共達百餘校。本年十二月底，將在芝加哥召集全國第二次代表會議。今後如何更發展會務，自必爲會中討論的一個最重要問題了。

四 同盟的綱領和要求

關於同盟的綱領我把牠們譯在下面：

(一)我們主張爲學識自由而作長期的奮鬥，直到無論教授或同學們都不會被束縛其言論自由，也不會因爲個人政治的或宗教的信仰而受懲戒。(二)我們計劃並且領導同學們在學校裏作要求改善自身經濟狀況的鬥爭。(三)我們主張聯合並實際幫助別國的革命學生運動，特別是美屬殖民地學生與農工合作的革命運動。(四)我們主張反對校內校外的種族的或國家的歧視。(五)我們主張揭露並反對美國正在進行中的法西斯蒂運動，他們所謂全國的或社會的統制計劃，是要把政府放在資本家直接控制之下。(六)我們主張暴露在今日資本主義之下文化衰微，社會沒落的情形。(七)我們的學生運動負了歷史上的責任，使蘇聯的成功爲大家所知，促進承認蘇聯，保衛蘇聯。(八)我們主張很堅決地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反對這種戰爭的準備，反對利用學校爲這種準備的企圖。(九)我們主張暴露「德謨克拉西」的虛偽，在資本主義下「代議政治」代表勞動階級的不可能，勞動階級言論出版集會自由等基本權利之普遍的被剝奪，階級鬥爭之嚴厲的被壓制。(十)我們主張參加勞動階級的鬥爭。(十一)我們將積極贊助美國無數失業勞動者關於失業保險的要求。

關於同盟的要求，我仍然譯出來如下：

(一)我們要求課外活動不受干涉，學校出版物不受檢查，刊物

的編輯者不能因個人政治的或經濟的見解而受懲戒。學生團體應當不受稽察，應當被准許可以與外界任何團體發生關係。(一)我們要求給黑人與其他弱小民族社會上政治上的完全平等。(二)我們要求女子在教育上職業上機會與男子同等。(四)我們要求取消體育中的「明星制度」(Star System)。(五)我們要求凡有人口二萬五千或以上的城設立一個完全免費的市立學院(College)。(六)我們要求免收過度的學費、宿費、書籍費、餐費和實驗費。(七)我們要求增加市立和省立學院的經費，以期實驗室與課室的設備能夠與較好的私立學校平等。(八)我們要求給畢業或離校的學生以失業保險。這筆保險費，在學生一離校就要發給，一直發到他找到了職業。(九)我們要求設立一個免費的職業介紹所與學生失業保險局合作。(十)我們要求政府從高級所得稅中撥一部份幫助學生完成全學業。(十一)我們要求取消「後備軍官訓練團」(Reserved Officers Training Corps)和學校中各種方式的軍事訓練與軍事準備。(十二)我們要求取消各種方式的強迫宗教儀式。

五 同盟的活動

同盟成立，不過一年多，關於現時的活動，我們看出來，約分下列幾項：

(一)宣傳 同盟最大的活動，似乎還在宣傳方面。宣傳的工具約

如下：(1)刊物 除臨時刊物外，對外公關宣傳的定期刊物名 *Circle* *its Review* 每月一本；對內(下級)指導的定期刊物名 "National Organizer" 每兩星期由中央機關發下一次。(2)辯論會。(3)談話會。(4)放浪革命的電影。(5)演講 在美國聽演講大都是要買票的，但是同盟卻時常請些名人作免費的演講。

(二)組織 同盟的第二項活動就是發展組織。這裏所採的方式有二：在對同盟不積極干涉的學校裏，他們就組織支部；在絕對不容許同盟存在的學校裏，他們就設法組織名稱不同而性質類似的團體，如社會問題研究會，自由同盟及學生非戰同盟等。在有的學校中兩類團體同時存在着，如米希根大學就是一例。第二類的團體現時也活動異常，歐戰休戰紀念日，米希根大學舉行盛大的紀念會，省防軍及後備軍官訓練團都雄糾糾氣昂昂的武裝整隊入場，但是會場門口卻站了許多學生在那裏散發非戰的傳單，針鋒相對，恰是有趣。

(三)研究 所謂研究的對象大概是經濟的社會的各種情形。除純粹的研究所得在同盟的機關報或小冊發表外，他們還時常組織團體到工人區域裏去作實際的調查。(他們曾到康士其州及意大利諾煤礦區等處作調查，被驅逐或逮捕押送出境，因為當地行政當局認為他們的目的是在鼓動工人。)

(四)參與學潮 同盟的第四項活動，是參與和襄助各校學生關於經濟的政治的教育的社會的鬭爭。年來美國的學潮疊起，如加州大

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本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狄屈羅市立學院(Detroit City College)波羅克林學院(Brooklyn College)脫拉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ledo)等校學生的反對增費運動、菲斯凱大學(Fisk University)女生的反對合併房間運動、西南大學(South Western University)學生的反抗無理由革退教授運動、同盟分子都極力的贊助與參加。

(五)反抗排外 這裏所謂排外，是指美政府對於非白人或非美國人的歧視和壓迫。同盟都與以反對，其最重要的有下列諸事件：(1)反對新頒移民律 美政府新頒移民律，外國學生登岸時須納保證金五百元，並絕對禁止其工作，同盟極力反對。哥倫比亞大學學生尤為活動。(2)反對設置黑人專校。(3)援助魏明華赴歐 加州大學中國學生魏明華作一論文，名中國之共產黨，美當局認其在美宣傳赤化，將押送回中國，同盟分子起而猛烈反對，當局不得不取消前議，結果由他們集資助魏到德俄兩國去了。(4)援助古巴革命學生 古巴政府壓迫學生甚為嚴厲，同盟認其為美政府的工具，所以極力反對美政府對古巴的政策。本年八月底同盟分子在紐約古巴總領事署前大示威，要求釋放被捕學生與教員。

(六)國外活動 美國學生現在不甘於過去的與世界隔離，他們要求參與國際的活動。現時可以看出有兩樁事：(1)參觀蘇俄 他們近來時常發起組織團體到俄國去參觀。參觀回來，在刊物上發表其

所聞見，以改變美國人對俄的態度。(2)參加國際革命學生大會 本年八月底世界非戰大會在荷蘭亞姆斯特丹舉行時，各國革命學生也舉行盛大的集會。同盟派了代表參加，博得國際的好感。

六 同盟對各政黨及勞工團體的態度

同盟對各大政黨及勞工團體的態度，大概如下：

共和黨與民主黨——同盟視為一邱之貉，都是代表資本家的。關於美國的不景氣，同盟雖不如民主黨一樣認為完全要由共和黨負責，然而同盟認為共和黨應負相當的責任。對於胡佛的反對失業救濟費與民主黨的忽視黑人，同盟都有很冷酷的批評。

社會黨——社會黨為美國第三大政黨，其勢力的增長在這次選舉中很可以看出，但是同盟認為牠的主張雖然較之上述兩黨為佳，然而充其極不過做到德國的社會民主黨、英國的工黨一樣，只能修改資本主義的若干缺陷，而不能徹底的解決大眾的經濟問題。

共產黨——我會詢問汲非子君同盟對於第三國際及共產黨有無關係，他的答語是否定的。但是他認為共產黨最能接受同盟的主張。(同盟在此次大選前，會將其主張向各政黨提出，要求其答覆，共產黨候選總統福士特(Foster)完全接受。)

美國總工會——汲非子君言美國總工會(A. F. L.)的入會費太高，會員已趨於資產階級化，而且他們與資本家太接近，又不作

政治的鬭爭，所以同盟認為牠不能代表工人。

職工聯合同盟——據汲菲子君言同盟對職工聯合同盟(U. D. U. L.)較表同情，因為牠的入會費很低，較有平民色彩，而且各職工比較能合作，不為資方所離間。

七 政府及學校當局對同盟的態度

同盟的宗旨與活動如上所述，當然不是代表資本家的政府所高興的。然而據汲菲子君所言，自同盟成立以來，除與警察衝突十餘次外（如本年十月紐約市立學院學生五百人因召集大會抗議學校革退教授約翰孫事之與警察衝突等）政府尚未採取積極的干涉態度，至於學校當局對同盟的態度，約分兩類：

(一)消極的放任 如米希根大學，哈佛大學，康奈爾大學，特格塞司大學，康蒙威司學院等，都容許同盟的存在。

(二)積極的壓迫 壓迫的方式有兩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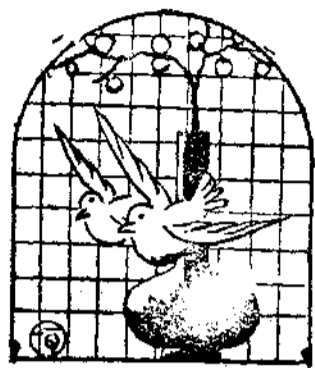
(1)不認可同盟之存在 如威斯康辛大學等，不准同盟成立。

(2)革退贊助同盟之教授 美國近年時有學校當局革退左傾教授的事件，最著名的例子，如野利威學院(Olivet College)的革退

邁伯屈(Kirkpatrick)，本薛文尼亞大學的革退歐伯直(Auerbach)，禾海禾大學的革退冒利(Wesley Maurer)，華盛頓大學的革退司徒恩(Bernard J. Stern)，禾海禾州立大學的革退米勒(Herbert Adolphus Miller)，西南大學的革退格納(Leo Gallagher)，紐約市立學院的革退約翰生(Oakley Johnson)等。

全國學生同盟的現狀已如上述，但這個運動的前途，究竟會怎樣呢？我以為美國學生的左傾運動之興起，最大的是經濟的原因。如果羅斯福政府能夠把這個不景氣問題解決，能夠把美國返老還童，全國人民重新走入欣欣向榮之境，或者因為美國人的「個人自由」，「法律神聖」，「財產權神聖」等觀念植根之深，這個運動竟不會有長足的發展，或者甚至於凋落。如果資本主義的喪鐘已經響了，或者牠的病症確實已經到了第三期，雖扁鵲復生，而膏肓之疾已無法救治，則這把星之火的延燒，只有看見牠「遍野」，「燎原」而「不可撻還」的；我們站在太平洋之西岸看吧！

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於美國米希根



赤都的新景象（莫斯科通訊）

冰清

教堂十字架多於工廠煙囪的「白石砌成」的莫斯科，紡織佔產業三分之二的「紗布織成」的莫斯科，無疑的，已經過去了。舊日爲沙皇主義堡壘的莫斯科，現時已成爲布爾雪維克的赤都；舊日爲國際反動壁障的莫斯科，現時已成爲世界革命的熔爐；泥濘的石路，已鋪上堅固的水門汀；荒野的廣場，已闢爲美麗的公園；路旁的樹木，新式的房子以及自來水管都正在積極擴充之中。夜裏路燈花蓋的回光，煥彩輝煌，如同白晝；雄糾糾的工人，活潑潑的姑娘，塞滿街道，多如過江之鱗。一出門口就可以看到嶄新的電車和汽車。蹣跚不前的馬車，現在已經完全淘汰了。醉醺醺酒漢之叫喊，已爲樂融融的音樂跳舞團所代替了。爲國內戰爭破彈所射穿的克林姆宮牆之彈痕，已爲警醒大眾的社會主義之標語所遮蓋；中山大學對面的耶穌救世主大教堂，也改爲蘇維埃之宮殿；紅場新建的列寧墓，終日遊人萬千；城中革命博物館，觀者如堵。暮氣沈沈的莫斯科，已經變爲朝氣勃勃的莫斯科了。

現時的莫斯科，真的是蘇聯全國工業化的槓杆，是取得蘇聯經濟獨立的武器；牠是新文化和新科學的實驗室；牠是幹部人材的養成所。莫斯科的無產者，把握着國際工人運動的經驗及國內戰爭的教訓，在社會主義戰線上，接二連三的着着勝利，蘇聯一切黨政問題之爭論，莫斯科無產者之意見和態度具有決定之意義。他們是擁護聯邦共產黨之總路線，而反對形形色色的機會主義者，右傾及調和派之急先鋒。

莫斯科是蘇聯最大和最老的工業區之一。牠只佔全蘇聯面積的一百二十五分之一，而居民卻佔蘇聯人口總數的十四分之一（二百七十八萬一千人）。蘇聯城市居民有七分之一都住在莫斯科，蘇聯產業工人有五分之一都聚集在莫斯科，莫斯科的工業生產品約佔蘇聯全國工業生產品總量的四分之一。

莫斯科區亦爲蘇聯天然富源最豐饒的區域之一。計藏煤六千萬

噸，存泥煤一千萬噸，藏鐵礦五百萬噸；其他如磷素和加利礦亦非常之多。莫斯科區出產的原料及燃料，也足以供給這些工業而有餘。沙皇時代俄國資本主義的盲目力量，把莫斯科工業的發展引向另一方面跑去，而懷抱裏蘊藏的富源依然未被觸動，那個時候，莫斯科區的工業大部分是紡織工業，而且是倚靠遠方運來的原料和燃料。

取得十月革命勝利的蘇聯無產者，按着科學的計劃，把生產力作合理的分配，莫斯科才迅速地展開真正工業化的圖畫，變成生產生產工具之偉大區域。

只在不久以前才完成的第一屆五年計劃，很快地把「紗布的」莫斯科變為「五金的」莫斯科了。在全部工業生產極大膨漲的霧圍下，莫斯科區於四年中把重工業部分從百分之二十增加至百分之三十八。如果一九三一年莫斯科區全部工業的生產品比戰前只增加二倍，那末，五金工業的生產品比一九一三年的水準實提高了三倍多。在第一屆五年計劃時期中，莫斯科區全部工業生產品增加了二倍，而重工業品則增加了四倍，產業工人的數目平均增加了一倍半，在重工業中增加了二倍。

莫斯科已成爲蘇聯機器製造電汽技術和化學的大城市了。蘇聯化學及自動機之產品，有一半是由莫斯科區域供給的。電汽技術品有百分之四十，也是由莫斯科區出產的。

在資本主義時代萌芽的舊式的機器製造廠，蘇聯政府已經加以

根本的改造，只有一個克倫敏斯基製造廠，在一九三二年出產的火車頭電車及發動機，其價值已超過七千二百萬盧布之多，此外斯大林製造廠及加哥諾味亦製造廠每年出產的汽車及耕種機的附件，亦達二千四百萬具。中央製鐵廠每年出產質量極佳的鐵片有四萬五千張。莫斯科區的電汽工業品在第一屆五年計劃時期中亦增加了七倍，佔全蘇聯電汽生產品的十分之四。

工廠之更加專門和化合作社化，是第二屆五年計劃指給莫斯科區機器製造業應走的道路。在這個部門中，將來更將取得無量的新勝利；且將全部都依靠莫斯科區出產的黑色金屬。帝俄時代莫斯科的資本家絕料不到他的工廠改造爲「鐮刀與斧頭」工廠之後，每年出產的鋼鐵足供全蘇聯製造自動機的材料。電汽鋼鐵製造廠之改造，現已完竣，每年可出產十二萬噸很好的鋼鐵，比美國最大的製鋼廠要大兩倍，比克魯迫製鋼廠要大四倍。克梭高斯基工廠，正在擴大，新士利斯基工廠，也在建築之中。

蘇聯的敵人拉利赤夫和亞蘭金用一切力量，企圖破壞莫斯科附近的煤炭區域，他們想把工業中心的原料，完全倚賴於頓河流域的煤礦及高加索的煤油，以便陰謀者進攻時，首先就把莫斯科和燃料的出產地切斷，而致其死命。莫斯科的布爾雪維克撲滅了「害蟲」之後，就努力於穩固的燃料根據地之創立。一九三二年，莫斯科區出產的煤炭比一九一三年多十倍，泥煤的開採，比戰前的水準也提高了五倍。莫斯

科的電站有三分之二是利用當地的燃料。莫斯科區的電汽化也佔蘇聯之第一位，一九三二年其電站的電力已達到五十七萬七千啓羅瓦脫時。

莫斯科現時已着手建築波卜利斯基、瓦克利斯基、烏格利斯基化學大組合，主要的是在製造農業的肥料。在愛舍莫夫斯基街，建築着蘇聯第三個最大的橡皮工廠。

莫斯科區的輕工業部分，在蘇聯工業中的比重雖相當的降低，但牠的發展也很可觀。在第一屆五年計劃時期中，增加了百分之二十，比戰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半。在同時期中，食品工業增加了七倍。現時已着手建築極大的莫斯科肉類新組合。

社會主義的大工業和小商品的農業間之「剪刀」形式，為過去莫斯科區之大缺點，對農村經濟說來，莫斯科是一個消費地帶。蘇聯政府現在提出一個戰鬥的任務，就是要把莫斯科由消費地帶變為生產地帶，變為亞麻、番薯、牛奶之社會主義製造廠地帶。莫斯科的無產者，在這一個最困難的戰線上，也已獲得偉大的勝利。莫斯科區的播種場逐年增加，比戰前已提高了百分之十五。在最近三年中，亞麻的種植增加了兩倍，青菜和番薯的種植，也增加了兩倍。亞麻的屯積從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九一；番薯百分之二九；無疑的，莫斯科區現時已由農村經濟的消費地帶變為生產地帶了。此種勝利，是社會主義技術改造農村經濟及消滅富農階級之結果。現時莫斯科區的農

民已有一半加入集體農場，對於私有的農民現正極力吸收。

莫斯科區不僅是蘇聯工業的中心，而且是商業的中心。蘇維埃政府為要改善產業工人之供給，正在積極發展莫斯科區的商業。為發展集體農場的商業起見，在莫斯科建設許多新式的市場；同時展開大眾消費的商品生產。蘇聯全國的對內貿易，有三分之一是集中在莫斯科區。莫斯科的商品交易所，佔全蘇聯商品流通的百分之七十。國營商業有百分之八十八，其餘盡為合作社所囊括，私人的，佔極小的部分。在莫斯科區的商業機關，有一萬四千五百餘所，工作人員有九萬二千二百餘人。

莫斯科是蘇聯的鐵路大樞紐，有十一條鐵路幹線均以莫斯科為出發點，得運河的幫助，莫斯科與四個海口之主要通商口岸均有密切的聯繫。自十月革命後，莫斯科的運輸已改變其本來面目，莫斯科近郊的鐵路現已完全電汽化了。從莫斯科至頓巴斯的水道正在開鑿之中。窩瓦河至莫斯科的運河，也已着手建築。莫斯科將成為蘇聯的要港。

莫斯科不僅是蘇聯工商業的中心，而且已成為蘇聯文化之巨庫。著名的共產主義學院，馬克斯、昂格斯學院，列寧學院，立街旁，顯示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之勝利。國際農業學院，紅色教授大學，東方大學，西方大學，國立莫斯科第一大學，第二大學及舍味道洛夫大學等，每年訓練整千整萬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家和實行家。其他如蘇聯建設學院，工學院，農學院，社會學院及藝術學院等更是到處林立，不勝枚舉。莫斯

科區各大學裏面的女生的佔全數學生百分之三十，其中有百分之五十六是學醫的，百分之六十一是學教育的。最大的工廠大學有三十四所，博物館有二百一十一所，其中有九個是革命歷史的，五十七個是歷史和文化的，六個是藝術的，二十九個是自然科學的，十七個是農村經濟的，三十二個是技術的，十四個是教育的。最著名的是革命歷史博物館，列寧博物館，紅軍博物館，民族博物館，考古藝術博物館及反宗教博物館等。莫斯科的動物園，是蘇聯設備最齊全的動物園之一，「文化和休息」公園亦為大眾所稱道不置。

莫斯科專門的圖書館有二十一所，普通的圖書館有五百六十七所，其他博物院及高級學校附屬的圖書館不計在內。其中列寧圖書館以藏書極富，著稱於世。

莫斯科出版的日報有五十餘種，計有八百萬多份，其中以新聞報

及真理報最為著名。莫斯科出版的雜誌有五百九十餘種，其中以共產國際布爾雪維克在馬克思主義旗下馬克思主義與文學及高爾基主編的社會主義建設之成績影響最大。

莫斯科區識字的居民佔百分之九十二，其中男的佔百分之九十四，女佔百分之八十九。自八歲至十一歲的兒童施行強迫普及教育之後，莫斯科的初級學校增至四百餘所，殘廢及盲啞學校亦有十餘所，幼稚園有二百九十七所，被吸收的兒童約有三萬多，普通職業學校有四百四十五所。此種新文化發達的程度，為現代世界上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所不及。無怪蘇聯的領袖們要很驕傲地說「最近我們的國人很少有不識字的」了。

一九三二年二月一日、寄自莫斯科。

新刊介紹

藝術月刊 摩社出版

藝術月刊係藝術旬刊擴充而成。旬刊已出十二期，向受讀者推許為國內唯一之藝術雜誌。茲更加大改進，內容益見精彩，執筆者多一時藝術界名流，如王濟遠、李寶泉等。凡愛好藝術者，不可不定閱。定價全年十二册大洋三元，預定處上海菜市路四四〇號美術用品社。

商務印書館最近出版新書

懷疑論集 漢譯名著 一冊 定價二元五角

現代國家自由論 社會學科 何子恆譯 一冊 定價四角

中國土地制度 陳登元著 一冊 定價一元六角

馬寅初經濟論文集 第一集 馬寅初著 一冊 定價二元五角

國際私法 新時代 于能模編 一冊 定價七角

貿易 小叢書 陳長津譯 一冊 定價三角

中國典當業 小叢書 楊繼遇著 一冊 定價二角五分

婚姻 小叢書 岑步文譯 一冊 定價二角

金屬學 小叢書 駱樹勳著 一冊 定價五角

生存互助論 小叢書 吳克剛譯 一冊 定價二角

神經病學 吳祥暉著 一冊 定價二元

重要內科病概說 小叢書 顧壽白編 一冊 定價三角

肺炎 小叢書 劉繩繩編 一冊 定價二角

眼病 小叢書 劉繩繩編 一冊 定價二角五分

良藥與毒藥 小叢書 江愈編 一冊 定價二角

食物常識 小叢書 上官悟塵編 一冊 定價二角五分

哺乳兒養育法 小叢書 顧守民編 一冊 定價三角五分

化學戰爭概論 孫傑譯編 一冊 定價四角

公司財政 小叢書 孔祥熙編 一冊 定價四角

果樹園經營法 小叢書 王太乙編 一冊 定價三角

詞學通論 小叢書 吳梅著 一冊 定價五角

瓦輪斯丹 漢譯名著 胡仁源譯 一冊 定價二元二角

巴西童話 世界兒童文學叢書 王煥章譯 一冊 定價二角

孔子 兒童叢書 胡寄塵編 一冊 定價一角

麥哲倫 小叢書 劉庚如編 一冊 定價二角

華盛頓 英文世界名人傳記 一冊 定價五角

兀良哈及韃靼考 陳捷陳清泉合譯 一冊 定價二角五分



外埠日期星 21:12

商務印書館

最新出版新書

外 除 日 期 星

家常衛生烹調 <small>指南</small>	家庭賬簿	文 鍵	戰時國際法 <small>百叢書</small>	中國古田制考 <small>小叢書</small>	中國新工業史 <small>大綱</small>	社會經濟學撮要 <small>社會科學叢書</small>	中國政治思想史大綱	世界宗教史 <small>百叢書</small>	近五大家倫理學 <small>哲學叢書</small>	青年期心理學 <small>師範叢書</small>	快樂的心理 <small>社會科學叢書</small>
封胡編	本館編	陳著	顧編	謝著	顧編	林著	仁著	錢編	彭譯	沈編	熙子譯
六一角冊	七一角冊	八一角冊	五四一分角冊	三一角冊	一元冊	三一角冊	二一角冊	五一角冊	七一角冊	四一角冊	五一角冊
遼金元軍及金代考	代元蒙漢色目考	蒙古史研究	全謝山先生年譜 <small>中國史學叢書</small>	黃梨洲學譜	浙東學派溯源 <small>小叢書</small>	世界幼稚時代	世界人種誌 <small>新時代史地叢書</small>	近代地理學	心病者 <small>世界文學名著</small>	英雄與英雄崇拜 <small>世界文學名著</small>	造林法 <small>農藝叢書</small>
陳譯	陳譯	陳譯	蔣著	謝著	何著	俞著	林著	王著	郭著	白著	民編
五三一分角冊	三一角冊	四一角冊	七一角冊	五一角冊	五五一分角冊	五一角冊	七一角冊	五一角冊	五四一分角冊	二一角冊	二一角冊



經濟情報

各大國中央銀行年底之存金額

在本情報第一次材料中，曾經將銀行現金集中，信用凝結的統計發表過。這是因為經濟衰微，百業凋零，資本祇有縮小，所以貸款的數額大減。雖有無數企業，極願意借得款子，以挽救破產，卻因為營業前途的暗淡，銀行方面就不肯貸款。現在將一九三二年底各大國的中央銀行現金儲備額列表如下：

銀行名稱	一九三二年底	一九三一年底	增減
聯邦儲備銀行	三,二八,五〇〇,〇〇〇美金	二,九七,五〇〇,〇〇〇美金	增
英蘭銀行	二〇,五九,六七三鎊	二二,五八,七三三鎊	減
法蘭西銀行	八三,二九,五〇〇,〇〇〇法郎	四六,一七四,〇〇〇法郎	增
意大利銀行	五,八六,九〇〇,〇〇〇里爾	五,六六,〇〇〇,〇〇〇里爾	增
日本銀行	四七,〇三三,〇〇〇日金	五八,〇〇六,〇〇〇日金	減

美法兩國現金還是增加，而英日兩國還是減少。英日兩國前年因現金流出，而廢止金本位，仍舊不能防止金的「自然」流動。

英國投資的變態

全英國在一九三二年所新投的資本總額，約計多一萬萬八千九百萬鎊，較之一九三一年的一萬萬零三百萬鎊，計增加八千七百萬鎊。這應該可以證明，去年資本經濟是表示了轉機。其實不然。這巨額增投的資本，主要的是借給政府，去整理國債的。著名的所謂 Conversion 所需之款，佔上述新投資額的大半。這種投資，一點沒有生產的意義，對經濟毫不發生促進的作用。恰巧相反，這適足以表示，在資本失利的時候，政府用整理國債的名義，而變相的實行「津貼」資本家。

一萬萬八千九百萬鎊投資的內容及其與一九三一年的比較情形如下：

投資名稱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一年
政府借款	四,二七,六〇〇,〇〇〇	四,八二〇,〇〇〇
外國政府借款	一,七四〇,〇〇〇	無
公用機關借款	八,〇〇七,〇〇〇	二七,〇八九,〇〇〇
其他	一,八六〇,〇〇〇	二九,九四九,〇〇〇

鐵路投資	無	三,四七三,五〇〇	五,七五〇,〇〇〇	八,一六三,五〇〇
外國鐵路投資	二,九二〇,〇〇〇	無	無	無
煤礦投資	九,三三三,二〇〇	五,四一〇,〇〇〇	一,八五〇,〇〇〇	七,六〇〇,〇〇〇
開植與投資公司	二,九四九,五〇〇	三,天,五〇〇	二,〇五〇,〇〇〇	二,三九二,六〇〇
商業投資	一〇,三六八,〇〇〇	無	三,四八三,〇〇〇	三,四八三,〇〇〇
地產投資	一三九,七〇〇	四,六二〇,一〇〇	一,七六六,五〇〇	一,七六六,五〇〇
橡皮投資	一七四,八〇〇	四三,一〇〇	四七,五〇〇	八九,七〇〇
鋼鐵煤工程投資	六七,五〇〇	三七八,二〇〇	無	三六,一〇〇
電業投資	四,三七一,一〇〇	四,八八五,〇〇〇	一,六六〇,七〇〇	六,五四六,一〇〇
電車與公共汽車	九六,〇〇〇	無	無	無
汽車業	七,一〇三,三〇〇	無	無	無
水與瓦斯	四九,〇〇〇	二六九,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二九,〇〇〇
銀行與保險	一三六,四〇〇	無	無	無
港,灣,船業,娛樂	三,一〇〇,〇〇〇	無	無	無
旅館戲院	八二,五〇〇	一,六六九,四〇〇	一六,五〇〇	一,八〇五,九〇〇
其他	九,六四,七〇〇	六,三三,六〇〇	四,六四,三〇〇	一〇,八八五,九〇〇
共計	一〇二,一四四,〇〇〇	一六,二七四,八〇〇	二六,三三五,二〇〇	二八,九二〇,〇〇〇

上表證明許多重要的事實。

首先，一年來大半的投資，是放在不生產的各種借款上面。一切重要的鋼鐵煤電等業中所投的資本，祇佔全額很小的部份。其中有許多

生產部門，其投資額比前年還要減低，如煤礦、投資公司、橡皮等業；而且還有毫不添加資本的正業，如汽車業等。

大家記得前年因經濟恐慌，一切貨物銷路阻滯，各國曾經作過很大努力，以促進商業，所以在這方面曾經投過不少的資本。去年則商業與銀行等業的投資，都等於零了。

交通事業的衰落，更其明顯。英國的貿易，主要的是靠水運而不靠陸運的。在這方面的新投資，竟等於零。汽車業也是這樣。可是交通事業的不發達，並不限於長途交通，連電車、公共汽車、汽車業都一律衰落。這證明都會的經濟氣象，也是破落不堪。水與瓦斯業投資的減少，更是都市衰落的直接表徵。

其餘的企業，雖然新的投資，比較的增加些，然而多半是為數不多，不然就是由於特別臨時的建築。其中祇有地產業與旅館戲院娛樂等企業，卻大大的興旺。

地產投資的增加，正是投資寄生化的表徵。這與投資公債票，是一樣的本質。一切企業，不是虧本便是沒有利益，於是乎人們就將資本移到比較有固定利息的公債與地產上去了，雖然這裏的利率是比景氣時代的股息及其他利潤要低。這在下表內，特別表示得明顯。

投資性質：（以鎊為單位）

債券及公債票	一七〇,一七二,八〇〇
優先股票	一一,七七三,八〇〇

普通股票

五、九六三、四〇〇

合計 一八八、九一〇、〇〇〇

投資於股票的人，甚至於不願意投普通股，而願意投優先股，因為優先股正和債券一樣，是註定利率的。

最後，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英國向外投資的減少。照表上所載，甚至外國政府的借款，也等於零了。這從下表內可以看得格外明白。

投資地：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一年		
本國	政府	101,732,100	10,700,000		
	其他	60,332,800	33,802,000		
	合計	162,064,900	44,502,000		
屬地	政府	33,612,000	30,521,600		
	其他	1,765,800	7,936,800		
	合計	35,377,800	38,458,400		
外國	政府	無	1,740,000		
	其他	2,000,000	7,393,900		
	合計	2,000,000	9,133,900		

這一年來，英國在外國的投資，為數非常之少，祇佔全數新投資百分之二·六而且比去年（佔百分之四·八）還少。屬地中的投資，佔總投資額百分之二十，比前年要增加些，可是在三千八百餘萬鎊之中，

有三千餘萬鎊是投之於政府借款的。總看起來，資本是僣縮於大不列顛之內而已。

所謂不生產性的投資，在一年中突然增加。這在整理公債方面來說，是表明國家財政的窮乏。譬如這番被整理的債額，竟達二、四七八、九六七、三八二鎊（前年僅一千二百萬鎊）。

而且，一切的投資，其所得的進益，是一律的減低，連公債售票也是如此。

有價券十二月份平均收益表（百分率）

券名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公債	四、八五	三、六七
公用借券	五、〇一	三、五八
工業借券	六、一八	四、六一
工業優先股票	六、七五	四、八八

投資上人人趨之若鶩的債券與優先股票，利率仍是降低。

我國特產品貿易的衰落

我國有許多特產品，是關係最大部份的國民經濟的。東北的荳，江，浙，魯，粵的絲，農業經濟中的茶，子，仁，內地的紡織品與皮革，天津，寧，波一帶的海產，是大多數人民生命所依賴的出產品。牠們除通銷國內市場外，是很倚靠於國外市場的。可是這些特產品的出口，在去年一年中，傾

瀉般減少，較之前年，減少了不少。茲據海關月冊材料，作表如下：

出口貨值（關平兩）

貨名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減%（整數）
動物產	七五、二四二、二七四	五五、九六四、四九六	二五
皮革	三九、七〇〇、一〇一	一八、七六六、七六三	五〇
海產	二、八六三、七六二	二、五九一、一〇二	一〇
荳產	一三八、三七、五三三	五、二三四、九二九	三三
子仁品	五、一二三、四六六	三〇、一五三、二一六	吳
茶	三三、二五三、一五六	二四、七六二、五五六	二四
紡織品	二五二、八〇〇、〇三九	一四九、七六七、九一五	四二

出口貿易這樣大規模的暴跌，是中外貿易史上的創見。同時，同類的商品，還有進口，這些特產品，受到國外市場的打擊，回到國內市場，還是遇到異常擁擠的條件。其中最可注意的，就是有兩種貨品，居然形成入超的情形：

洋貨進口值	土貨出口值	入超佔出口%
紡織品 三三七、二〇一、九六三	一四九、七七、九五	三
海產 二〇、五〇一、九二四	二、五九一、一〇二	六八九

這樣的數字，背後就襯着成千百萬小經濟的破落，成千百萬作業者的流離失所。

糧食進出口的透視

東方雜誌 第三十卷 第五號 經濟情報

如果從消費方面來說，中國儘有無數半餓與全餓的人民。中國自己出產的米麥，供給全體人民消費，恐怕也不至於太多的。然而問題卻並不這樣簡單。在今年豐收的年代，糧食是跌了價，這對於農人，是不堪忍受的損失。而我們中國人，居然會在貿易總額與進口額一齊狂減中，造成糧食進口的增加；在五穀豐登中，造成糧食巨額的入超。茲列表如下：

糧食貿易表（單位關平兩）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增減%
進口	一八、九六六、五〇〇	三二、一八五、〇七二	增二
出口	八〇、六七〇、六七九	四〇、六四〇、〇七四	減四
入超	一〇八、三三八、八八二	一六、五五四、九七三	增五

糧食入口以至於入超，對於農業經濟自然給了一個很大的打擊。可是這裏還背襯着一種形勢。我國從前至少在糧食上是可以自給的，現在竟很要依靠外國的糧食了。這可見得我國的糧食耕作，雖是豐收，而絕對的產量，一定是減少了。所謂「豐登」，是已耕種的田上的「豐登」。全國農業經濟，卻是繼續破落，去年較前年更甚。

這裏特別值得注意的，就是自從七月以來，糧食出口的增減，本來是很平淡的，可是到了十二月份，糧食出口，突然的增加了：

七月	半年來糧食出口價（關平兩）
六四七、六八九	六七

八月	四三二、五二一
九月	七八五、五七〇
十月	五五九、五六〇
十一月	七三二、八三三
十二月	二、〇四三、一七七
上半年	
每月平均	七、七一九、〇二九

這十二月份的增加，是沒有超過上半年每月的平均數。而十二月份糧食輸出之所以突然增加，是因為機製麥粉，忽然輸出值一、〇〇五、九〇〇關平兩（尋常每月平均不過數千兩）的緣故。這顯然是外國利用中國賤價勞動和廉價的機製成本，以吸收中國的麥品。

加關稅與免關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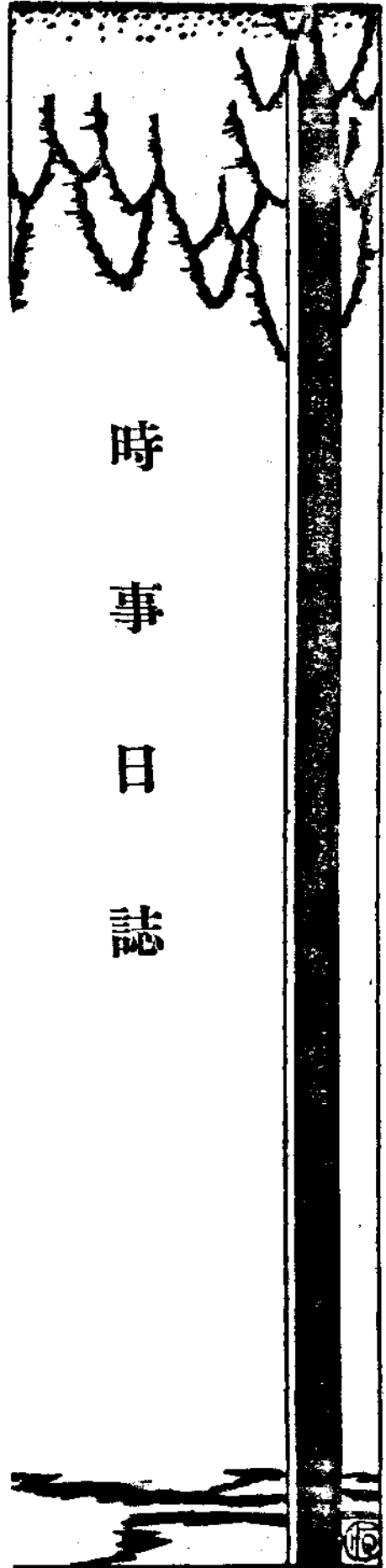
我國關稅制度，向來是採取協定方式的。我們要想增加一些關稅率，是很不容易的。現在所定的較「高」的關稅，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化了不少代價才訂定的。然而，如果和各國現在通行的稅率相較，則幾乎等於自由貿易。那知道這裏還有更可惜的事實。由於提高稅率所取得的進益，卻從「免稅」的一個決口，加速的流出去。

現在我們將一九三〇年與一九三二年兩年的情形，互相比較一下。

		(單位關平兩)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二年	增減%
進口貨值	一、三〇九、七五五、七四三	一、〇五九、二四六、六六一		減二〇
進口貨稅	一三五、八四〇、二三五	四三、九七四、一〇六		減六二
出口貨值	八九四、八四三、五五四	四九二、六四一、四三二		減四四
出口貨稅	三五、五四七、八三九	二二、六〇九、七六三		減三三
進出口貨值	一九三二年的免關稅			
進口	一一、六四三、五三三			
出口	二二、六〇九、七六三			

將上表聯合看來，則出口貨值下降的速度，比出口稅值要快，可見得出口貨所負擔的稅率與稅額，是繼續加重。所以一九三二年雖然有很有觀的免稅額，卻在相對的意義上，並沒有減輕負擔。事實上，即使因出口免稅，而使稅收減少，這也是鼓勵本國的經濟所應採取的手段。

在進口方面，情形就大不相同了。進口稅比進口貨值，減得快得多了。進口稅額減低的速率，等於進口貨值三倍以上。這裏，進口貨所負擔的稅率與稅額，就要輕了三倍。在所謂「加稅」的新稅制度之下，出口貨並沒有逃了加稅的影響，而進口貨卻得到相反的結果。這顯然是由於免稅的緣故。加關稅與免關稅竟是這樣互相為用的。（伯英）



時事日誌

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

一月二十六日

- ◎孫科致電廣東當局，請一致抗日。
- ◎日機轟炸開魯。
- ◎英前外相張伯倫忠告日本，勿抗世界道德裁判。
- ◎美當選總統羅斯福願同德格察爾，向新聞界發表羅斯福政綱。

同 二十七日

- ◎蔣委員長嘉慰蔣廷黻北上抗日主張。
- ◎湘鄂皖贛閩五省府聯呈行政院，請撤草率米進口稅。
- ◎立法院會議修正考試法案。
- ◎蔣委員長乘艦赴贛，督剿赤匪。
- ◎粵桂閩軍事領袖，議決抗日剿共，雙方並進。
- ◎法總統勃白倫聲明接受內閣總辭職。

◎蘇俄政府正式否認中俄秘密商約。

同 二十八日

- ◎外部對日軍轟炸開魯事件，向日嚴重抗議。
- ◎第十八軍羅師收復金谿。
- ◎田頌堯就川陝邊區剿匪督辦。
- ◎軍政部電各省市府，轉飭所屬嚴禁藉名招兵。
- ◎日軍在錦州設總指揮部。
- ◎蘇俄總統與登堡，接受施萊維內閣辭職文。

同 二十九日

- ◎蔣委員長上午九時抵滬，三時抵南昌。
- ◎長江水警總局，正式在武昌成立。
- ◎蘇炳文馬占山定月杪赴歐，宣佈日本陰謀。
- ◎九門口外，日軍與我軍激戰。
- ◎英國向日本保證將來決不採用盟約第十六條。
- ◎南美秘魯與哥倫比亞爭案，開始直接交涉。
- ◎美勞工界宣言，反對承認蘇聯。

同 三十日

- ◎交通部公布水線總工程師辦事規則及電報局無線電台管理規則。
- ◎國民黨聯席會議，決定全權總動員剿赤。
- ◎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蔡廷鍇等會商抗日計劃。
- ◎德國選定民社黨領袖希特勒為總理。
- ◎暹羅強迫華僑學校，每年須教八百小時暹文。

同 三十一日

- ◎九門口外日騎兵，襲擊我方陣地。
- ◎蔣委員長在南昌與各將領商剿赤軍。
- ◎漢口日軍入滬日會議，計劃長江軍事布置。
- ◎西南政會通過抗日剿共計劃。
- ◎日內田外相往奧津訪西園寺，報告國聯情形及外部對策方針。
- ◎德新內務部長弗利克宣布施政大綱。
- ◎巴西出任調解哥倫比亞爭案。

◎注意黨組成內閣。

二月一日

◎羅外長對國聯發表重要談話。

◎粵桂閩三省軍事領袖決議組織西南國防委員會，直隸西南政會。

南政會。

◎羅傳賢受任行政法規整理委員會委員長。

◎軍政部核定長江水警總局組織。

◎英使蓋博森抵京，兩訪羅外長。

◎德中央黨拒絕與新政府合作。

◎英駐日大使訪日外相，詢問日外部對國聯對策。

◎德總理希特勒宣布四年計劃。

同 二日

◎中央常務會決議籌備滿省黨委。

◎西南政會公佈西南國防委員會組織條例，陳濟棠任委員長。

員長。

◎陳紹寬辭海軍部長職，行政院指令慰留。

◎鐵道部決定提前建築浙贛鐵道。

◎軍部指定長江水警局管轄川、湘、鄂、皖、蘇、浙等七省。

◎日荒木陸相向衆院表示決心攻取熱河。

◎俄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定二十五日起程。

◎英外交部發出聲明，否認英政府租日。

◎美當選總統羅斯福宣布救濟失業計劃。

同 三日

◎羅外長向英使蓋博森說明英在日內瓦租日行動與中英關係。

英關係。

◎蔣委員長在南昌總部召集官佐講話。

◎日機五架，轟炸九門口一帶。

◎荷使與羅外長等晤，洽商退還庚款問題。

◎實部派員往蕪、漢等處，調查產米實況。

◎注新內閣向參眾兩院宣讀施政方針。

◎法國議會投票通過達拉第政府信任案。

◎美總統胡佛在議員協會年會演說，勸改全國徵稅制度。

同 四日

◎國聯十九特委會拒絕接受日本新提案。

◎外部否認日內瓦所傳英使蓋博森提議與粵會議取中日直接解決爭案之方案。

◎日方調大軍集中遼西，爲奉山路及打通路客車全停，輸送軍火。

◎監察院請中政會解釋軍人是否爲公務員。

◎理禪講林主席請示宣化方針，定九日離京北上。

◎兵役法案經中政會通過原則，採用國民兵常備兵兩種。

◎易培基對監委調查故宮報告案發表聲辭。

◎平市黨部否認民權保障同盟會。

◎粵當局對葡人侵佔橫琴島案將取嚴峻步驟。

◎上海時事新報記者王慰三被暗殺後，京記者會呈請中央宣傳委會暨軍警各機關嚴緝凶犯。

◎西班牙突然發生政潮，社會黨團員辭職。

◎甘地夫人在拉斯村被捕。

◎德中央、民主各黨聯合進攻希特勒，政局尙不安定。

◎爪哇荷屬軍艦因戒菸問題叛變。

同 五日

◎九門口方面義軍昨與敵激戰後，今在相持中。

◎赤匪避兔在金塔正面作戰，將擇入關。

◎甘主席邵力子到南昌謁蔣。

◎南昌剿匪總部規定軍民聯絡辦法，以祛隔閡。

◎一二八事變，我國航商直接損失四百餘萬。

◎國委會請外部向英荷政府交涉增收登岸進口稅。

◎魯三路軍今日起大點驗。

◎實部擬定改良鹽業計劃。

◎前外交部長陳友仁遺眷自歐返滬。

◎德國全境發生騷亂，多屬民社黨與共產黨之衝突。

◎倫敦失業者大示威，反對政府經濟政策。

同 六日

◎十九國委員會決定採用李頓報告書第九章十項原則作建議原則。

◎豫鄂皖贛浙湘七省公路專門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

◎海長陳紹寬談辭職原因及海軍經費問題。

◎蔣委員長決自兼贛剿匪總司令，委陳濟棠爲副。陳擬親往大庾指揮。

◎蔣委員長接見何成濬輩之楚等各要員。

◎陳友仁發表對日外交意見，謂始終未變絕交主張。

◎黔滇兩才轉川由漢飛京，將向中央報告黔事經過。

◎法社會黨決議不參加新政府，達拉第等耶內閣動搖。

◎軍縮會總委員會開會，蘇俄外長力主明定「侵略」界說。

◎德總統頒布緊急命令，推翻最高法院關於普魯士邦憲法爭執案之判決。

法爭執案之判決。

同 十 日

◎蔣委員長連日與各將領商談剿赤軍事，決組南昌行營，以統一指揮，並加調蔣傳文全軍入贛。

◎行政院決議改組湖北省政府，新任各委，以夏斗寅兼主席，李書城兼民政廳長，賈士毅兼財政廳長，程天放兼教育廳長，章範一兼建設廳長。並通過馬良為軍事參議院上將參議案。

◎平放宮古物二千餘箱，昨夜開始裝運轉鄂南下。

◎陳銘樞自巴黎電國府行政院為招商局舞弊案聲明。

◎顧孟餘談決定發行公債，完成粵漢路，公債以中英庚款充擔保。

◎憲法起草會聘戴傳賢等為顧問，參與研究。

◎滬市民聯合會電請行政院不再續訂中日關稅協定。

◎法國新政府向國會提出預算計劃。

同 八 日

◎我代表部致文國聯九人委員會，反對削弱原案。

◎日騎兵昨夜突襲沙河寨，同時九門口外亦有戰事。

◎中央政治會議決議各通商口岸准設儲務局。

◎中央令外財兩部研究中日關稅協定。

◎曹汝霖抵滬，請報告漢口行軍軍事。

◎軍部派何芝壽到但格赴英，研究軍需。

◎王法勤黃少谷由平抵京，將向中央報告晤馮經過。

◎顧代表因軍縮會取消其演說，憤而退出會場。

◎凡勒拉當選為愛爾蘭自由行政委員會主席。

◎德國左派團結失敗，共產黨主張立即宣布總罷工，社會黨只求以平和方式與政敵競爭。

同 九 日

◎十九國特委會開會，認日本新提案語氣含混，函實日代表團兩問題：(一)日本是否承認中國在滿主權？(二)日本能否停止攻熱？

◎凌南形勢緊急，敵自岳王廟出動，進攻大寨牛營子。

◎憲法草案委員會開首次會議，商討工作程序並組織條例。

◎中常會決議設立中央華北臨時辦事處，推張繼為主任，王、勤、陳、立、夫等十二人為委員。

◎七省公路專門委員會會議閉幕。

◎財部豁免江浙兩省鹽種運銷稅。

◎實部公布實業獎勵規程，查各省市查照辦理。

◎外長羅文幹來滬謁宋商要公。

◎上海特別法院協定，自本年四月一日起延長有效期間三年。

◎馬相伯章太炎聯合宣言，以歷史證實東三省屬中國。

◎軍縮會議開始辯論英法計劃。

◎德政府下令增加稅率，防杜外貨傾銷及保護農業。

◎阿根廷小麥二萬二千噸將於本月底運華。

同 十 日

◎日內閣召開緊急會議，協議國聯質問案對策。

◎石河東岸日軍昨晚突以騎兵向石河橋衝進，對我挑釁。

◎立法院四次大會通過憲法草案起草委員會組織條例。

◎陳樹人向行政院辭儲務會委員長。

◎荷庚款退還後，大部擬興辦水利工程。

◎運京古物尚留浦口車站，張繼於八日向中政會提議遷汴保存。

◎粵艦部開軍事會議，四集團軍決增派部隊入贛。

◎爪哇荷叛艦降。

◎日衆議院通過昭和八年度總預算案。

◎德紐克威鎮煤汽廠及油廠爆炸，人民死傷甚衆。

介紹「招商局三大案」

本書為李孤帆先生於清查招商局的漢、津分局和積餘公司後所著。對過去招商局的重重黑幕，揭發無現，以精密之攷覈，為澈查貪污的借鑑，洵為不可多得之佳作。本書由上海現代書局發行，每冊定價一元。

商標

註冊

象頭牌

大中華機器有限公司

國資人本

國貨製造

大中華機器有限公司製造廠

奉部核准國內重要徵出註冊商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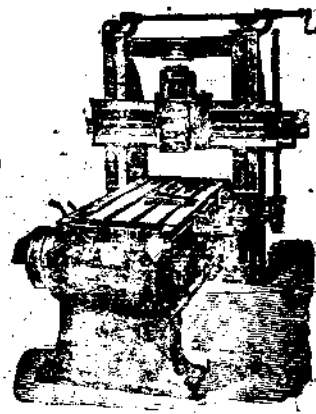
△GCC(11)-2212

兵乓球
國貨兒
響器
玩具
煙匣
皂盒
什具
鏡子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善善里七號 製造廠 上海小沙渡路一五一號
電報掛號 國內：三八七三 國外：Celluloid Co

TELGE & SCHROETER

— SHANGHAI —



本行機器部常備各種現貨機器陳列樣子間備客選購對於印刷廠鐵工廠各項機器尤夥常駐專門工程師代客計劃各項實業工廠如蒙惠顧詢問無不詳答

號二一二路川四海上

行洋來泰商德

號九〇七三一話電

婦女與家庭欄

編者 金仲華

從男女的爭鬪說到生育節制

建 人

人類的歷史是一部爭鬪的紀錄。被壓迫階級和壓迫階級爭鬪，青年和老年爭鬪，男女兩性間也不絕的在爭鬪。

在這些爭鬪中，有些必然的顯出效果來，有些不能顯出效果。例如青年和老年的爭鬪，因為年齡階級的分別太模糊了，青年每日在趨向老年的路上走。起初爭鬪未嘗不劇烈，但過了一個時期，青年已變成中年，他已結婚生了兒子，於是戰鬪尚無結果，同志已經反動，他現在已表示同情於老年，倒覺得青年之對老年的不是了。

再說男女的爭鬪罷。有時爭鬪也未嘗不劇烈，這壓迫那，那反抗這。但是兩性間的相互關係太密切了。本來，在人類生活的關係上一方面

要滿足一己的欲求時，往往不免損害了他方的利益，獨在兩性的關係上，往往滿足一方的欲望時，同時也就滿足他方的欲望。因了這一個特別的情形上，使一方面不能鎖閉工場，一方面也不能同盟罷工，因此，男女的爭鬪至今沒有什麼大結果。

但是，我們如果進一步觀察，如果說男女的爭鬪和老少的爭鬪相似，由於性質上本不容易發生效果嗎，倒不如說這是由於目標錯誤的緣故。如果舊有的家庭制度不改變，老少之間將永遠有爭鬪，也永遠沒有結果；同樣，如果社會制度不改變，男女間也將永遠有着爭鬪，而永遠不會有什麼結果的！

我在十餘年前讀了一點婦女主義者的論著，他們主張女子應有參政權，職業應該男女平等，戀愛，離婚應該自由等等。當初我也以為能夠如此，至少婦女們可以得一部分的解放了；但是仔細一想，即使這樣，婦女所得的利益仍是極微薄。婦女參政嗎？今日有些國家，婦女不特有選舉或被選舉權，便是做行政官和法官的也已儘有，但於一般婦女的生活的解放上，所得的效果有幾何？不是仍然極微細嗎？職業平等嗎？今日許多地方儘有女教師，職員，女工人等等，可是在這經濟壓迫的社會裏，無非增加了若干職業的競爭者，於解放婦女這問題上，所解決的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在戀愛自由和離婚自由的問題，情形也和這相像，要是婦女不成爲社會上完全獨立的個員，經濟完全對男子獨立，所能爭得的所謂自由也是表面的。我們如再向男子們的生活一看，這男性中心的社會裏，不是政權和經濟權等本來就操在男子的手中嗎？然而許多男子也就在壓迫和困苦中消磨他們的生命，何嘗能夠解脫男性的生活？婦女們明白了這一點時，便知道單作狹義的婦女運動，一般女性的解放並不能夠就此成功，還當共同肩起大規模的改革的責任，方纔有意義。雖然從前爲了政治，職業，作工等等的平等所作的種種爭鬪，並不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只是有一個小問題，而始終關係於生活很重要的，就是節制生育的問題，不可不注意。就個人方面說，女子負擔生育的任務遠大於男子，伊的十個月（約二百八十日）的懷孕，大約相等時期的哺乳，這種工

作，都十分疲勞而辛苦。在勞動階級裏，分娩不久，便須從事勞動了，有了小孩，不特須兩三小時哺一次乳，而且一次哺乳之後，小孩更須撒兩次或三次尿。這些小事，從不被社會所注意，然而做母親的卻擔負着說不盡的勞苦了。

中國自來有殺嬰的事實，至今在窮苦的地方尚流行。無論所謂「野蠻」或「文明」的社會裏，愛護嬰兒，倒似乎是人類的通性。不過他人的生命畢竟覺得比自己的生命要輕些，倘使自己的生命難於維持時，他便不能愛顧他人的生命。因了這個理由，故在經濟生活十分壓迫的社會裏，在不得已時，往往把經濟價值較低的女嬰殺死，以減少自己生活上的困苦和連累。這種舉動，並不單獨出於養育他們的母親，實爲共同擔負經濟生活的全家族所同意。中國或外國的思想者，自來對於這種行爲有種種的非難，據我想，這當是由於他們單看了結果而不去觀察原因的緣故罷？

婦女主義者或社會改革家當初固然也注意到這問題，因此許多人主張兒童公育；兒童公育固然是不容懷疑的好方法或制度，不特可以減少各個母親養育兒女的辛苦；小孩交予專家去養育，兒童的發育和健康上都有優於沒有專門知識的母親自己養育的結果；並且由公育而長大的青年能夠成爲更「社會的」的人，這是毫無疑義的。

但是，兒童公育時，固然在母親方面可以減少無數辛苦，將來的社會可以得到極大的利益，而且人口無限的增加究竟是一個重要的問

題。我們固然不能說人口照幾何級數增加，而食品只照算術級數增加，是一定不易的定論，但無論如何，人口無限的增加，在食物的分配上總要成爲一種壓迫。用譬喻的話來說，生活狀況可比溶液，生活其中的分子可比溶質，如果溶解已達飽和的境界，再加入溶質，必定要發生沉澱的；假使溫度增高，固可以增加溶解的量，然這溫度能夠增加到幾何，是受各種條件限制的。在生活的環境裏，這限制便是供給生活的生產力。

事實告訴我們，如果溶液的熱度不增高而增加溶質時，人類也有一種自然的調節法，即各個人省衣縮食，一直到半飢餓狀態，減無可減而止。人類雖然最初爲雜食的生物，但是人類的愛食肉實基於愛五穀和菜蔬，如果人口受食品的壓迫時，他便漸漸減少肉食，增加穀食。這是很明顯的事實：如果種了牛草餵牛，然後再食牛肉和牛乳，勢必不比直接種了穀物更能使多數人飽食。並且據有些人的研究，種稻的產量實多於種麥；此說若的確，中國許多地方都通行食米，也許由於種稻的產量較豐富的緣故，然而米的滋養似不及麥，而牛肉和牛乳更優於麥食。但人決不是只要不餓死就能滿足的，能夠喫的更好，生活的更好，是人類的正當的要求，爲了這種要求，改革社會制度，使得合理的分配，成爲一種必要的辦法。但是一方面，無限制的所謂「盲目的」增加人口，仍須加以相當的注意。英國的幾何學家加爾·披爾遜會說過，將來在社會主義的社會之下，節制生育當是重要的事情，恐怕將來應有一種計算，每年某地方只能增加若干人，以便適合於食物的分配。他的這

種立於數學上的討論，不能不認爲有理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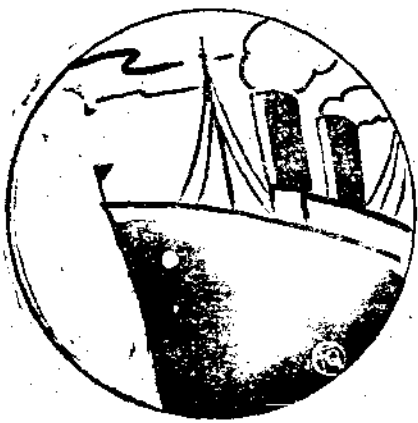
生育的應該節制，據我想，理論是十分健全的。過去的許多論者的錯誤，不在節制問題的本身，而在想用這方法來解決社會上所發生的一切不安的問題上。他們沒有想到改變食物分配的方法，單想維持在現狀況下的溶液的平衡，不使有沉澱發生。報上不是說上年美國有許多人在挨餓嗎？而同時有許多的麥運到中國來，以廉價出售！如果在這種情形之下，不根本謀分配方法的改善，而想用節制生育求平衡，是沒有不失败的。

想用節制生育以解決一切困難，和獎勵人口增加，以爲可以解決許多問題，都有相似的錯誤。我以為，節制生育是需要的：在個人方面，能夠減輕女人生理上的負擔，減輕生理上的負擔，同時便能增加人的各項思想上，筋肉上的工作，使成爲更活動的，健全的個員。一方面，在食物用合理的方法分配的社會中，人口的合理的節制，也是有利而無弊的。以上所說的生育應當節制的理論，如果是對的，接着便當談到方法。不少的人，以爲節制生育是可以的，但正當的手段卻是在節慾。這便是說要減少生育，必須減少受孕的性行爲。此說的不合理是很明白的，不僅在禁慾主義這一點上當受非難，即在事實上也就不合理。假使一年之中只有一次性的行爲，這可以說節制之至了罷。然而便是這僅有的一次，也就有受孕的可能。所以說到節制生育，連帶的必須有節制生育的方法。

節制生育，近來有許多用具和藥品，如如意袋哪，如史班通哪，種類是很多的，但是絕對有效的卻還沒有；數年前山格爾夫人來上海時，伊便說須數種方法合用方纔比較可靠。所以，便是應用了這些方法，遇必要時，仍然有由醫生取出小小的胚胎的必要了。

但是說到墮胎，又有問題了；有些宗教家是並精蟲也要救護的，他們主張節育便須禁慾，要是用方法殺滅精蟲，即使不犯法律罪，也犯了道德律。人道主義者總算進步了，認精蟲是尚未賦予獨立生命的東西，防止其生活固然未嘗不可以，但以爲胎兒是已有生命的東西，墮之實爲不人道！

按實說起來，胎兒在出生以前，只是寄生在母體子宮內的寄生物，它雖具生物的構造，實未營獨立的生活。它須在出生之後纔開始呼吸，繼之以飲食，和營獨立的生活。所以便是從人道主義的立場說，設法取下未成熟的胎和兒和殘殺個人的生命，應有很大的區別。不過理論是如此，見諸事實時，取下未成熟的胚胎，不特爲道德所非難，抑且受法律所禁止；所以，便是這小小的生育節制問題如欲實行，就在在道德、法律等發生爭鬪。這是的確的，人類的歷史是一部爭鬪的歷史，非爭鬪到非科學的一切制度廢止時，不會就停止。



美國生育節制運動的消長

月祺

提起「生育節制」，我們就憶及曾來華宣傳生育節制的山格爾夫人。我們認山格爾夫人爲生育節制運動的始祖，因此我們也就把她的祖國美國認爲生育節制運動的發軔地。又因爲美國人素以思想自由著稱，我們不免設想，美國的生育節制運動自然獲得無問題的成功。

新近在美國現代史料雜誌上，看到一篇敘述美國生育節制運動的文字，纔知道上面的推論都完全錯誤。美國的生育節制運動既不創自本國，且又不自山格爾夫人始。尤出於我們意料之外者，美國人對於生育節制運動，至今還疑信參半，且自創始至現在，這個我們認爲不成問題

的運動，繼續遭逢激烈的爭辯與遏制。茲將原文大意譯述如下，以供我國留心生育節制問題者的參考。

如果假定美國的生育節制運動自有實際討論這問題的文字的時候就開始，那這運動在美國正好已有一百年的歷史。諾爾頓氏（Dr. Charles Knowlton）的哲學之果（*Fruits of Philosophy*）一名the Private Companion of Young Married People）於一八三二年出版，是第一部由美國人用美國文字討論生育節制的書籍。故生育節制運動在美國已不是一件新鮮的事情，不過到了近來，牠的重要性纔被大眾明白曉罷了。

美國的生育節制運動，初非創自本國，乃是由英國傳入的；但在對於這同一問題的見解上面，二國的觀點完全不同。英國誠有人口過剩之勢，因此英國人的思想也受相當影響。但在美國，地大民寡，人口過剩完全不成問題。無論在美國大眾或在萊蒙特、泰勒、凱萊等十九世紀美國作家的心目中，「人口過剩」只是用以恫嚇孩子的危詞而已。故美國早期的生育節制運動擁護者，都特別藉口於保護母性健康與避免家庭間的不幸或危險事件。

一八三二年，諾爾頓氏的哲學之果出版，第一年即銷行三千冊，至一八三九年已重版九次。據說，哲學之果以作者的自身經驗為背景。諾爾頓氏（1800—1850）在青年期身體很不健康，常為疾病所苦。一八二一年，他結了婚，他的青年期疾病纔得免除，但因食指衆多而起的負

擔勝過了他的疾病的苦痛。到了他在達忒茅斯醫藥學校畢業後，他還感到收入不足養家的苦痛。他又看到不少其他青年夫婦都發生同樣的困難。因此他開始努力於家庭制限方法的實行與宣傳。

哲學之果雖然銷路很大，雖然引起不少其他類似的宣傳文字，但在生育節制的實行方面，牠的影響頗小，至多「男性節慾」成為當時生育節制的唯一手段而已。這是不足怪的，因為人口過剩在美國既不成問題，而且當時的大眾意見，都認性與婚姻為上帝用以延續種族而賦與人類的自然法則，干涉自然法則不但妨礙健康，且屬不道德，褻瀆神聖更不必說。避孕方法的被視為不自然而不願採用，當然是意中事。

但宣傳生育節制的文字，並不因此絕跡。在一八六〇年以後二十年間，美國出版這一類書籍，為數不少，而且銷路都很好，其中最著名的為諾意氏的男性節慾，夫替氏的珍言，波茂洛伊氏的紐約寫生，勞特氏的社會科學中之種族補救等等。同時，英國法庭對於二大猥褻事件的裁判，引起美國民眾對於生育節制的普遍的興味與生育節制宣傳書籍的盛銷。

正惟因為思想自由是美國人的特色，所以在美國，生育節制宣傳一直不受法律的制裁；有之則自孔斯托克氏（Anthony Comstock）始。山格爾夫人在新近出版的自敘傳中說道：「全國婦女的身體衰弱與精神殘廢，應由孔斯托克及以獨裁權授與孔氏的議會直接負責。」這言辭未免太重視孔斯托克，因為由孔斯托克制定的法典正是當時

通俗意見的代表。一八七三年由孔斯托克著名的避孕禁止法令，開美國法律制裁生育節制的先例，繼此而起的為各州先後禁止生育節制知識的傳授，連口頭傳授都被禁止。猥褻品入境及國內遞送都在被禁之列，郵政方面的取締格外嚴厲。

可是生育節制法律制裁的實行只是近二十年來的事。在這二十年間，生育節制運動的擴展非常迅速，生育節制運動的實際團體相繼成立，社會與宗教團體開始認識生育節制的真理，優生學與醫學被認為生育節制學理的基础，臨牀教授班的設立逐漸擴充，因此法律制裁的實施也逐漸推廣。

美國近期生育節制運動——也就是第一個有組織的運動——開始於一九一二年，主其事者為山格爾夫人。她在紐約東部當巡迴保姆的時候，就深感宣傳生育節制知識的需要；一九一二年她對於母性們的談話是她開始從事生育節制運動的主要動機。她特地赴法國學習生育節制實施方法。一九一四年一月回國後，她立即宣布「以經濟學與女權主義為基礎的生育節制公眾運動」。不久，她的女叛出版，即遭郵局禁遞。所以一九一四年，即世界大戰的第一年，是美國生育節制運動具「生育節制」這頭銜的年頭，也就是美國第一個組織化的生育節制運動成立的年頭。

但在生育節制運動的年譜中，一九一二年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年頭，因為在這年頭，兩個醫學界領袖——一個是英國醫學協會會長

詹姆士·巴爾爵士，一個是美國醫學協會會長阿勃來罕·劇柯皮博士——先後在大會中發表贊助生育節制的演說。山格爾夫人又於是年立意提倡生育節制運動。故認一九一二年為美國近期生育節制運動的第一年，決非過分。

在美國生育節制聲浪正高的當兒，司法界的注意也特別利害。僅就山格爾夫人的活動有關者而論，已有四起案件之多。一九一四年九月，她因被控提倡生育節制而遭逮捕。二年後這案件纔結束。同時她的丈夫山格爾氏因散布她的小冊子家庭制限而遭逮捕，並被判處拘役三十天。其他二起則與生育節制臨牀教授班有關。一九一六年，美國生育節制第一臨牀教授班在勃羅克林地方開辦，山格爾夫人與幾個其他人員同遭逮捕，山格爾夫人被判徒刑三十天。一九三一年，已有六年歷史的一個紐約生育節制臨牀教授班亦遭拘捕。但山格爾夫人並不因法律制裁的壓迫而灰心，同時公眾意見對於生育節制的同情格外加甚。許多醫學界領袖都自告奮勇，從事生育節制運動的擁護。

除醫學界的贊助以外，不少宗教團體也都捐除以前反對生育節制的成見，轉而贊助這運動。一九二一年，宇宙神教徒大會要求取消干涉醫生開方權的聯邦法與州法，並要求設立城市臨牀教授班。一九三〇年，東紐約聖公會大會通過一個贊助生育節制的議案。一九三一年四月，代表二十七宗派二千一百萬新教徒的美國基督教聯邦大會中的家庭婚姻委員會製成一個贊助生育節制的報告。此三者為美國宗

教團體贊助生育節制運動最顯著的例子。

美國從事生育節制運動的主要團體凡二，都以婦女先鋒充領袖。其一爲「志願母性同盟」，由譚尼特夫人主持，其使命爲要求取消反對生育節制的聯邦法令。其一爲「美國生育節制同盟」，由山格爾夫人主持，其使命爲要求法律准許醫生傳授避孕方法，從教育方面向公眾宣傳，及設立生育節制臨牀教授班。後者努力於文字宣傳與舉行公開會議。一九二七年，由山格爾夫人召集之第一次世界人口會議在日內瓦開會時，不少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優生學家及其他專門學家俱列席參加。

到了一九二七年，美國生育節制同盟會員已達六萬人，從那時起，山格爾夫人的努力開始從管理會務方面轉移到改進聯邦法律方面。她要求避孕技術的合法完成與推廣，更要求科學家與專門家集中注意於這問題上面。

生育節制運動的發展可以從臨牀教授班逐漸推廣這事實觀察出來。在一九二三年與一九二九年之間，三十個生育節制臨牀教授班相繼設立。向這些教授班探求生育節制知識者，除普通貧苦當事人以外，還有那些豪富的太太們，早先反對生育節制的教徒們，以及願意學習避孕方法而且預備傳授他人的醫生們。更有許多醫學界的科學團體，俱以大衆健康爲前提，向臨牀教授班研究避孕方法及與牠有關的人類繁殖的問題。其中的一個就是全國母性健康委員會，這個團體係

由哥倫比亞康奈爾本雪爾凡尼亞約翰荷金斯等醫學校及二十所以上著名醫院的代表組織而成的。

自一九二三年起，美國生育節制運動團體的努力集中在廢止取締生育節制的法律上面。譚尼特夫人起草的「無限制」提案——即法律准許任何人傳授生育節制知識——與山格爾夫人起草的「有節制」提案——即法律准許醫生、保姆及產婆傳授生育節制知識——俱不能通過國會。自一九三二年早期起，山格爾夫人開始改變方針，努力向現國會議員從事私人探訪及遊說。她已訪問上下議院議員二百零六人，其中一百十四人贊成她的提議——即改變制裁生育節制的法律——六十三人不加可否，二十七人表示反對。但當五月四日這議案由議員讀考克向國會提出時，終於不能通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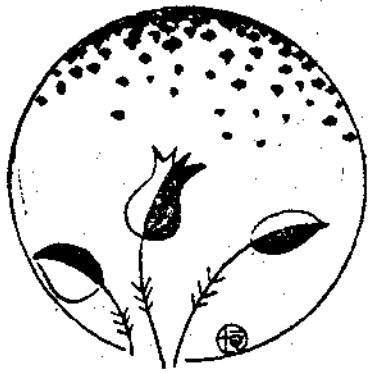
法律制裁生育節制的堅決，不但在國會如是，即在各州立法院中亦復如是。一九二九年，黎茂氏向紐約州立法院提出「准許醫生向已婚男女傳授避孕知識」的議案，當時八個醫學團體之中七個團體，紐約婦女俱樂部聯盟，及著名之教士與非團體中人俱擁護這個提案。但這個提案終於因數量相等的代表的反對而遭否決。

最近，美國發見產兒率逐漸減少的形勢。這形勢，據各方面觀察，完全與生育節制運動的擴展有關，因此科學界的注意與司法界的制裁都格外起勁。

綜計贊助生育節制運動的美國人，可以分做五個範疇，即：視生育

節制爲足以解決人口過剩問題者；視牠爲足以調整產兒率及減少死亡率者；視牠爲增進母性與嬰孩健康的唯一方法者；視實行生育節制爲合於優生學理論者；及主張母性須出於自願者。在生育節制反對者中，也可分做數類，即：恐懼種族自殺者；恐懼人口減少及因此而起的家防衛能力與經濟能力的薄弱者；視生育節制足以增進不道德行爲者；及以宗教的見解視生育節制爲違反自然律者。

在早期的關於生育節制的文字中，無論提倡或反對，都有一個缺點，就是太過着重情感而缺乏論理，證據，與客觀性。這情形到了現在漸有改變的傾向。各種關於生育節制的宣傳與駁詰的文字都以生物學，物理學，醫學及社會學等科學爲根據。如果假定美國生育節制運動已獲相當的成功，那麼成功就在這一點罷。



蘇聯的生育節制

呂鑑瑩

本文係譯自 Hannan M. Stone 原著「蘇聯的生育節制」一文，原文載一

九三二年十一月號美國生育節制評論月刊。Stone 博士爲紐約診斷研究所顧問

兼紐華克母親會醫學指導，曾與山格夫人同著「避孕實驗」一書——譯者

關於蘇聯的生育節制問題，我很有興趣地搜集了許多關於官方的材料。現在我想把蘇聯節育問題的理論和實際的兩方面講一下。

除非你已經澈底明瞭蘇聯的節育政策，否則，定將奇異他們的理

論和實際，竟有如此顯然的矛盾。例如，蘇聯在理論上禁止任何的生育節制宣傳，可是實際上間接或直接的節制生育宣傳，隨時都能遇得。不論醫生，看護以及從事於社會工作的人，常常很熱忱地向婦女們勸說着。政府方面的主張，似乎說「避孕的事情，必須出於婦女的自動要求，除非有醫學上的必要外，不准醫生允許她們妄用。」但是在接生處和醫生的辦公室裏，可以發現許多避孕的插畫與廣告，勸她們向醫生請問節育的方法。在蘇聯原不像歐洲各國，有什麼節育運動的組織，但是

她們關於節育方法的研究與傳授，較世界上任何國家都來得自由。

爲什麼理論和實際情形，竟有如此的差別呢？無疑地，一來，因爲縱然在共產主義的制度下，實際和理論也未必常能符合。再者，蘇聯的生育節制，牠的根本理論，即和其他各國全不相同。例如，美國的節制生育運動，主要以救濟貧乏，消弭社會間的困難和不平等爲動機。蘇聯就並無這些觀點，他們尚未遇着人口過多的社會問題；並且他們反對新馬爾薩斯的主張，深信欲謀得社會平等，唯有根本改造社會制度，方能達到。所以他們並不把節制生育當作一樁社會政策去鼓吹，也不同意於把宣傳生育節制認爲一種改良經濟狀況的方法。

同時，我們知道：蘇聯是個地廣人衆的國家，剛從衰老的產業停滯狀況中蘇醒過來，保有豐富的蘊藏以待發展和開發。蘇聯所有的工人，都被雇用了，將來還可容納更多的工人。所以，這是很明顯的，至少在最近，蘇聯爲什麼不像其他國家，定要限制人口，反對大規模的節制生育的宣傳。

但是，蘇聯人民對於節制生育問題卻非常注意，並且很普遍地在那裏實行節育了。不過這完全是爲了合乎婦女本身的要求和必需，並非以經濟或社會作出發動機。

蘇聯的生育節制，可以說有兩重原因。第一，蘇聯的婦女明白受孕有限制的必要，而她們也願意如此做。第二，蘇聯人民確認，生育節制乃消滅「墮胎」的有效武器。蘇聯有名的保護產母和嬰兒的醫生萊燕

德華博士 (Dr. Tshjedawur) 對於這兩項觀點，在下段裏解釋得非常清楚：「我們保健工作之一，注重在告訴婦女關於節制生育的醫藥知識。否則，她們在分娩之後，恐難得充分的休息時間。並且，對於現下日漸增多而大礙婦女健康的墮胎，亦將無法救濟。做母親的應該自己明白，決不可盲目的去碰機會。」這話很明顯地表出了蘇聯人民的觀點，就是節制生育的工作，完全發端於婦女個人的需要上。

自從蘇聯婦女被解放了，得到完全的自由與平等之後，她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想免去不願意的受孕。沙皇時代，節制生育的方法，很少有人知道，或者以爲這事非常奧妙，不是什麼普通簡便的方法。但是當時在另一方面，人工的阻礙受孕事，雖和別國一樣爲法律所嚴禁，而依然盛行着。在新蘇維埃政府之下，實行了一種最革命的政策，取消了一切法律上的禁條，這固然由於婦女堅決的要求，同時也看到法律的嚴厲禁令，並不能防止婦女的墮胎，所以祇規定一切墮胎事宜，必需在醫院中，合於良好的生理衛生之條件下，公然行之。

有如此的法律規定，如此的醫藥待遇，減輕了墮胎嚴限的困難，結果要求墮胎的人數，大大地增加，而使醫院不敷分配。蘇聯醫生有鑒及此，認爲要對付這個不願而受孕的問題，必須另找一個根本的積極的解決方法。要減少墮胎人數，首先得把節育方法傳播到全體人民間去。關於避孕，在政府給醫生們的訓令中，開首就說：「因爲墮胎人數的增加和墮胎的不良影響——即使在良好條件之下，亦不能全免——於

是傳佈避孕知識，成爲目下重大問題。不但因爲社會環境，造成大家去墮胎，並且有許多病，在醫藥的立場上說，也需要防止受孕。『這幾點是關於節育問題的蘇聯文字中所常提到的。所以，我們可以明瞭，蘇聯的採納生育節制，完全是根據於醫學優生學，和婦女的社會需要上的觀點，不是因爲人口過多，或者由於一般的社會經濟條件。』

在各婦科診所裏，都有避孕的指導，尤其是保產的醫生。在大城市中，有百分之七十的孕婦，必需經過保產醫生的檢查。現在莫斯科並且還有幾個中心，專門從事於生育節制的工作。他們正計劃着把這種診所推廣到其他城市去。在各診所裏，有各種避孕方法的掛圖和說明。同時我們可以看到，最有趣的，就是這類掛圖說明，只有醫生纔能告訴應當適用何種方法，實際上，也只有醫生纔有指導避孕之權。像美國一樣，蘇聯人民覺得避孕的方法，應隨當事人的生理的和社會的需要而各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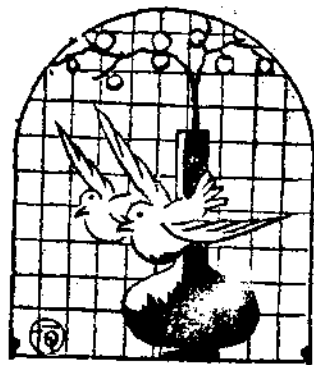
關於避孕方法，科學上技術的造就，我曾經和莫斯科及列寧格勒第一流節制生育的醫生，詳細討論過，並且親自參觀過許多診所。一般的說，現在蘇聯所用的方法，原質上和歐美醫生所用的大致相同。因爲

他們受缺少製造的條件的限制，使他們不能充分利用蘇聯本國和其他各國的最新方法。這當然不過是一時的現象，一般社會環境進步之後，無疑地，避孕的方法和專門技術，立刻可以改良的。

蘇聯科學的避孕事業，我認爲最特色的，就是，自從一九二三年認定生育節制的重要之後，立刻成立了一個中央避孕科學研究委員會。這委員會，由許多著名的科學家組成，其目的在研究現行的避孕法，以及探討和試驗新的方法。一切避孕用具等，非經過這科學委員會的許可，不准在市場上發賣。誰都知道，由政府科學地管理避孕用品之製造與發賣，較其他國家避孕用品盲目的危險確有很重大之價值。

蘇聯有幾種新方法，將來很有成功希望，不過還在試驗期中，不能加以估價。

在歐洲或美洲，還把生育節制當作「禁物」看待。就是科學的研究，也被頑固的不合理的法律所阻礙着。可是一旦到達蘇聯，就可見到他們用如此認真質樸的態度對付這個問題，試驗再試驗，以期長足的進步。



兩性間的思想問題

蔡慕暉

在局外人看來，有情人成爲眷屬的結婚生活，一定是人世間最快樂最幸福的，但結婚者本身，卻有一大半覺得過結婚生活好像吞糖衣藥片一樣，一不小心就要嘗到糖衣裏面的苦辛滋味。因而有許多人相信結婚是戀愛的墳墓；更有好多人以爲結婚是一重神祕的門，未進去的人每每憧憬着門內的幸福，盡力想跨進去，而已進去的人卻每苦於不易退出那門；還有許多受過傷的女人，更像驚弓之鳥似的，一提起結婚就會發生一種恐怖。就是態度比較公允平和，不會根本否認結婚幸福的人，也時常要嫌紅綠綠，埋怨這樣又埋怨那樣；舊式結婚的人怪父母不給自己自由，新式結婚的又怪不能詳知對方身世；中國人羨慕外國人的社交自由，外國人又羨慕中國人的易於得到異性。總而言之，她們都不曾發見不幸福的真正原因，而祇像跌痛了的小孩子一樣，不是怪地板不平，就是怪椅子置得不穩。

當然，我們也不絕對否認結合方式對於兩性幸福的重大影響，我們祇能說除出種種環境和物質的條件之外，還有「思想」這麼一件

東西足以促成或破壞兩性間的幸福，而人們大都沒有注意到。

我們都會到過好些家庭，看他們夫妻倆合用一個牙刷，合喝一個茶杯，經濟上絕不分爾我，意見上也無分彼此，起初每以爲他們過的是很幸福美滿的兩性生活。但在和他們比較熟悉之後，不是妻子告訴你男人對她的喜怒哀樂漠不關心，對她的委曲求全毫不體恤；就是丈夫告訴你，在某次失業時妻子怎樣的怨窮訴苦，某年薪金較低時妻子怎樣出言不合，自己對女友稍稍接近時妻子怎樣的爭吵禁阻。這些話雖會使別人代他們感到非常痛苦，但他們自己卻又似乎形影相依地過得很好很舒服。有許多時候，兩性關係實在神祕到使人覺得難捉摸，可見稱結婚爲神祕之門的人，也並不是絕對沒有理由的。

但是，這神祕之門內的生活，也不是完全不能用平凡的科學眼光詳加分析的。他們之所以形影相依，當然是受了生理的和環境的支配。男大不婚女大不嫁的生活，實在是不容易也不舒適的，特別是在中國這樣完全以家庭爲生活中心的社會裏，即使有人起初不大願意，環境

也終能使你感到非結婚不可。因為社會上的一切利便和幸福，多是為結婚者預備，單身男女是沒有份兒的。但心理方面的不能得到慰安，已結婚的人雖比未婚者鈍感，究竟也不能絕對沒有感覺，因而在見了可告訴的人時，痛苦也就不覺突然浮上心來，使他們不期然而然地流露出心靈深處的鬱悶。但又因為婚後的男女比較地注意實際，他們大都不願意使自己長時被痛苦所控制，所以又就在那些不甜蜜的記憶外面塗上一層糖衣，非到山窮水盡萬不得已的時候，總像喫丸藥似地囫圇吞棗他們的生活，不敢讓自己一嘗生活內涵的苦心。一般夫妻的過那神離而形仍合的生活，也確是另有苦衷的。

祇是形合神離的苦況，並不會因着躲閃不敢迫視而即行消滅。我們決不應該效法小孩子的智慧，明明知道瘡口內藏着可以傷命的毒質，卻因為懼怕一時的痛苦而拒絕外科醫生的診視，並連自己的眼睛也不敢正視傷處。我們應當有充分的勇氣來面對事實，不但可以請醫生診斷，而且要自己知道一個底細。要知道無論開刀無論服藥，即使在剎那間加增我們的痛苦，而為久遠計，還是值得尋根究底謀求根本解決的。

我們看見大多數的家庭都是丈夫整日或整月，甚或整年在家庭以外獨幹他自己的公事或私事，而他的妻子祇永遠在家中當心他的衣食住和小孩子，對他的所思所行絕對不聞不問，即使聽見極不相同的意見也毫不介意。同時，丈夫雖則眼見妻子所注意的事情和自己的

興趣不同，妻子對於自己的思想很不瞭解，自己不但不能同情妻的痛苦喜悅，有時候甚至懂也不懂得。但他們既不怎樣爭論，也不怎樣傷心，並且也不想找出一個共同的意見來。這自然是因為為夫的每視妻為管家婦，祇要孩子不受傷，衣食能有相當準備，就不願有所計較；而為妻的則視男人為當家人，祇要他不過分壓迫，經濟上不太吝嗇，亦就得過且過了。非等到女人不能管家，男人不能養家，或其他的特殊變化到來時，他們是從來不注意「思想」這回事兒的。一定要到變故到臨的時候，才痛苦呵悲哀呵鬧個不休。正像外國人諷刺中國人對疾病的態度一樣，非等呻吟床席，病入膏肓，是不肯稍稍注意衛生的。

如果能在男女結合之前注意到思想問題，雙方互相開誠布公地交換、討論、研究、更正，到發見志同道合時再相親相愛，再結成密切的關係，那當然是最理想的了。如果不幸而在未注意思想時發生感情，那麼將錯就錯，就利用已有的感情互相勸導互相感化，以求達到真切的瞭解，深刻的同情，也並不算太晚。即使在已結合的夫婦間發見了思想上的不合，也並不是絕對不可挽救的。夫妻二人同起同居，共患難共幸福，物質上的條件，也未始不能幫他們好些忙，使他們的思想漸漸接近起來。我國人在以前的時候，因為丈夫遠遊四方，妻子株守故鄉，生活絕不相同的緣故，要求思想相同，自然很難。現在的情形卻已大不相同了，夫婦大都相依相隨，大半喜歡脫離大家庭而另組小家庭，這於夫婦間求思想的瞭解，實已方便多了。所以我以為現在的問題，已不是環境的問

題而大半是如何努力的問題

我，因為自己亦是一個女子，大概用不着避偏袒男子的嫌疑的。我在許多家庭中，發見造成不幸關係的往往是女人而不是男人。當她們未婚的時候，她們讀書，做工，研究社會問題，不滿意現家庭制，注意政治問題；的確有好多女子不但不弱於男子，且有勝於男子的。但一旦結了婚，她們每會突然改變態度，將書本擱之書架，甚或拋之暗角，不願出外工作，不再研究問題，也不肯在改良家庭上用思想，政治經濟等問題自然更引不起她們的興趣，祇會像廚娘乳媽地照料小孩，注意油鹽醬醋等小事。更有連小孩也不願管教，專門在交際賭博上用力氣的。過這樣生活的婦女，她們不但不能瞭解異性的思想，就連未婚的姊妹朋友的思想也會覺得很隔膜。我會聽見好多朋友告訴我，她們的姊姊嫁了不久，就開口小孩閉口丈夫，叫人聽了怪討厭，有的時候同姊夫談談倒反有味些。這不是婚後婦女思想容易退步的明證嗎？

種瓜是不會得豈的，思想退步後的婦女自然亦不免要收穫惡果，祇是時候的早晚不同而已。有些婦女，因為長期地過着風平浪靜的生活，就以爲終生不會出問題了，那知道一旦遇到風波，就會置她們於絕地。最明顯的，是第三者的闖入，往往會使女人受到天大的擾亂和痛苦。這也並不是女子妒心特重，更不是因為女子天性愛依賴男人，而是因為女子向來獨負着生育的重任，最好是生活環境永久不要動搖，使她們可以一意當心小孩而無外慮。所以一旦發生離棄的恐慌，她們不但

會失去快樂健康甚至會毀掉了生命，這在舊式的以家庭爲生活重心的婦女，更是千篇一律的。

我們姑且不要駁斥她們的以育兒爲唯一天職的錯誤，就假設育兒是女人的唯一天職，她們也應該爲了愛護小兒的緣故，而深謀遠慮，爲小兒造成一個完美的社會安樂的家庭。所以無論新舊的結合，都應該謀求思想的瞭解，否則妻子與丈夫的關係就祇是同牀異夢的，是極容易發生動搖的。因為夢是不能勉強它相同的，所以女人即在養育小兒時也不能太過疏忽，應該時刻努力不懈。

不過，我也決不能因爲身爲女子而就苛責女子，放棄了對男子稍盡忠告的責任。因爲兩性問題是「兩」性問題，單方面的努力是每會比事倍功半還壞的。譬如說，現在一般的男子，每以不能供養妻子爲恥，寧願自己欺詐鑽營，招搖撞騙，去求取非義之財，而不肯讓妻子出去用自己的勞力謀求誠實的生活費用，這樣的辦法，自然會造成妻子養尊處優，依賴懶惰的習慣。一個從來沒有職業經驗的女子，怎樣真正瞭解職業生活的甘甜蜜苦？明明是自己造成妻子的不能瞭解，卻又在困難境遇來臨時責怪妻子缺少同情，這不是比那些怪纒腳的女兒不像兒子能走路的母親還自相矛盾得可憐嗎？還有好些男子，雖則高興和自己知力相彷彿的女子爲友，卻故意要選年齡幼稚，經驗缺乏，學識淺陋的繡花枕頭做配偶。滿腹草包的繡花枕式的少女，在你得意發達的時候，自然會當你英雄崇拜，但惟其是滿腹草包的少婦，才會在你失意的

時候感到失望與幻滅，而增加你無限的寂寞與痛苦。如果你的配偶是一個有獨立的精神，豐富的經驗，高明的學識的人，就一定會在你感到前途茫茫的時候，為你指出一線光明了。

更普通的，是男子們每喜做好漢，叫妻子莫名其妙的欽佩崇敬他，而不肯拿平等的態度對待妻子，使她可以自由發表意見，自由提出疑問。不在交換切磋中去求謀真正的瞭解，而祇求眼前的虛浮的無意義的盲目崇拜以滿足自己的誇大狂。這樣的配偶，雖則也會叫陌生人了覺得眼紅，像小孩子眼熱別人喫糖衣金雞納霜一樣，但在熟人看來，

可一望而知道他們偶一不慎，就會嘗到內涵的惡味而叫苦連天的。

什麼郎才女貌夫榮妻貴的兩性關係，原是祇能騙騙喜歡看才子佳人式故事的淺識者的，凡是真正有見識的人，就一定能看到其中潛伏着的危機。世界上實在祇有志同道合的兩性結合才能享受真正的兩性幸福，祇可惜人們大都不曾注意到這一點，而誤認面貌金錢等為最重要的條件；其實祇注意富貴品貌的人，是永遠得不到美滿的兩性生活的。

女作家控威爾斯抄襲作品

加拿大女作家第克斯 (Miss Florence A. Doeka) 不久前在英國上訴法庭控著名作家威爾斯 (H. G. Wells) 和出版家麥美倫公司，說威爾斯抄襲他的作品，而由加拿大的麥美倫公司助成這抄襲行為，所以要求他們賠償十萬金鎊的損失費。這控案的開端在二年前，當時由第女士在加拿大的昂太里奧法庭起訴，指威爾斯的名著世界史綱是抄襲她的一冊小說網 (The Web) 的。據她陳述這案情：她在一九一三到一四年寫成網這書，是以世界的短史為題材，而寫成小說的形式。在一九一三年六月，她在加拿大取得這書的版權。一九一八年八月，她把這書交與加拿大的麥美倫公司，接洽出版；到次年四月纔由該公司決定不出版，把書退還第女士。此後威爾斯的世界史綱出版，第女士發見這書的大綱計劃和內容的許多地方和她的網相同的；因此她認為麥美倫公司在扣住這書八個月的期間中，有把這書給威爾斯參考的嫌疑。她認威爾斯的世界史綱有損害她網的版權利益的嫌疑，所以提出控訴，要求賠償損失。

這位女作家在加拿大提起二次控訴，都告失敗。最近在英國上訴法庭的上訴，仍歸她失敗。法官都認第克斯的控訴證據未見充足；因為對於世界史的觀察，著作者眼光容有相同，而且二部著作作用同一參考材料，或者也是可能的。



戒指的來歷

黃華節

——中國婦女裝飾史稿之四——

今之「摩登」婦女，纖指上如果不套住一只亮晶晶黃燦燦的指環，在她們可說是一種羞恥，然而纖指上套住指環，心裏卻不知道那「勞什子」到底是什麼東西，含有什麼意義，而且又不肯費點工夫去查究，這更可說是一種羞恥。假如婦女肯以講究時髦，裝飾的時間，精力，心思與精神，先去講究關於自己的切身問題，然後再進而講求人類共通的問題，那麼，世界上「奴隸以前的奴隸」和「奴隸以後的奴隸」便得解放，同登「真」自由的福地了。

小姐們！太太們！請恕我說句不客氣的話：世界上除了你們的頭腦之外，沒有一事一物無理由，沒有一物無來歷。即如小小的一顆金環，牠的歷史要比你們的理性更久遠，牠的來因比你們學時髦的心理更有理性可尋。

大家如果不嫌煩，試翻翻人類的歷史罷，我敢擔保你在第一頁就見到指環，戒指或 Ring 的字樣了。民俗學者諾爾森 (T. S. Knowlson) 說：「……就是要大略考定這種（指結婚）指環到底從什麼時候起

成爲社會生活的形態，也不能夠。據喬芬那爾 (Junvenal) 羅馬古代文學家）的話（見諷刺錄卷三）我們知道羅馬人早已採用這樣的指環；我們又知道希臘從我們可以追溯得到的時候，已經採用指環了；在埃及的古塚裏，也已有指環了；看來戴結婚指環這樣風俗，在我所能追溯到最初的文化，早就已經發現了。」其實諾爾森的話很簡單，一言以蔽之，指環縱不是文化的哥哥，至少也是牠的同胞兄弟了。諾氏的話，是專就結婚指環而論的，但除此之外，指環還有好幾種用途，我們很有理由推想結婚以外的指環，歷史一定比牠更久遠一點。

諾爾森剛才沒有提及東方文化的古國希伯來民族。他們的舊約，大家公認是世界最古的文獻之一，很有參考的價值和必要。據以賽亞書，我們知道距今二千七百有餘年（即公元前第八世紀），巴勒斯坦的女子已經以戒指爲裝飾品。又據希伯來公元前第八九世紀的文獻，知戒指這種東西，不但是女子的裝飾品，東方的帝王同時亦用爲君權的象徵，及授權的符信。例如創世紀（公元前第九世紀作品）載埃及

法老任命約瑟為首相，說「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約瑟手上。」以斯帖記雖然是很晚的作品（大約作於公元前第二世紀），歷史性也不很強，但至少也可以作為東方的君主慣常以戒指為授權於官吏或平民的符信的旁證。書中屢次提及波斯王以戒指為印記，及授戒指於他人，表示授以權柄。不過這和本題關係不大，所以我們也不必深究下去。但戒指在東方，有着同西方一般長遠的歷史，從此卻得到一個強有力的明證。

以上僅就有史可稽的時代而論，然而戒指的起源，還在歷史的前頭。不信，試問問考古家，準得到滿意的答案。

說到我們本國的指環，依着「摩登」女士的淺薄腦筋，以為無疑是泰西一等文明國介紹進來的。以金指環為婚姻的信物，也許是外國介紹進來的風俗，然而這個「外國」卻不是她們醉心崇拜的「歐美外國」，倒是她們的祖公祖婆所鄙夷菲薄的「胡夷」外國。這一層且留待下面再討論，此刻我得趕緊聲明我不是說戒指是胡人傳來的，我只說「結婚戒指」也許是外來的風俗而已。在我們的所謂「正史」中，雖無明文可稽，但價值有時比「正史」較高的所謂「雜史」，卻供給不少有價值的考證資料。

據雜史家的推測，最古一說，謂指環創始於商代之末。物源云「紂作翠翹，金鈿，步搖，寶釵指環」（見衣原第十一）。這大約根據春秋繁露「刑鬼侯，取其指環」一語而云然，實則三代以前的歷史，至少有

一半是傳說，即「正史」亦未可據為「信」史。何況我在別的地方已然指出「荒淫好色」的紂王，已成「天下之惡皆歸焉」的箭垛式人物，許多裝飾品和奢侈品都被不求深考的考證家硬推他做發明人。當然，如果他們不能再拿出別的更堅強的證據來，話是不能遽信的。不過這種近乎臆斷的話，卻也未嘗全無價值。惟其愈附會，愈顯出那種東西源流的長遠，不易確指其創作的時代。實際上要實指戒指是這個那個時代或人物的始創，斷不可能。故稍謹慎的考證家，不敢貿然硬派某個人為戒指的發明者或創作者，至多只下「古者」的籠統結論而已。例如五經要義（不詳作者名字，玉函山房輯佚書本僅題雷氏撰）說：「古者后妃羣妾御於君，作當御者，以銀鑲進之，娠則以金鑲退之。進者著右手，退者著左手，本三代之制，即今之戒指也。」又明都印三餘贊筆亦據詩經之注，而斷戒指為上古的遺制：「世俗用金銀為鑲，置於婦人指間，謂之戒指。按詩注：古者后妃羣妾以禮進御於君，女史書其月日，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按月辰，經期也）以金鑲退之，當御者以銀鑲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者著於右手，事無大小，紀以成法。即世俗之名戒指者，有自來矣。」此兩說雖詳略不同，而意見則一。所差者，雷氏之說實指「三代」，而都氏則僅據詩注，泛言「古者」。實則兩說本無差別，特雷氏因詩經為三代作品的結集，遂強解「古者」為三代耳。這話可靠嗎？我們此時所有的歷史知識而論，這是蓋然的，因為我們手頭上的史料，最遠不出三代之後，比這更古的史料，迄今尚埋於地下。

除了考古家努力之外，誰也不能再深究下去了。然而我們此刻卻大可以下一個斷語：戒指的歷史同文化的歷史一般的悠久，這是中外所同然的。

然而上面所引的兩段話，卻隱伏着一個疑問，精細的讀者斷不會輕輕掠過的。最近的考古學發見，已經證明商周兩代，尚在銅器時代，夏朝更無論了。金的發見和應用，稍晚於銅，因為鍊金需要很繁複的技術。那麼，銅器時代那裏來這許多金供給后妃羣妾作指環呢？雖然有，銅器時代的人有沒有那種精練的技術，把金製成指環，仍是一個疑問。其實呢，這個疑問並不難解釋，只要讀者不把那個「金」字死看，而把牠活看就得了。怎麼叫活看呢？要知道古之所謂「金」，不是今之所謂「金」。金字有兩個用法，一是類名，一是專名。類名者，金屬或五金的通稱也。故鐵亦得謂之金，有時為易於辨別起見，則特稱為「重金」。同樣，銀也叫做金，又冠以形容詞，謂之「白金」。「黃金」二字，亦常見於古書，但性質與「白金」相同，黃指其色，金指其質，故黃金者，黃色的金屬也。此黃金實則是黃銅，不是今日之黃金。舉一個例，秦始皇收天下的兵器，鑄金人十二，置於咸陽。要說這是真金，寧非笑話。姑勿論那時沒有那麼多真金，作算有，難道真金可以作利器嗎？這麼一說，那些金一定是銅無疑。金雖是類名，但古之「黃金」往往簡稱為金，這又是什麼道理呢？回答道，銅不僅是最先發見的金屬，並且也是最通用的金屬，因此得「金」的專名，到後來別種金屬相繼發明，應用，乃不得不加以識別詞，再後覺得

這個辦法到底不方便，於是各給五金以專名：鐵不稱為「重金」而叫做鐵，銀不叫做「白金」而改稱銀，同樣，銅也不叫做「黃金」而改稱銅，而把這個名字讓給另一種新發見的真金。總括言之，先秦之所謂金，其實是銅，因之所謂「金銀」其實是一「銅銀」罷了。

除了「金」字的本身之外，還有幾個旁證，足以證實古時的戒指原是銅作的。郭氏的玄中記有云：「天竺大秦國出金指環。」這金卻是真金，不是黃銅。假如我國三代時已有真金指環的話，玄中記又何至於小見多怪，大書特書呢？又滯鑑類函引林道記云：「林邑王獻金指環於吳主。」又西京雜記云：「戚姬以百鍊金為彊環，照見指骨。上惡之，以賜侍兒鳴玉，耀光等各四枚。」按百鍊金即純金，而彊環即指環也；有時亦簡稱為「彊」，例如同書載「合德遺飛燕瑪瑙彊」，即瑪瑙指環也。以上諸書，大都是漢晉時代之作，觀此可知漢以前我國除黃銅之外，還不大知道利用真金，或竟尚未發見純金。及西漢初，始稍稍有金，而金與銅的分別，也始於這個時代。是故西域的金指環，古人且視為珍聞，而絕稱之；帝王貴族往還，也以金飾為極貴重的餽遺品物。這樣的情形，一直到南朝時代，仍然如此。故宋時天竺國以金環為獻，史家極稱之，而大書於史冊。南史說：「天竺迦毘黎國，元嘉中表獻金剛指環，摩勒金環諸寶物。」宋書也說：「南夷元嘉七年遣使獻金剛指環，」皆指一事。我們據此可知漢以後雖然已發見了金，但產額不多，貴重的金飾，多半是外國——尤其是印度貢獻來的。而且雖然有金，但中國人鍊金的技術，發達得很

晚，故稍爲精緻貴重的金飾，泰半從外國輸入。沈約俗說載「晉哀帝王皇后，有一紫磨金指環，至少，止可第五指帶。」這便是一個很強的暗示。大體說，珍寶之中，漢最先發見，且應用最廣，製作技術最精的，要算玉了。至於純金，大約是從西域轉傳來的，就中尤以印度（古稱天竺或身毒）爲最可能的輸出地。金飾——特別是金戒指之用，漢朝始稍稍有之，而漢人與西域的交通，自兩漢時代最爲頻繁，而且密切，此中蛛絲馬跡，隱約可尋。但終兩漢以迄於魏晉六朝，金指環在宮廷中尚且爲珍貴的寶物，則王侯以下，更不消說了。據此，我們可以下一個蓋然的結論，即指環，雖是遠古時代的發明，但先秦時代的指環，質俱用黃銅白銀，純金指環，至西漢始由西域輸入，而稍稍流通於宮廷間。直到南朝，金環的流行，尚不甚廣，製作雖有，也不見得比外來的精巧。

我國歷代指環的質料，除漢以前以銅爲主，銀次之外，漢以後種類頗多，茲略舉其最著者。屬於真金者，漢時有「百鍊金」指環，晉時有「紫磨金」指環，南朝初期，天竺獻「摩勒金環」於宋帝。至於迦毘黎國所獻之「金剛指環」，這一「金剛」未詳是寶石抑或精金的一種。次於純金者，也有「鍍金」，這當然是鍍金術發明以後的事，此刻未能確考其年代，但鍍金指環已見於廣韻，其說云：「銀，指環也。以金鍍之曰鍍銀。」廣韻一書，早已散佚，宋時曾重修之，重修本亦曾一度亡佚，清儒再度訪輯，始俾得保存。兩本都不詳撰人名氏，亦不注其年代，故鍍金指環無從確考其所自始的時代。除金環之外，礦石質的指環，也有好幾種。漢武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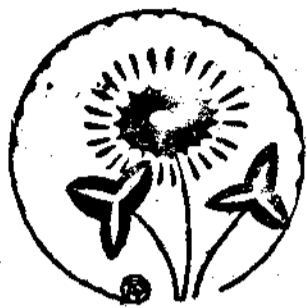
時已有瑪瑙指環，見於西京雜記。唐時則有翡翠指環，見妝臺記。這是指環史上一段珍聞，請引錄以資談助。「何充妓於後閣以翡翠指環換刺繡筆，充知歎曰：『此物洞仙與吾欲保長年之好。』乃令蒼頭急以蝟蟻帽贖之。」上面說過，我國最古而又最廣用的珍寶是玉石，所以以玉作環，縱不深考，亦可推想而知。唐書載玉指環一段掌故云：「定安公主嫁回鶻未歸，詔使勞問，以點憂斯所獻玉指環賜之。又唐范擘雲漢友議記玉指環的逸事一則，極凄艷有緻。其說云：「韋粲遊江夏，與一青衣玉簫有情，約七年再會，留玉指環。踰八年不至，玉簫絕食而死。後得一歌姬，真如玉簫，中指有肉隱出如玉環。」格致鏡源亦引雲漢友議這一則筆記，而詳略不同，未審是否根據別本，並錄之以收互相補足之益。「韋粲遊江夏，姜使君館有小青衣曰玉簫，遺以白玉指環。」從這兩個掌故看來，知以玉爲指環，是唐代很通行的事。又有所謂「火齊指環」者，未詳是何品質，但這種指環，也留下一段佳話於指環史上，特照錄之，以備再考。王嘉拾遺記云：「吳王潘夫人酣醉，唾於玉壺中，使侍婢瀉於台下，得火齊指環，即挂石榴枝上。因其處築臺，名曰環榴臺。時有諫者云：『今吳蜀爭雄，榴環之名，將爲妖乎！』孫權乃翻其名爲榴環臺。」

再說指環的名稱，也有種種不同，「戒指」其最古者也。今代重視裝飾品過於畢業證書的「摩登」女郎，醉心歐化，以戒指爲時髦裝飾品，因亦謬然以「戒指」二字爲蟹行文，嫩媚聲，此其有粉無墨，抑何可笑！戒指之名，古已有之，且不自漢代始也。「戒」者何？禁戒之謂也，帶環

於指間，以示禁戒，故曰戒指。然則所「禁戒」的又是什麼呢？本文篇首所引五經要義及三餘贅筆，已經明示過了。據前說則左手的金鑲，是有了身孕的表示，所以禁戒君王御侍也。據後說，則后妃羣妾，經期時亦「以金鑲退之」，以戒絕人君的親近。照現代的科學眼光看來，這倒是合理的舉動。然而我們研究文化史和禮俗史，最忌以今人的理性，解古人的行爲。妊娠經期當戒絕性的行爲，是今代的科學；古代的人，卻沒有這種開明的觀念。他們的行爲結果，雖與科學法則暗合，然其行爲動機，卻是出於迷信。古人以爲懷孕及經期中的女人，身體不潔，一與接觸，沾染便有禍害——至少有晦氣；故這兩個期間的女人，是「他不」(Taboo)之物。如此說，戒者「他不」之謂也。「戒指」者，「他不」的表徵也。這個初民時代的迷信觀念，今日雖然在暗中消褪着，但是指環之爲物，迄今仍脫不掉禁戒的性質，不過所禁戒的，另換了一個對象罷了。古時所禁戒的，是女人的主人或佔有者——即所謂夫君，今代所禁戒者，則爲女人的主人或準主人禁戒第二個男子接近已有所屬的女子。蓋女子無名指上的指環，是表示她已經被人佔有的徵象，所以禁戒別個莽男子轉她的念頭也。對象雖然改變，而其爲禁戒則一。故戒指的古名，仍舊適用於今日。古時除戒指，指環兩個普通的名稱之外，還有簡稱爲「鑲」或「鑲」或稱爲「鑲環」；純金者則名之曰「金鑲」；鍍金者，謂之「鍍鑲」。此等名稱，俱已見於上文。明朝時又稱之爲「代指」，如古今事物考卷六云：「指環即今之代指也。」劉元卿賢齋編卷四又說：「……今之

戒指，又云手記。」此皆指環的異名也。

我國古代的戒指，除戒絕房事外，還有沒有別種作用，如西亞古代的帝王，以戒指爲君權的象徵，或如希臘羅馬及近代歐美等國，以此爲訂婚和結婚的表記之類呢？關於前者，我們可以斷定沒有。關於後者，有雖然是有，但恐怕發生得很晚，並且好像是異族傳來的風俗。北堂書抄引胡俗傳云：「始結婚姻，相然許者，便下金同心指環。」晉書西戎傳也說：「大宛俗，娶婦先以金同心指環爲聘。」可知以指環爲訂婚的信物，原是胡人的風俗。這種戎狄之風到底什麼時候起傳入華土呢？依我的推測，大約在南北朝間，蓋此時五胡南下，胡夏的文化，互相沁透，中國許多新風俗，多半是這個時候發生的。南史載有一段暗示南朝以指環爲聘物的史事：「武丁貴嬪武帝鎮樊城，嘗登樓望見漢濱五彩爲龍，下有女子壁統，則貴嬪也。帝贈以金指環納之。時年十四。」又後魏書云：「咸陽王禧子樹，位宗正卿，後奔梁，武帝尤器之。後復歸魏，初辭梁，其愛妹玉兒以金指環與別，樹常著之。寄以還梁，表必還之意。」觀此則此時指環已被用爲男女寄情的信物，雖不能遽指爲定婚戒指，用意卻很相近了。至於唐時韋臯留玉指環於其情人玉簫（見上），是直以指環爲定情信物了。所以我斷言戒指爲婚姻表記的風俗，肇源於南北朝間，雖不中，亦不遠矣。至於戒指何以爲男女結合的表記，有什麼意義，此層不獨爲篇幅所限，不容伸論，而且作者前幾年在新女性已經討論過了。



貞操帶之研究

華君

人類妒性的表現，以兩性間的爲最深刻。這種妒性在人類歷史中所形成的最重要的結果，便是貞操制度。關於貞操制度，歷來不知有多少可悲的、可笑的以至可驚異的風俗和故事流傳着。這種風俗和故事大部分被記載或反映於歷史文獻或藝術作品中。在某一期，這種風俗或者會形成一種特殊的物件。時代帶着文化前進，新的風俗代替了舊的風俗。舊時代的貞操風俗有些在目前已不留一點形跡的。但在偶然的機緣或考古者的有意尋覓中，有時會發見一種代表以前某一時期的貞操風俗的物件。從這種物件，還可以推尋到當時的不少關於貞操風俗的故事。這裏便是要講到這樣的一種物件。那就是所謂貞操帶。

在貞操制度發達到極端的一個時期，女子已成了男子所保有的性的私產。除了用不成文的風俗條例和明文的法律保障這性的絕對佔有外，妒性異常的男子竟有發明了特殊的器物，強迫婦女對他守貞操的。所謂貞操帶 (Girdle of Chastity) 就是用以達到這種目的的特殊器物。這器物主要是用二塊鐵片製成，留着通便的孔隙，用帶繫住腰際，加以特殊的鎖，除了男子手中的鑰便沒有人能在女子下部解去。

這刻毒的東西，假使要具體比擬這東西，則目前新婦女所用歐式的圓於腰際的吊襪帶，正像它的一部分形狀。奇怪的是這東西並不在東方曾經極度侮辱女性的神祕土地發見，而出現於西方的歐陸中部。在巴黎、柏林、阿姆斯特丹、瑪德里、慕尼乞和羅馬等處的博物館中，現在有這種東西的不少殘餘樣品保存着。爲了這小小的而又神祕的東西，許多學者會盡着時間與精力去研究，推尋這東西的來源發展和流行這東西的時期的貞操風俗。

我們譯作「貞操帶」的這東西，在歐洲各國都有專稱的名字，而且一種文字中不止用一個名字。英文稱爲 *Girdle of Chastity*。法文稱爲 *Ceinture de Chastete*，*Ceinture de Virginite*，*Serrure de Jalouse*。德文稱爲 *Bruch*，*Schloss*，*Italienischer Schloss*，*Kuschheitsgurtel*，*Kuschheitswächter*，*Venusband*，*Frenschutz*，*Weiberverchluss*，*Jungferenschloss*，*Jungfrauengurtel*，*Schloss der Eifersuchtigen*。意文稱爲 *Cintura di Castita*，*Freno della Invidia*。荷文稱爲 *Kuschheidgordel*。葡文稱爲 *Castidade*。西文稱爲 *Castidad*。

遍，可知這物在中歐各國的貞操制度史中都會經過一時間目的。

研究者推測這物在歐洲出現的時期，大概是在十二世紀以後，延用到十七八世紀時候。也可以說，這物的流行正當歐洲過着黑暗的中世紀的時代，到進入近代期而漸漸絕跡。至於它的起源，據民俗學者的意見，則以為在非洲和東方雖未見過像歐陸所發見的那樣精製的貞操帶，而用器物防止貞操被破壞的方法，卻會通行於他洲不少民族中。

法人鮑狄 (Bordie) 曾經說起非洲的野蠻民族有用線縫住大陰脣以保障女性的貞操的。據許多學者的報告，西班牙的健潑賽民族因重視貞操，婦女都用一種布帶包住身體的下部。巴拉斯報告在塞加辛島的女子，自十一二歲起，使用一塊麻布或一條皮帶縛在下部，貧苦的女子用線縫住，富有的婦女用小銀鎖鎖住，到結婚的晚上由新郎用利刃割斷取下。這種用鎖繫住帶子的方法，和歐洲的貞操帶很相像。

中世紀的歐洲，因為接連發生了多次的十字軍遠征，造成了東西文化的大交流。尤其是南歐意大利的地方，如維尼斯、辟薩和日諾亞等處，因為東西交通發達，染上了不少東方文化的影響。十字軍把東方的許多文化風俗帶回來，其中當然有不少性的風俗夾雜着。貞操帶這東西因此也被學者認為是在這文化交流中自東方傳入西方的。東方雖沒有像歐洲那樣精製的貞操帶，但如用線縫住大陰脣和用布包紮下體的方法卻早有着；一經傳入歐洲之後，這簡單的方法乃進化而成鐵製的靈巧的東西，而且有複雜的小鎖伴着它。

據雜史所示，在十二世紀以下的幾百年，南歐的性的風紀非常頹唐。維尼斯被稱為女人市，羅馬、奈不爾等處都以性的放縱著聞。這種現象引起了性的法律趨於嚴峻的反響。在十五六世紀，據說意大利的妒風極盛，丈夫對妻子防閑之法層出不窮，懲治犯姦的法律也嚴厲異常。所謂貞操帶可以斷定是這種社會背景的產物。最早被記載而且留下圖形於德國凱塞爾氏 (Konrad Keyser von Eichstade) 的軍事百科全書 Bellifortis 的貞操帶，也是這個時期的東西。凱氏的書出版於一四〇五年，其中所畫的貞操帶，樣式比較後來的粗而笨，但可以看出是鐵製的，繫於腰部的帶分成數節，上面還掛着一個鑰匙。

關於歐洲貞操帶的最初發明者，一般推測是維尼斯的暴君卡勒拉 (Novello Carrara)。卡勒拉在維尼斯所留下的他的暴政的遺跡，是許多新奇而又殘酷的刑具；這種刑具現在還留於維尼斯的軍器博物館中。在這種刑具中，有二個鐵製的貞操帶，是這暴君用以強迫她所有的婦女對他守貞的。這二個帶較凱塞爾氏 軍事百科全書中所畫的精巧得多：全部分二片，相聯處轉動如意；一片作正圓形，中有圓孔，一片作尖圓形，中有橄欖形的孔，二孔四周都有銳利的鐵齒，孔的闊度不能容一手指；二片的端上有分成許多節的鐵帶，帶端有孔鈕，可適用於大小不同的腰圍。據說，這物的應用除防止女子的不貞外，更可防止她們自瀆。但把這樣殘忍的東西施於女子，大概祇有暴君之流纔能想出來了。根據許多文獻的記載，這帶在卡勒拉暴君發明之後，便漸漸流傳

到西班牙、法國和德國等處。可是祇有貴族階級能應用這樣的東西。在十六七世紀，這物竟至成爲貴族婦女的奢侈品。中間的二片有用象牙或銀質製的，上面雕有各種細巧的花紋，由精工之鎖匠製就極精緻的小銀鎖，一個帶上有用二個到四個小銀鎖的。許多中世紀的詩歌或小說中曾說及關於這種帶的故事，有趣味的如貴族婦女都用金錢買通鎖匠，在製帶上的鎖時都爲她們預製雙套的鑰匙。例如，在一個木雕的圖畫中，刻着一個戴着貞操帶的婦人，和二個男人；那婦人一手搭在一個男人的肩上，另一手握錢伸向旁邊一個持有鑰匙的男子，推測起來前者大概是那女人的丈夫，後者則是鎖匠。這圖旁有四句詩，譯意是：「沒有鎖能管住狡猾的婦人；沒有愛情便沒有婦女的忠貞；爲了這緣故，我用你的錢買我所沒有的鑰匙。」另有一張法國的圖畫，描寫一個男子將出外旅行，對他的妻子加上貞操帶的情形；這圖的一角畫一個男子拿着鑰匙，隱在帳幕的背後，另一角畫一個傻子用布蓋住一籃的蝨子，暗示這男子的行爲，正和那傻子的關不住蝨子一樣。

十七八世紀所發見的貞操帶，形式更多，製造也愈精巧。慕內乞博物館藏一精製的貞操帶，二片上的孔一作鷄心形，一作梭形，雕刻的花紋極細緻，周圍有密密的小孔，顯示在戴用時鐵片的正反面都釘有絨布，以免鐵片對於皮膚所起冷而硬的不愉快刺激。但在比較上，則巴黎克羅尼博物館所藏的二帶，式樣算最新穎，工作也最精巧。這二者之一的鐵片上鐫有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中的圖，四周的圖案也極顯出

製造者的藝術手腕。考察者推測這帶是出於德國匠人之手的。

上面所說到的貞操帶都是在古堡或巨廈中發見的，乃是從它們的形式，推測到應用時的方法。但在一八八九年由巴欽格氏在奧國所發見的一帶，卻是他親眼看見從一古棺的女尸身上取下來的。這帶現在藏於慕尼乞博物館。那發見的故事是這樣的：在一八八九年，奧國的一小鎮恢復一十五世紀中所造的古廟，巴氏則前往參觀那工作。當工人開掘廟旁的荒地時，發見一古棺，巴氏看他們把棺起出劈開，棺內是一女尸，金髮貝齒，全副古裝，推測起來當是十七世紀初期的貴族婦女。工人把女尸的衣服一層層取下，到發見女尸的身骸時，忽然在尸體的下部看到一條圍着的鐵帶，帶由許多段聯成，近小腹處則有一鐵片，套着一對已發鏽的小鎖，鐵外包有皮，鐵片上還看得出釘着的織物的殘跡。這貞操帶就由巴氏留了下來。據他後來的仔細測量，這標本的腰帶長八十五公分，前面鐵片長三十公分，後面鐵片長三十一公分，各節長短不等，有四公分到十五公分的，平均闊度是一·二公分，前面鐵片的孔長七公分，闊五公分，兩旁各有齒二十一枚；後面鐵片的孔是鈍三角形的，每邊平均長度爲三與三·五公分。由巴氏這發見，貞操帶的應用乃完全被證實。

在十八世紀後，貞操帶這東西在歐洲也已被淘汰。到現在，這半野蠻的保護或強制貞操的風俗，只有在歐洲文明國家的博物館所藏着的那神祕東西的標本，總算稍稍給我們認識了它的殘酷的狀況。



成業恆

張天翼

這是某君給我的小說材料。我讀了這本原件來發表了。這已做準了他的原意的。但人名地名我都改過。因為之抄校一過，並捏造了一些姓名。題目是我加的。又問原作者不願寫出他的真姓名，故只好由我取名。如果我取「成業恆」這假名字署上去，就真是欺騙讀者了。對不對——天翼。

季倫志兄：

此次晉謁潘公，原想潘公給我一個位置，或給我向什麼地方介紹介紹。結果是無法可設。不但此也，他還對人說：「成業恆有共產嫌疑！」怎麼，我成業恆有「共產嫌疑」？

潘公也許因為看我坐了將近兩年的監，

就這麼疑心我。可是這次坐監的事你是明明

白白的，不是麼？我們做縣的土豪劣紳誣告我

們，還用錢買通做縣的保衛團，我們就冤哉枉

也地被拘了兩年。我們都是做縣縣黨部的執

行委員，保衛團拘我們的時候還引起地方上

的學生們的反對的。而潘公說我有反動嫌疑！

我家裏所有的產業給共產黨幹完了，家

也燒了。我和共產黨有不共戴天之仇，怎麼會

是有共產嫌疑呢？

在做縣委員任時，我們會抓住幾個土豪

劣紳，因此他們仇視我們。土豪劣紳和共產黨

一樣，是也要懲辦的。做縣的土豪劣紳看不起

「三民主義」哩！他們說——「三民主義的文筆

不好！」你看土豪劣紳可恥不可恥？怎麼，潘公

也像土豪劣紳一樣說我「有共產嫌疑」

不給我設法倒不要緊，可是疑心我有反動嫌疑，卻非洗刷清楚不可。茲附上文件數件：

內有我自己做的一篇剿匪紀實，記述我隨軍剿匪的事。蓋當時我有個提案，「執監各委皆須隨軍剿匪。」文章當然不好，不過表白我是如何的反共而已。（此文載黨聲週刊，敵縣縣黨部辦的刊物。）文件中還有敵縣三五日報上的一則新聞，敘我們被拘時當地學界及黨部之憤激。其餘是我被拘時寫的雜記。這些附件，請你轉陳潘公，即可了解我之非反動分子也。

潘公此次之不為我幫忙，或即因為疑心我之故。看了這些附件之後，他當能釋然。那時務請你乘機進言。你當然會肯的，是不是？你是我的知己，我不瞞你。我真窘迫極了。我客棧裏欠了他好多花邊，老板天天逼我還。天天而且還得吃飯。不勝糟糕之至。因此無論如何，你要給我在潘公前吹噓吹噓。事無論大小，我都願幹。至於我的能力，你是知道的，而且在那些附件裏可見一二。

這封信請別給潘公看見，否則他要不高興我的。

這些附件請你馬上就轉陳，愈快愈好。潘公如有何表示，請立刻寫信通知我。至託至託。麻煩你許多次數，真是對不起。但我實在是出於不得已，否則我簡直沒有辦法。好在我的知己，諒不見怪。專此敬頌

弟成業恆鞠躬。

附件看過，即請寄還。

附件一

登在黨聲週刊上的剿匪紀實

一個晴天霹靂——共產黨到了北鄉，我的家裏給弄毀了，房子燒掉了！

完了，什麼都完了！

美麗的家園。後山上的筍。塘裏的魚。溫暖的家。甜的米酒。院子。倉庫。我的房間。可是什麼都完了。

父親到那裏去了，愛我們的但是很嚴厲

的父親給殺了麼？

我生長着在的家園呀！我可以記得院子裏有多少石板，也可以數得出屋上有幾片瓦。可是現在——

復仇，準得復仇！

黨部開會。

「執監各委都要親自隨軍剿匪。」

通過。

着呀，大家去。得抓幾個共產黨來，用自己的手砸他，用自己的手槍斃他。血像放在開水壺裏燒着似地沸起來。手發抖，可不是冷；路上寸多厚的積雪，頂頭來的北風，可冷不着我。

大家伴着一營兵出城，往北四十三里，在劉家坪駐紮了下來。委員同志們一個一個都回城裏去。我不走。

「成同志不回城裏去？」康營長問。

「我要跟你們剿匪到底。我同共產黨的仇……」

仇……」

康營長掏出兩支煙來。

「聽說你府上已經……」

「是呀」我點煙。「我還想回去看看，我家裏有……這里去有二十里。」

家裏成了個什麼樣子！天知道！想發

脾氣。我要是抓到一個……

「那麼你正可報一報仇。」康營長吐了個煙圈子。

「哼，正是這句話！」

「你冷不冷……你吃酒麼？」

「吃呀。」

話就談開了。他問了我許多家裏的事。他歎着氣，搖着頭：

「真可惜呀，經營起這樣一個家來真不容易。」

誰不是這麼說。可是現在完了，啊啊，完了！

「匪退了就可以……」給我斟酒。「你酒量倒很好。」

「這種酒我還喫不大來。我們家裏有種

米酒真好喫，我平素總是……」

「請的，是不是？」

「有一點甜甜。我們家裏很多很多，現

在……哼，我真要抓個匪來親手辦他……

家裏燒掉了。什麼都毀掉了……無論如何非

報仇不可……」

機會來了：步哨抓到了一個。

「報告營長：這是他身上搜出來的。」

唔，一捲紙——共產黨的什麼議決案。

「成同志。」康營長把一隻右手搭在我

的肩上，「你的機會來了。讓你去辦，好不好？」

「着，着我的……操你媽，我得先看看這

個是什麼貨色。」

心跳得差點兒沒奔出口腔來，制也制不

住。

時候是下午四五點鐘，天可就黑了。那傢

伙站在門裏，門外地上的白雪襯出他那全身

的輪廓，非常清楚。燭光一搖一搖，就把那傢伙

的臉子照得一紅一紅的。中等身材，闊肩膀，扁

扁的鼻子。怎麼，這好像是……

再仔細瞪着眼睛：這條伙明明是——

「怎麼，這是你……你是劉……劉……」

啊呀，名字可記不起了。

「呃，康同志，我……呃，我不辦這案子。」

「爲什麼？」康營長張大着眼。

「這是我一個熟人。他是劉家坪的。他同

我小時候是同學。他叫劉……劉……劉什麼

呀？記不起了。他叫做那個劉……」

康營長翻着那捲搜出來的東西：

「這上面也許有他的名字，我們看看

看……這里……哪，這里有個名字：劉……」

「噫，正是他：劉明，不錯，劉明……怎麼，他

是個什麼書記！」

審問。

審問。

我坐在房裏抽煙，靜靜聽着隔壁：康營長

在盤問那劉……不錯，劉明。他叫劉明擡出幾

個重要人物來。

沈默。外面呼呼的風。

「踏槓！」

槓子響，手忙腳亂的聲音。好傢伙，這貨色

得喫點……可不是，那劉明開了口。

「好。」康營長說。「那麼說出來。」

「我有個本家叔叔，他是……」

「什麼名字？」

「劉自安。」

什麼？劉自安？這劉自安我知道，他是個土

豪劣紳。這劉明真滑頭，供了這麼一個人。可是

劉自安也該抓他一下。

「成同志，」康營長問我，「你可知道一

個什麼劉自安？那劉明供出了他。」過了會兒：

「你爲什麼不開口？」

我笑。

「那劉自安——共產黨呢或者不是，不

過他是土豪劣紳。我們倒正可趁此機會抓他

來辦一辦。」

「不過……抽支煙罷……不過我們是

來剿匪的，要緊的是幹掉共產黨，土豪劣紳倒

在其次，是不是？」

我正點着煙，就趕快扔掉火柴，把煙從嘴

裏拿下來：

「然而不然！土豪劣紳非辦不可；共產黨

所以能夠這麼猖獗，完全是土豪劣紳的……

他們的……土豪劣紳壓迫農民，所以他們就

跟着共產黨跑……如果沒有土豪劣紳，也就

不會有共產黨。從這一點看來，土豪劣紳也是

我們的大敵人……嗚，非辦一辦不可……怎

樣？」

「真是一篇極好的演說……話是不錯，

不過……」

康營長抽着煙走來走去，想着些什麼。

「我告訴你：那劉自安究竟是不是共產

黨我還不敢保。這劉明是共產黨裏的重要分

子，他既然供了那個劉自安，我們總得……」

「好！」

第二天一天亮就從城裏把那劉自安抓

到劉家坪來。老頭子，五十多歲，八字鬍子。這也

是我的熟人：我們家裏還喫過他的虧的——

欠了他的債，受着他的逼，他家私一天天大已

來。哦，你也有今天！

「我不是共產黨呀，」——一審，他就哭

喪着臉。「我是北鄉的團總，怎麼會是共產黨

呢？……」

「你的姪兒親口供的，怎麼你說……」

「劉明是共產黨……我實在不是……

我……成同志……成業恆同志曉得我的，成

先生……成同志……」

嚇，叫我保？正要辦辦你這土豪劣紳——

臨槓！

「呃呃呃……我招我招：就算是共產黨

罷……」

「押起來！」

縣政府給了縣黨部一個公函，縣黨部給

了康營長一個公函：證明劉自安不是共產黨，

當天下午可就交保釋放了。

3

我們喝着酒。

「成同志，你很恨土豪劣紳，是不是？」

「當然。我家裏也喫過土豪劣紳的虧的。

土豪劣紳而且還是逼老百姓當土匪當共產

黨，我們更非打倒他們不可。」

「你更恨共產黨，是不是？」康營長吸了

口酒。

「共產黨毀了我的家燒了我們的房子
你想想呢。」

「你是忠實同志。」

那不用說。

「好，」康營長拉住我的手。「這樣罷：那
個什麼書記，那劉什麼，那劉……」

「劉明。」

「唔，劉明的死刑你去執行，好不好？」

「那有什麼不好？」

「真的？」

「真的。」

「他是你的朋友呀，」他笑。

「怎麼，朋友就饒了他？……操你媽，他們
把……」

「哪，這里有桿馬槍，」康營長指指牆上。

「明天……」

「明天我得親手幹掉一個仇敵！」

「抓一抓手一言爲定。可是康營長笑着笑
什麼，還當我說着玩的？」

「一覺就睡到那明天。」

那劉明給綁了大花結一面旗子寫着罪
狀插在他背上。一些兵押着他走，吹着號：拉大
拉大低……

「成同志，昨天的話算不算？」

「我……我……別的共產黨我可以剝
他成肉醬，這個是……這個劉明是……他同
我從小在一起的……」

「唔唔唔，」康營長笑起來。「昨天酒喫
得太高興，說起話來是很那個的……上馬
罷。」

「我不會騎馬哩。」

「叫人扶着，」他跨上一匹馬。「上去的
時候抓住馬頸上那撮毛上去。騎上了就把兩
個膝踝子緊緊夾住。」

「唔。」

我們跟着押犯人的隊伍往東走了什麼
三五里路。那劉明得在這兒驗明正身，執行死
刑。

「怎麼樣，成同志？」

「呢，別開玩笑罷。我連槍怎樣放法都不
知道。」

「很容易：哪，這麼對着。這個手放在這裏。
這個手指在這裏一扳……怎麼樣，成同志，這
回沒有什麼話說吧。哈哈。」

「好，算我的……管他是朋友不是朋友，
是同學不是同學，總之是我們的仇敵……拿
槍來！」

仇敵……居然我自己手裏拿着了馬槍
對準了我們的仇敵……

擊着馬槍槍口離那劉明的後腦只寸多
遠。咬緊着牙，使勁地把右手食指那麼一扳。
我從來沒開過槍。真奇怪：槍機只一扳，一
聲也不聽見響的，那劉明馬上就倒了下去。槍
不響他怎麼會倒呢，詐死麼？

接着——前面丈多遠的地上才一聲響：
拍叫人嚇一跳。

「成同志，你開槍的時候手發不發抖？」

「哪里！」我大聲說。「我痛快。」

「我們回去喫盃酒給你壓壓驚。」

「酒是喫。怎麼說「壓驚」？」

「好好好，我說錯了，對不起。」

軍呀，我們有話要告訴區委……」

白軍……我們要見區委……」

「我不曉得區委在那裏。」

「我就是區委……」

我們老紫在這兒麼？總得再多抓幾個共產黨呀。

「我們大家都是同志哩……前面的國

你好，拿下來！

我同着張排長帶一排人往鴨嘴山去。山下那村子裏準得抓一大把敵人來的。」

「什麼？」

一把——十幾隻手一把就把他抓住了。其餘的傢伙在哪里？」一面問，我一面

「他們一看見我們去就跑掉了。」

「什麼？」

劈了他兩個嘴巴子。乖乖地帶我們去，不然……」

不，有一條妙計：我們這排人可以扮做他們的樣子，得就這麼着。大家身上吊着一條紅布，唔，像得很。」

「前面白軍離我們只有四五里地。」我插嘴，「我們要去告訴區委……」

「張排長和我又跨上馬。泥路上水濺濺的，馬蹄子踏上去就吱雜吱雜地響。」

走着走着，近了鴨嘴山。雪全化了，只瞧見橙黃色的巖石和灰色的樹枝。我和張排長騎在馬上，望着前面。前面一些屋子上勻着一層薄薄的煙：他們在煮早飯哩。」

「你們真是同志麼？」

「真不過癮哩。」

兩個老太婆互相瞧了一眼，一個就給帶到一所屋子門口。這兒有些老頭兒在說着話，還有些小孩子。門裏有些年青的跑出跑進。這些看樣子全是農人。」

「我區委什麼事？」一個三十幾歲的男人走出門口，穿一件藍棉襖，腳下一雙草鞋。」

「我們要報告軍情：前面四五里路就有

「我，一張排長放低點聲音，「我們是紅

「我們要報告軍情：前面四五里路就有

過了鴨嘴山還可以到家裏去看看。這條

「我不曉得，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我不曉得。」

路我常走，我記得清楚山上有幾棵樹，有多少山阿。可是現在並不是安安稳穩回家去。現在我哪裏有家？現在我……

轟隆……

山震動了。田震動了。馬驚得跳起來：我們給摔到了雪溝裏。

敵人在山上架土砲打我們！他們怎麼知道的呀？

「中計了，中這傢伙的計了！這傢伙故意帶我們上山去的……逃了沒，那傢伙？」

「綁着哩。」

轟隆……轟隆……轟隆……

「喂，你們兩個解他到營部去……」

轟隆……轟隆……

「這里掩蔽物一點沒有呀……」

「退到村子裏去罷……」

「張同志，包圍那村子——肅清牠……」

大家向原路走。四面都是火藥味兒。我們

用了散兵線的形式包圍了村子。拍拍拍——

三排槍。

村子裏的人正在喫飯，大家都捧着飯碗

跑了出來。男子們四面瞧瞧，似乎在看是怎麼

回事。女人們拖着小孩子跑。可是他們跑不掉

倒的倒了，抓的抓住了。一共帶走四五十名，綁

的繩子不夠用。

審是我審的。

「你是不是共產黨？」

「匪軍先生……」

「什麼？」

「匪軍先生，我不是……」

「什麼——你叫我什麼？」

「我們都叫你們「匪軍」。……你是個

先生……」

「豈有此理……你們才是匪哩……你

說，你是不是共產黨？」

「我不是……」

「你不招……給我打！」

劈劈劈劈——打軍棍。

「我是農氏呀，我是種田的呀……農民

協會我是加入的……」

「你爲什麼要加入共產黨的農民協會

呢？你應當加入國民黨的農民協會……帶下

去……你呢，你——你招出來，是不是共產

黨……」

差不多都是一樣的口供。這麼一個個審

完，就把他們解到縣黨部，再從那裏解到省裏

去。

這天晚上，縣黨部有幾位同志催我回縣

城去，有重要的事待解決。於是我回到縣黨部。

於是我的剿匪生活暫時告一結束了。

附件二

數縣三五日報本縣要聞一則

縣黨部執委成業恆、王伯陶，爲本黨最忠實之同志。平日反共最力，成委員且隨軍剿匪，曾手刃暴徒十數名。對於懲辦土豪劣紳，亦不遺餘力。乃土豪劣紳劉某等，即懷恨在心，勾結本縣保衛團，十二日將成王二委員橫加逮捕。已誌本報。茲悉本縣各級黨部及學生會各團體，以保衛團濫捕重要黨員，頗爲憤怒，復於昨

日(十六日)開一聯席會議，討論營救辦法。議決：一、令保衛團立即釋放並向成王二委員道歉。二、電呈省政府省黨部請撤換顧縣長。惟昨日下午縣府已將成王二委員解省，想不日即可釋放也。

附件三

三五日報社的緊要啓事一則登在別的報上的

敬啓者：敝社昨日忽來流氓十數人，自稱某旅軍官及縣政府職員，謂敝社偏袒成業恆等共黨，並侮辱地方長官，指爲反動，言已即一齊動手，將敝社搗毀一空，然後呼嘯而去，致本報不能不停刊數日，惟愛讀本報諸君諒之。除呈請縣政府緝查外，謹此啓事。

附件四

在看守所裏寫的雜記

二十二日

真糟糕，這樣一件事拖了這幾多時候：一直到现在還不釋放，可是不必怕：保的人多哩。

還可找什麼人麼？不錯，老許在警備司令部當執法處長，可以寫封信給他請他說句話。他很不錯，當縣長的時候和我很好。

二十九日

一到看守所，就有幾個犯人瞪着眼對我瞧。他們彼此低聲說了些什麼，又瞧着我。怎麼，他們認識我？唔，這些臉子似乎在什麼地方看見過的。可是記不起。

「你還認識我們麼？」有一個問。

「我不認識我……」

他們格格兒地笑起來。怎麼回事呀？

「你們是誰？」

「不認識麼？先生你是……」

「先生怎麼到這里來的……不認識我們？我們倒認識你，格格格格……」

「你們是誰呀，到底？」

「哼，你不認識我們。我們還是你帶進來的哩。」

「怎麼，你們是……？」

「我們是劉家坪的呀。」

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是他們吓，他們還是我抓來的，我親自審的，現在可……糟糕糟糕！

「喂，先生，你怎麼弄到這里來了？」

「唔唔，唔唔，呃呃。」

「來坐牢麼？什麼案子呀，犯的是？」

「唔唔，不過是銀錢上的案子。」——當然不能說真話。

「嚇嚇，銀錢上的案子！」

一日

同房間的許多犯人，他們是真的共產黨，是暴徒。他們五個人打在一起——內中有一個鄭七是劉家坪抓來的。他們對我翻着白眼。

「你們要小心，這成業恆是土豪劣紳。」

徐紹良當着我的面說。徐紹良是頂橫暴的傢伙，身子又高又大。

「我怎麼是土豪劣紳呢？」我當然要辯

○所謂雜記，其實是日記，但我只照原文直抄，不加改動，格式也是本來面目。又，這日記只寫了日子，不著月份，也是原文如此。——天風。

白「找到這里來還是幾個土豪劣紳陷害的。」

鄭七裝了個鬼臉，很重地吐口唾沫：

「呸！」

「我真的是土豪劣紳害的。他們同我是死對頭。」

「這個土豪劣紳倒很會說話。」

口口聲聲說我是土豪劣紳！共產黨毀了我的家，別人說我是共產黨。土豪劣紳陷害我，咬官司，別人說我是土豪劣紳。碰來碰去都這麼倒楣，不知道前生造了什麼孽！

吳棟瞧着我，帶付可憐我似的臉，問我怎麼會到這兒來的。吳棟比別人和氣。

「我是冤枉的。我懲辦過土豪劣紳，劣紳就說我是共產黨。其實我是反共最厲害的。」

吳棟用右手抹抹臉，然後瞧瞧右手，似乎看抹下了些什麼髒東西沒有。

「你們縣裏的人不能證明你是忠實同志麼？」

「是呀，證明呀。可是土豪劣紳使了錢，打過了保衛團捉我，打了我一頓就把我解省。」

他瞧了我一會，又四面瞧瞧，右手去抹臉。

「你帶來的那一包是什麼？」

「是些剿匪的文件，打算審的時候拿來證明的。」

「證明你是……」

「證明我不是共產黨。」

「真可憐。」吳棟自言自語。

「吳棟你真軟弱。」一個老郭說。他嘴角上有個疤的。

「這種人兩面碰壁，不可憐？」說了就笑。

這吳棟真莫明其妙：不知道究竟是同情我，還是挖苦我。這批傢伙裏面沒有好人我是知道的。吳棟不過臉子和氣一點，其實當然不是個傢伙。……總而言之我交了幕庫運^①就是了。天也命也，謂之何哉！

「成業恆！」徐紹良像長官喊兵士的那種勁兒。「過來！」

「做什麼？」

「叫你過來！」

「做什麼？」

「我們要醫好你的土劣氣，去給鄭七搔腳呀！」

「怎麼叫我……？」

「你幹不幹？」

「我……我不……」

劈——我喫了一下嘴巴。

「怎麼打人！」——忽然就有五六片手掌劈着我的腮巴子。「真無法無天了！你們這些共產黨暴徒！土匪！你們……你們……」

七手八腳把我一拖就拖到鄭七面前，抓着我的手去搔鄭七的腳呀——一股的江西豆豉^②氣味。

「鄭七伺候過你們這種土豪，今天起，叫你伺候伺候他……」

「我報告所長，報告所長……」

「等你辦完這件已經事再去報告不遲。可是沒去報告，他們是天生的共產黨坯。」

^①「幕庫運」未詳其義，或許是算命術裏面的一種術語。這三字不知有誤否——天翼。

^②原文誤作「鼓」，想當「豉」之誤。——天翼。

子，無知無識，等於禽獸。一隻狗咬了我還罵牠去告狀麼？

晚上，老許的回信來了：我的事他盡力在

說法，不過目前難關頗多，可是叫我別着急，大家知道我是忠實青年，嫌疑很輕，只是還要查明一下，信裏還附來了二十塊錢，給我用的。

「哈，這成業區是警備司令部的！」老郭見了來信的信封就這麼叫起來。

「還有二十塊錢！」

「這姓成的要是敢掉一掉我們槍花就揍死他！」

不開口，我只當沒聽見。狗叫我還問他爲什麼叫麼？哈哈，狗叫，哈哈哈哈哈！

四日

老許又來一信：我請法院審理，他們無從設法，我或將移送反省院云。末了問可要錢用，如要即開口，不要客氣。

見了警備司令部的信封，這批暴徒就說我是警備司令部的偵探。這真笑話。

「我怎麼會是警備司令部的偵探？」

「哼，我們曉得的。」

「我是警備司令部的偵探，怎麼會關我到這里呢？」

「我們曉得的：你按月拿薪水，就到這里來坐坐，偵探我們。可是我們不怕，嚇嚇，不怕。」

吳棟就用手抹抹臉，嘴裏問着我：

「你多少錢一個月？」

「大概是二十塊錢以上。」老郭說。

「真要命，說給你們不相信。我既不是土豪劣紳，也不是偵探，可是你們……」

徐紹良突然走到我跟前，用一根粗大的食指重重地指着我的額頭，裝着鬼臉：

「大家小心這傢伙——小心！」

這忘八蛋動手動脚……

「不要動手動脚……」

「什麼……還要揍死你哩，「不要動手動脚」……去，乖乖兒地去給鄭七擡腳呀！」

我恨不得一刀斫死他，不得剝他的皮。這幾個傢伙得一個個活埋。他們毀了我的家，燒了我的房子。什麼也沒有了，什麼都精光了，人

還得在這兒受罪。人家說我是共產黨，把我關着，共產黨卻要揍死我，因爲他們說我是土豪劣紳，又說我是偵探。真叫人糊塗，叫人不知道

往哪兒跑。老天爺和我開玩笑開得太那個了……

怎麼，氣餒了麼？

呃，得振起精神來！得認清自己的敵人，吃，

土豪劣紳和共產黨！

站起來，行了一下深呼吸。身體是要緊的，要留着這身體奮鬥，留着這身體向共產黨和

土豪劣紳報仇！給我那溫暖可愛的家園出口氣，給我這次的冤枉出口氣……

老郭也站起來，對我走着，陡地撞我一下。

幾乎給他撞倒了。這傢伙！

「爲什麼你要撞我？」

「要撞你，怎樣……撞死你這個土豪劣紳！」——他又用右肩撞我一下。

「你爲什麼不講理呢？」

「你們土豪劣紳對農民不講理，我們農民對你們土豪劣紳也就不講理……我們有

我們對你們的理——哪」

一拳就往我右額角上打來。

「打人？」

「打死你！」

我給他們打到了地下。鄭七跨到我旁邊，臉對大家：

「那個時候他們打我是這樣的。」他在我的額骨上一拳。

「你真的打人？」

「這是革命的敬禮。」

我要發狂，我要殺人！我要把這些暴徒剝成肉醬！

爬起來，手撐着牆站着。臉上好疼：拿手去摸一摸——一個老大疙瘩！

「我要報告所長！我要報告所長！」我跑到門邊，兩手拉着門上的鐵柵子，恨不得拉斷這門跑出去，拿幾十桿馬槍來打他們。恨不得拿個炸彈來炸死他們。恨不得……可是跑不出：別人把我當共產黨關在這里！拉着叫着，喉嚨都叫啞了。

一個所丁跑了過來

「什麼事什麼事？」

「他們……他們……那些傢伙……」

「什麼？」

「他們……他們打我……他們……你看……你看這里……他們打的……」

可是鄭七說是我要打他，打個空，撞在牆上撞了個疙瘩。所丁問究竟是怎麼回事。他們都證明鄭七的話對。

那所丁向我翻着白眼：

「自己撞的還冤枉人！誰叫你打人的！」

老天爺，老天爺，這真是！

「我……我……」

「不許嚷……再嚷就處罰你……規矩都……」

走了，下面的話聽不見了。

真不知道要怎樣才好。腦袋會裂開，胸口會裂開。全身發冷，打寒噤。眼花。世界在打旋。要嘔吐的樣子。

靜靜地坐了一會，用手撐着臉。不靜靜氣是不行的，不然嘔也得嘔死。身子頂要緊。這麼

要緊的身子去嘔瘋狗的氣——我真傻呀！

可是老這麼下去不是個了局。好漢不嘔眼前虧，得對他們表示那個點兒。他們恨的是土豪劣紳，其實我也恨土豪劣紳。他們錯看了我。我得詳細對他們說一下。我告訴他們：我當縣黨部委員的時候抓了許多土豪劣紳，抽大煙聚賭的都不客氣地懲辦他。土豪劣紳包辦的漁稅——說是辦地方公益的，其餘上了他們的腰包——我們就拿過來做縣裏的教育費。我個人家裏還喫過土豪劣紳的虧：劉家坪幾個劣紳帶嚇帶騙地詐了我們許多錢財。我這次喫官司也是他們害的。

「我自己當然不是土豪劣紳。我同土豪劣紳有不共戴天之仇……至於共產黨，我當然也不是。我有我的立場。我有我的路……我並不是什麼偵探，我不過是一個縣黨部的執行委員，你們用不着疑心……說我是土豪劣紳自然更加不對，我已經說過了，是不是。」

他們瞧着我。鄭七舔了舔嘴唇，捲着大舌子說：

「不過我總是認識你的，我在劉家坪就認識你了。」

十七日

真可怕，真可怕！所裏的犯人一個個提去了，說不定會提到自己……

房間裏的提走了兩個，吳柝也提去了。吳柝和他們握握手，說了聲「死是很平常的。」他向我瞧一眼，點點頭，似乎說「再會。」可是沒握手。他昂一昂頭就跟着提的人走出去。接着過道裏喊起反動口號來。

徐紹良他們談着吳柝那兩個人一輩子的。
的事。

「我們靜默五分鐘。」

「成業飯，我們靜默的時候你如果哼了一聲，我們就斫下你的腦袋！」

「我當然不會的囉。」

下午就寫了封信給老許：你實在太怕了。說不定會提到我……冤裏冤枉死去真不甘心。要是真那個，可就死得太糊塗，太冤枉。我不能死，我不配死……

十八日

老許叫人送來了五塊銀，並且叫別多慮：我決死不了，我的案情很輕。

可是還提心吊膽。過道裏步子一響，全身就一戰，怕有鬼尋着我似的。真的有點怕鬼了。半夜裏看見吳柝，噓噓！幹麼要尋着我成業飯呀？

世界上最可怕的是過道裏有步子響……好像還看見劉家坪的劉明……要生病了吧。平素是不怕鬼的呀！在縣裏還打過城隍廟哩。

不得了，再住下去會發瘋……別瞎想了吧……

時常覺得有人要來提自己。到了法場，就有個人拿張紙念一念。後來呢，後來大概有一桿馬槍——對着我的後腦。旁邊也許有個軍官……槍一扳響也不聽見響一聲就……

血。腦漿。灰色的眼珠。血模糊的窟窿。灰色的臉。

這就是——就是——成業飯……

(文)二二

一定會發瘋。別瞎想罷。唔，靜他一靜。老許不是說決不要緊麼，我的案情……靜一靜罷……

總而言之，一切都是土豪劣紳陷害我的。二十六日

再也忍耐不住了：老關在這里怎麼辦呢？寫個條子要求見所長。

「有句話要報告所長：我既然不是共產黨，老關在這里是什麼意思呢……看見他們一個個提了出去實在害怕……我簡直要瘋了……」

所長取下眼鏡瞧着我。

「你當然不要緊的。」他慢慢地說，「我也曉得。提出去的人都是有憑有據的，有些是直供不諱的。你呢當然不要緊，不過上頭還要……」

「既然曉得我不是共產黨，就該釋放！」
「我只是執行上頭的命令，我沒有權限釋放人，這你當然明白，呃是不是。至於我對你的案件是……」

「我曉得說是要查一查哪這是我帶來的許多文件，一看就可以證明我不是反動分子。哪，在這里請所長轉呈一下。」

他戴起眼鏡，把這些文件翻了一下。

「不過……」又把眼鏡取下了，「不過上頭沒有招呼過，我不便轉呈……」

真沒辦法。可是無論如何要和他談到底，弄個結果出來才好。和他吵了點把鐘，一定要他想個法子。他爲難起來：用長指甲搔搔頭，在房裏踱着。

「這樣罷：算是我私人替你幫忙，你去寫一篇文章給我，我來想法子。警備司令部許處長託我照拂你，我就私人給你設法。你去寫篇文章。」

「文章？」

「唔。講到共產黨的那些文章，我替你拿去找這裏的熟人，然後找省黨部省政府正式保你，看看行不行。」

好極了！

可是文章怎麼寫呢？共產黨的情形一點

也不知道他們有朱毛有區委有書記有農民

協會。他們叫我們叫「白軍」，叫「匪軍先生」

他們毀了我的家，燒了我的房子。他們說我是

土豪劣紳，又疑心我是偵探，打得我臉上一個

老大疙瘩。此外就很難明白。譬如，馬克斯是哪

國人呢？我只知道他是個共產黨。

「馬克斯是哪國人？」——問問他們看。

徐紹良瞞了我一下，就板着臉說：

「怎麼，你想要警備司令部去抓他麼？」

「笑話，我不過隨便問問……怎麼你們

總疑心我是偵探呢——偵探還坐牢？」

「他在德國，你去抓罷。不過他已經死了

好多年了。」

「呢，說正經話罷。真的，他是德國人麼？」

漸漸地老郭和徐紹良就對我談起來了。

不但知道了馬克斯是哪國人，連馬克斯的老

婆也知道了是叫什麼名字。

「你問了這些做什麼？」

「不過隨便談談。哪裏要做什麼？」

「唔……你可以去報告的。不過我還要

告訴你一句馬克斯的老婆也是死了有好多

年了的。

「我知道，我知道。」

四日

謠言非常多，真可怕。我一定會發瘋，一定

會發瘋。

那些暴徒都哇啦哇啦說起來，唱起來。他

們——應當寫做「牠們」——說他們的匪

隊要打來了。鄭七舉個拳頭在我眼前幌了幾

幌。

「我們的軍隊來了，第一個殺掉你！」

「爲什麼殺我？」

「你是土豪劣紳！」

他們就唱起他們的歌來——他們那些

暴徒！他們簡直變成了瘋狗，到處咬人，動不動

就打我罵我，「你這個土豪劣紳！」

「我們的軍隊明天就可以來了！」

「小心，別叫成業恆跑了！」

「成業恆，第一個殺你，第一個！」

鄭七伸開手掌，在我頸上就是一下：

「哪，這樣一刀！」

「呃，不要開玩笑罷，好不好？」我說。

「開玩笑？要槍斃你！」

「爲什麼要槍斃？」徐紹良反對他。「我

們軍隊的子彈很要緊的，爲一個成業恆耗一

顆子彈？」

「砍頭？」

「噢，對啦，砍頭。」

「哪，鄭七又在我頸上一下，「這樣子

呀。」

我避開他，我不開口。這批瘋狗這批暴徒！

要是真像他們說的那樣：明天……

這一定是謠言，是謠言吧，希望這是謠言

才好……簡直見了鬼似地怕，聽見一聲響，就

疑心是什麼地方放礮，誰大聲說了句話，就當

是暴徒打了進來……一定會瘋……怎麼，我

冤裏冤枉地就得在明天死去麼？

全身是軟的。滿手的汗。

突然——有個瘋狗叫：

「只有七十里了！」

我幾乎倒下地去。耳朵給震得嗡嗡地叫。

眼睛發黑，什麼也瞧不見。只是些什麼東西

在打旋。「明天……」是他們說的。「第一個

先殺你？」是他們說的。明天要變成什麼樣子

呀？天是昏的，地是黑的。共產黨那批瘋狗軍隊

衝了進來，紅着眼睛，把成業恆一把拖住。

「他是土豪劣紳！」

把我綁個大花結。在一面旗子上寫着

「土豪劣紳成業恆一名……」一把大刀在

頭上舞着。這是鄭七察——血一冒，滾下一個

腦袋，剩下一個尸身。這是成業恆……完了家

給毀了，自己給砍下了腦袋……死了之後究

竟有沒有靈魂呀……

他們唱着歌。他們叫着反動口號。暴徒！

狗！

說不定他們得剝我的皮，血淋淋地……

他們也許會拿一根鐵絲把我肩膀上那根骨

頭串起來……

別想了罷。不會的，不會的，不會的……簡

直會瘋……

五日

他們沒有來。這一定是謠言。可是看守所

裏的空氣還是那麼……他們還是唱歌，還是

叫反動口號，還是——

「第一個先殺掉你！」

再也不能忍耐了。不給他們殺死也得氣

死：腦袋，肺，肚子，都像馬上就會爆破似的。他們

簡直成了野獸。他們橫着眼瞧着我，彷彿怕我

逃走。他們對我……

「聽！」老郭陡地叫。

沈默。可是我耳朵嗡嗡地響着。

「槍聲！」

「哈，更近了！」

突然間——他們三張瘋狗的臉對着了

我！

我全身彷彿——像放在火上面的洋蠟

似的，漸漸軟下去，漸漸軟下去，化成了水。

是不是槍聲？可是什麼聽不見，只是嗡嗡

的叫。

要怎樣才好呢！就這麼完了麼……救救

我救救我，老天爺……不甘心就這麼死去呀！不甘心給我的仇人斫死呀……老天爺，老天爺……我這條命呀……

鄭七又在我眼前晃着他的拳頭……

究竟怎麼回事呀，就這麼完了麼……士

豪劣紳說我是共產黨陷害我，共產黨說我是土豪劣紳要砍我的腦袋，我夾在兩種仇人中間，我逃到哪裏去？我命怎麼這樣苦……可是我就得被瘋狗砍死，老天爺，老天爺……怎麼能甘心呢，老天爺，沒有痛痛快快報一報仇就死了麼——我有兩種仇人，我給夾在兩種仇人中間！

腦袋一定會爆炸，一定會……

身子化成了水……

前方的武裝同志，努力罷，努力防守着別

叫萬惡的共產黨瘋狗竄進來呀……

老郭他們對我冷笑着……

一定要想個法子，我不甘心就這麼死去……再見一見，所長罷。

「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再也……」

「你爲什麼變成了這樣子？」

「他們要殺我，他們……我會瘋……他們說第一個要殺我……所長你知道的，他們……他們……簡直是一羣野獸，他們他們說……」

「誰呀，他們？」

「共產黨，瘋狗……他們……我不甘心就死呀……」

「你靜一靜罷，靜一靜罷，看看你這樣子！」

「你靜一靜罷，靜一靜罷，看看你這樣子！」

「你靜一靜罷，靜一靜罷，看看你這樣子！」

「你靜一靜罷，靜一靜罷，看看你這樣子！」

「你靜一靜罷，靜一靜罷，看看你這樣子！」

「你靜一靜罷，靜一靜罷，看看你這樣子！」

「你靜一靜罷，靜一靜罷，看看你這樣子！」

「你靜一靜罷，靜一靜罷，看看你這樣子！」

「你靜一靜罷，靜一靜罷，看看你這樣子！」

「你靜一靜罷，靜一靜罷，看看你這樣子！」

「你靜一靜罷，靜一靜罷，看看你這樣子！」

「你靜一靜罷，靜一靜罷，看看你這樣子！」

「你靜一靜罷，靜一靜罷，看看你這樣子！」

「你靜一靜罷，靜一靜罷，看看你這樣子！」

「你靜一靜罷，靜一靜罷，看看你這樣子！」

「你靜一靜罷，靜一靜罷，看看你這樣子！」

「笑話我們職責所在無論如何不會跑掉的。」

我坐到一張椅上，摸摸額頭——開水似地燙。

「不要怕，」他用手輕輕地拍一下我的背。「你那包文件可以暫時放在我這里，我替

你保管，至於共產黨是無論如何不會打進來的，這我當然比你明白，你放心。」

眼花着，我手扶着桌沿，用一用力才站了起來。

「那麼請所長把我另外押到一個地方，不要同他們……不要同瘋狗押在一處。」

「哪個瘋狗？」

「共產黨，那些真的共產黨，他們簡直比野獸還……還那個，我實在受不了。」

「好，我再給你想法子罷。」

「真的他們打不進來麼……」

「可是我又看見自己的血，腦袋，尸身……」

「好，我再給你想法子罷。」

「好，我再給你想法子罷。」

「好，我再給你想法子罷。」

「好，我再給你想法子罷。」

「好，我再給你想法子罷。」

「好，我再給你想法子罷。」

「好，我再給你想法子罷。」

「好，我再給你想法子罷。」

「好，我再給你想法子罷。」

這里不會像在看看守所裏那麼受罪，那麼受瘋狗的欺侮了吧。

三日。

重見天日！

交了兩年幕庫運，倒了兩年楣：土豪劣紳說我是共產黨，共產黨說我是土豪劣紳。兩邊都是我們的仇敵。我就給夾在兩種仇敵中間，走頭無路哉。

現在我可重見天日了！

可是得打打主意哩：到哪里去做什麼事？

不錯，得找個職業。故鄉是不願意回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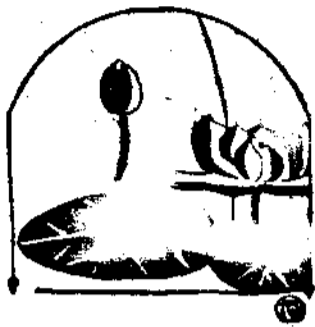
即使回去也沒辦法。

得找個職業。別的暫時不去想牠罷。得找

個職業。去找某公看，他和我談得來，他相信

我的：找到了他一定有點辦法。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抄完。



散文兩篇

火龍

傅東華

自從杭江鐵路奇蹟似的忽然真個通起車來，一條古怪的「火龍」從此衝破五縣農村的岑寂。

我說奇蹟，其實從開築到通車已有三年了。三年之前便聽見這路

然而——誰知道——他們不聲不響在那裏工作，正當上海

興築的傳說，但那時有誰相信呢？祖父們對父親們感慨地說：「我們總看不見了，你們也許會看見。」可是父親們也還懷疑，仍把這希望移交給他們的兒子們去。如此，這一帶的安份農民雖然聽見這消息，都不過像聽見明年要豁免錢糧的謠言，微笑笑不加否認罷了。其實他們對於這項要求也並不迫切，有沒有本可隨便的。最關心的還是我們這些外而混飯喫的消費的市民。惟其最關心所以也最怕失望，最易懷疑。

◎原作者告訴我這一段日記與上面所記的相隔有一年的時間。這中間的日記還存在反書院，只好將來有機會再補。——天眞。

◎這下面本來還寫好了幾行，但都塗去了。這里所謂「某公」，想當是那封信上所提到的「潘公」，這「潘」當然是依原作者的意思改成的，原來不是「潘」。——天眞。

砲火連天的時候，杭江路通車的消息突然傳到了，逃難的同鄉竟可乘「龍」歸去了。在離鄉日久的我們，覺得這事來得這般突兀，這般出乎意料，誰說不像奇蹟呢！

「逃空谷者聞足音蹙然而喜。」在這只有災荒，戰亂，內憂，外患的年头，在這人人哭喪着臉的社會，偶爾聽見一二件這樣差強人意的事情，豈但「喜」而已，竟是「驚喜」了。在羊圈裏關了幾千年的我們的老百姓，到底是容易滿足的。他們實在太憂鬱了。他們渴望着一點興奮——無論什麼性質的興奮，即如去年那種慶祝假勝利的趣劇，也可以引得舉國若狂的。

僅僅完成了二百公里的一段鐵路，本來值不得大驚小怪，但從我們的同胞還會興奮這一點，便可證明所謂「民族不健全論」之全屬錯覺——除開它適用於倡此論者本人的時候。

民族不健全論之不可信，特別可由這條鐵路通過的一帶農民的特質上見出來。

當火車帶着工業主義或至少近代主義開進保守的農村時，照理，農村是要對它敵視的，怨恨的。我們讀了 Frank Norris 或 Hamlin Garland 的小說，知道美國就有這樣的先例。但是我們的農民不但沒有敵視和怨恨，並還用着很幽默的態度歡迎這條應該認為不祥的「火龍」。就是「火龍」這個富於詩意的名字，也是他們自己給它的。當火龍初次到臨的時候，農民的妻女們預先得消息，便都走出

村口去看它。牠們的看法也同哥迎龍燈一樣，迎龍燈的行列是很長的，頭牌，長旗，花燈，花籃，獅子，香盤……而龍燈本身也要長到數十節。這樣一個行列慢吞吞的過去，當然很得一會兒。他們都有過這種經驗，所以尋常都用四尺條凳或者看社戲的高凳坐着看。現在他們看火龍，當然也該那麼些工夫。她們想，因此他們預先叫她們的丈夫把條凳高凳端到村口去。「阿狗娘」「呆大孀」的嗒嗒呱呱在那裏等着。

遠遠的「嗚嗚」幾聲，火龍叫了。一蓬煙一蓬煙的，火龍噴火了。正當她們心裏砰砰跳着準備怪物出現的當兒，火龍已到面前了——氣咻咻的一隻獨眼黑頭的怪物。於是她們瞠目結舌，點脚尖兒，伸長頸項，等待着火龍玩個把戲她們看。然而火龍莊重得很，只不住的氣咻咻，並不玩把戲。有些同她們的丈夫或兒子一般的人類鑽進火龍肚裏去，又有些從火龍肚裏鑽出來。這樣忙了一陣，火龍便又一「嗚嗚」幾聲爬走了。火龍這麼一忽兒就走，她們那些凳子不是白端嗎？火龍並沒有龍燈那麼有趣，他們想。但是火龍用不着人迎，自己就會爬得那麼快，這是終究要使牠們驚異的。

可憐我們的農民生活太單調了，單調到連這樣的驚異也該算是他們的祝福。

但是驚異的期間並不長久。火龍來往了幾次，他們就都覺得馴熟了，並且敢去用它替自己服務了。於是火龍肚子裏逐漸塞滿了米糞扁擔，這又構成一種令人驚喜的現象。

再過些時，那些火龍暫駐喝茶的棚子裏竟有農民在那裏服務了。他們仍舊頭上帶着摺簷高筒帽（並沒有換做鑲紅條的制服帽），腰間圍着布圍裙（並沒有換做北京路的西裝褲），腳上穿着高釘靴（並沒有換做皮鞋），只不過上身罩上一件藍竹布的背心，上面釘着白布挖成的幾號脚夫或幾號行李夫字樣。他們不但能毅做苦力，並且能毅做上手的工作，如替旅客做行李，取行李，磅行李，對牌子之類。這些剛從泥土裏出來的農民們，不知怎麼一來，已把這種工作所需的文字知識訓練好了。我有一次看見一個農民的站員竟能從數十顆木墩堆裏拿粗笨的手指檢出一顆來蓋在行李票上，一點沒有錯誤。這豈非又是奇蹟！

一部份的農民得着新職業了。他們離開泥土不久，手脚不免生疏一點，而且他們只說本鄉話（當然更不會說洋涇浜），有時候要使外來的旅客——特別是洋大人們——感着不便，但是他們不像洋大人們所開發的那些通商碼頭上的老資格那麼油腔滑調，這就是他們可愛的地方。

可愛的，他們那種幽默，那種驚異，那種很不調和的服裝，那種不大靈便的手脚，那種不很通行的鄉音，都是可愛的。而且他們是多麼容易訓練的好質地啊！沒有人將他們訓練做健全的細胞，只有人將他們抽掉做虛弱的渣滓，這才是天曉得！

火龍衝破農民們的靜寂了。如今在火龍衝過的地方，一切都是草

創，一切都簡陋。但不知為什麼，正惟這種草創和簡陋使我或動得最深。我覺得這就是生的象徵，這就是動的開始。等到色色整齊，事事像樣的時候，文化就要快老了。

雪

魯彥

美麗的雪花飛舞起來了。我已經有三年不會見着牠。

去年在福建，彷彿比現在更過一點，也曾見過雪。但那是遠處山頂的積雪，可不是飛舞着的雪花。在平原上，牠祇是偶然的隨着雨點灑下來幾顆。沒有落到地面的時候，牠的顏色是灰的，不是白色；牠的重量像是兩點，並不會飛舞。一到地面，牠立刻融成了水，沒有痕跡，也未嘗跳躍，也未嘗發出悉率的聲音，像江浙一帶下雪子時的模樣。這樣的雪，在四十年來第一次看見牠的。老年的福建人，誠然能感到特別的意味，談得津津有味，但在我，卻總覺得索然。「福建下過雪，」我可沒有這樣想過。我喜歡眼前飛舞着的上海的雪花，牠纔是「雪白」的白色，也纔是花一樣的美麗。牠好像比空氣還輕，並不從半空裏落下來，而是被塞氣從地面捲起來的。然而牠又像是活的生物，像夏天黃昏時候的成市的蚊蚋，像春天流蜜時期的蜜蜂，牠的忙碌的飛翔，或上或下，或快或慢，或昂着人身，或擁入窗隙，彷彿自有牠自己的意志和目的。牠靜默無聲，

但在牠飛舞的時候，我們似乎聽見了千百萬人馬的呼號和腳步聲，大海的洶湧的波濤聲，森林的狂吼聲，有時又似乎聽見了情人的切切的密語聲，禮拜堂的平靜的晚禱聲，花園裏的歡樂的鳥歌聲……牠所帶來的，是陰沈與嚴寒。但在牠的飛舞的恣態中，我們看見了慈善的母親，柔和的情人，活潑的孩子，微笑的花，和暖的太陽，靜默的晚霞……牠沒有氣息。但當牠撲到我們面來的時候，我們似乎聞到了曠野間鮮潔的空氣的氣息，山谷中幽雅的蘭花的氣息，花園裏沈澁的玫瑰的氣息，清淡的茉莉花的氣息……在白天，牠做出千百種婀娜的姿態；夜間，牠發出銀色的光輝，照耀着我們行路的人，又在我們的玻璃窗上扎扎地繪就了各式各樣的花卉和樹木，斜的，直的，彎的，倒的。還有那河流，那天上的雲……

現在，美麗的雪花飛舞了。我喜歡。我已經有三年不會見着牠。我的喜歡有如四十年來第一次看見牠的老年的福建人。但是，和老年的福建人一樣，我回想着過去下雪時候的生活，現在的喜悅就像這鑽進窗隙落到我桌上的雪花似的，漸漸融化，而且立刻消失了。

記得某一年在北京，在朋友的寓所，圍着火爐，煮着全中國最好的白菜和麵，喝着酒，剝着花生，談笑得幾乎忘記了身在異鄉；吃得滿面通紅，兩個人一路唱着，一路踏着吱吱地叫着的雪，踉蹌地從東長街的起頭跑到西長街的盡頭，又忘記了正是異鄉最寒冷的時候。這樣的生活，和今天的一比，不禁使我感到惘然。上海的朋友們都像是工廠裏的機

器，忙碌得沒有一刻休息；而在下雪的今天，他們又叫我一個人看守着，永不會有人或電話來問訊的房子。這是多麼孤單，寂寞，乏味的生活呵。

「Senseñajol」我聽見過去的我對今天的我這樣說了。正像我在福建的時候，對四十年來第一次看見雪的老年的福建人所說的一樣。但是，另一個我出現了。他是足以對着過去在北京的我射出驕傲的眼光來的我。這個我，某年在南京下雪的時候，曾經有過更快活的生活。雪落得很厚，蓋住了一切的田野和道路。我和我的愛人在一片荒野中走着。我們辨別不出路徑來，也並沒有終止的目的。我們祇讓我們的腳歡喜怎樣就怎樣。我們的腳歡喜踏在最深的溝裏。我們未曾感到這是曠野，這是下雪的時節。我們彷彿是在花園裏，路是平坦的，而且是柔軟的。我們未曾覺得一點寒冷，因為我們的心是熱的。

「Senseñajol」我聽見在南京的我對在北京的我這樣說了。正像在北京的我對着今天的我所說的一樣，也正像在福建的我對着四十年來第一次看見雪的老年的福建人所說的一樣。

然而，我還有一個更可驕傲的我在呢。這個我，是有過更快活的生活的，在故鄉。冬天的早晨，當我從被窩裏伸出頭來，感覺到特別的寒冷，隔着蚊帳望見天窗特別的陰暗，我就首先知道外面下了雪了。「雪落啦白洋洋，老虎拖娘娘……」這是我躺在被窩裏反覆地唱着的歡迎雪的歌。別的早晨，照例是母親和姊姊先起牀，等她們煮熟了飯，拿了火爐來，代我烘暖了衣褲鞋襪，纔肯鑽出被窩，但在下雪天，我有了最大的

勇氣。我不需要火爐。雪就是我的火爐。我把牠捻成了團，捧着，丟着。我把牠堆成了一個和尙，在牠的口裏，插上一枝香煙。我把牠當做糖，放在口裏。地上的厚的積雪，是我的地氈，我在牠上面打着滾，翻着筋斗。牠在我的底下發出嗤嗤的笑聲，我在牠上面哈哈的笑着。我的心是和牠合一的。我和牠一樣的柔和，和牠一樣的潔白。我同牠到處跳躍，我同牠到處飛跑着。我站在屋外，願意牠把我自己造成一個雪和尙。我躺在地上，願意牠像母親似的在我身上蓋下柔軟的美麗的被窩。我願意隨着牠在空中飛舞。我願意隨着牠騎在人的肩上。我願意雪就是我，我就是雪。我年青。我有勇氣。我有最寶貴的生命的力量。我不知道憂慮，不知道苦惱和悲哀……

〔Sensecajoi Vi maljunoloi〕我聽見幼年的我對着過去的那些我這樣說了。正如過去的那些我驕傲地對別個所說的一樣。

不錯，一切的雪天的生活和幼年的雪天的生活一比，過去的和現在的喜悅是像這鑽進窗隙落到我桌上的雪花一樣，漸漸融化，而且立刻消失了。

然而，對着這時穿着一襲破單衣，站在屋角裏發抖的或竟至於僵

死在雪地上的窮人，則我的幼年時候快樂的雪天生活的意義，又如何呢？這個他對着這個我，不也在說着「Sensecajoi」的話嗎？

而這個死有完膚的他，對着這時正在零度以下的長城下，捧着凍結了的機關槍，即將被砲彈打成雪片似的兵士，則其意義又將怎樣呢？

〔Sensecajoi〕這句話，該是誰說呢？

天呵，我不能再想了。人間的歡樂無平衡，人間的苦惱亦無邊限。世界無終極之點，人類亦無末日之時。我既生為今日的我，為什麼要追求或留戀今日的我以外的我呢？今日的我，雖說是寂寞地孤單地看守着，永沒有人或電話來問訊的房子，但既可以安逸地躲在房子裏靠着火，避免風雪的寒冷；又可以隔着玻璃窗，詩人一般的靜默地鑑賞着雪花飛舞的美的世界，不也是足以自滿的我嗎？

抓住現實。只有現實是最寶貴的。

眼前雪花飛舞着的世界，就是最現實的現實。

看呵！美麗的雪花飛舞着呢。這就是我三年來相思着而不能見到的雪花。

介紹「曖昧」

何家槐君在小說月報上發表的貓，曾引起大眾的注意，那篇確是

不可多得的作品。現何君在良友圖書公司出了一個單行本，裏面七個

短篇，寫得很純粹。特此介紹，每冊九角。



新生 (三)

巴金

四月八日

我把母親底信轉寄給靜妹，另外我又寫了一封信給靜妹和文珠：

「我們相隔得這麼近，卻不能常常見面。我知道這在你們並沒有什麼。你們本着你們底信仰，依着你們底良心，去做你們自己所願意做的事情，你們當然只有快樂。然而我呢，我這裏就只有憂鬱和死亡。我沒有信仰，我沒有工作。我心裏沒有一個值得敬獻身的東西。」

「雖然我生活在這樣大的一個世界中，我自己底世界卻是非常之小，在那裏一切的人都不存在的。在這世界中沒有一個我可以工作的地方。我本也可以我一個信仰來銷磨我底生命，我本也可以和你們一樣犧牲自己去爲人民謀幸福。但是如今卻是太遲了。」

「無論如何我是不能夠奉那愚蠢無知的人民爲上帝的。我覺得最好還是讓所有的人一齊滅亡。我否認一切，我反抗一切，便是你們所奉爲神聖的人民我也要反對的。」

「我本也可以戴起假面具說些騙人的好聽的話，但我不能夠，因爲我不相信他。我覺得周圍的人都是我底仇敵。他們都在壓迫我，干涉我。我底思想也許錯誤，然而除了這以外

我也再沒有別的思想了。」

「靜妹說過：『沒有信仰的人不能生活，憎惡人類的人只有滅亡。』你也許有理。我也許有一天會走着杜大心底道路而滅亡，那時候你們還活着，你們還在奮鬥掙扎，甚至凱旋，但是我底骨頭已經早腐爛了。」

「文珠說要救我，但我是無可挽救的了。我是這樣的人，即使走了錯誤的路，也要繼續走下去，一直走到盡頭。拿自己底生命作孤注一擲來做這一種試驗，也算是痛快的事。誰知道也許我底路是對的！將來反要輪着我來拯救你們呢！那時候我會借着耶穌底話對所有的人說：『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

「然而不管怎樣，你們現在總是幸福的。希望你們在幸福之餘還記念着我。有空來談談也好。因爲在這個世界中只有你們兩個還多少有些愛我。」

「我們爲什麼不可以再像從前那樣地一道兒生活呢？自然你們現在比起我來多了一個信仰，但信仰是人造的東西，他並不能夠支配人。你們究竟是我所愛而又愛過我的妹妹嗎？（文珠許我這樣稱呼她麼？）……」

我把信寫好，晚飯後拿出去投在郵筒裏。

天正落着大雨，冷的雨點滴着我底頭上身上打來。我用手護着眼睛不住地向前面走。幾次雨點迷住了我底眼睛，使我只看見一片昏暗的世界。

把信投進了郵筒以後，我依舊向前走着。我無目的地走在那昏暗的街道上。雨點變小了。我就不再用手保護我底眼睛。率性讓那微雨濺着我底亂的頭髮。我底眼睛潤溼了，兩點沿着臉頰流下來。衣服差不多要溼透了，冷冰冰的貼在我底背上。但我底心還是熱辣辣的。熱情在我底身體滿溢着，我卻找不到一個發洩的地方。我走着，我無目的地向前走着，在那灰暗中摸索着，恰像一個失了領導的盲人。我不想回家去，我覺得我已經沒有家了，我有的只是那墳墓，那孤寂的，黑暗的墳墓。

昏暗中繼續着。偶爾有一些光亮，假的光亮；一些人聲，空虛的人聲。一些人在我底旁邊，走過，都是縮着頭顱晃動着身子，他們只像一些影子，一些鬼魂。寂寞和疲倦終於把我壓倒了。我雇了一部黃包車回家。我躲在車篷裏讓車夫把我拉過那泥濘的道路拉進我住的那個弄堂裏。

弄堂裏燈光昏暗，石板很溼滑，車子還沒有拉到我底門

口，車夫就跌了一交。我連忙下車來把錢付給他。

「先生，多加點錢罷，我的腳跌壞了。」黑暗中我看不見他底臉，只聽見這痛楚的聲音。

我想：爲什麼到了這時候還是哀求？我底憐憫心馬上就被憤怒趕走了。

「一定是他在說謊！」這思想像電光一般地閃過我底頭腦。

我底不願意地摸出幾個銅板遞給他。我想他應該馬上就離開了。

「先生，再加點罷。」他底聲音似乎變得更悲痛，他底手也伸得更近了。

「夠了。」我生氣地說，又摸出三四個銅板丟在地上，就不顧他底哀求獨自去了。

我剛走了三四步，忽然聽見他歎息了一聲，接着車輪底聲音就漸漸遠了。

銅板和銀角一齊在我底衣袋裏跳起來。這聲音刺痛着我底耳朵。我進了房間，扭開電燈，脫了溼衣就頓唐地倒在沙發上面。我用手揩拭了滿溼的臉。我覺得那臉忽然發熱起來。我無目的地把眼光在房間裏移動，每一樣東西都燒痛着我底眼睛。

突然我底眼光定在靜妹底相片上面了。那相片漸漸變大起來。她底大眼睛憤怒地逼着我：「你這自私的利己主義者！」這時候我忽然不能忍受這樣的話了。我連忙蒙着耳朵，閉着眼睛。但是衣袋裏銅板和銀角卻在燒灼我底肉。

是的，我是一個自私的利己主義者！靜妹呵，你和我永遠會愛我這個自私的利己主義者嗎？

四月十一日

寂寞和苦惱，黑暗和死亡……

沒有朋友來看我。

靜妹也沒有寫回信來。

是她沒有寫信的時間，還是她已經把我完全忘掉了？

然而我是決不能夠把她和文珠忘掉的。

期待，焦慮，這果真就沒有結局麼？

四月十三日

靜妹底回信來了：

「哥——我們是很快活的。這裏的工作我們也不覺得苦，因爲我們底心裏燃燒着犧牲之火。我們底信仰到處都歡迎。在女工中間我們已經有十多個同志了。自然這是費了很大的力量。而且還有別的一些朋友來幫忙。總之我們居然有了功效了。」

「這裏的事情進行得很順利，希望到處都是，只可惜人太少，在工廠裏就只有我和文珠兩個，在外面的人也沒有許多。我們很希望你來幫助我們。你住在工廠附近也可以做許多事。」

「但是你底信來了。你底信給我們帶來了悲哀，使我們煩愁地讀了一個整夜。我們是掛念你的。我們時時都在掛念你。你終於是我們底哥哥呵。我們每一想到你，想起在你那裏只有死亡和痛苦，而我們這裏卻充滿着活動與生命的時候，我們底心就憂鬱起來了。無論如何我們是不能夠拋棄你的，雖然工作使我們離開了你。」

「你走的路是一定會達到滅亡的。我們不能夠替你拿生命來作孤注一擲。杜大心滅亡了，我底一雙眼淚也不能够挽留住他。如今我只是在心中留着他底不滅的影兒。我愛他，我愛他底信仰。他因爲遠棄了他底信仰，所以滅亡了。我卻因爲他底死而得到新生，而捨棄了塵世上的生活。誰知道你反因此陷溺在毀滅之淵裏。」

「哥，你如今是愈陷愈深了。我不忍看見你滅亡，我不能見你滅亡。我底愛不曾拯救了杜大心，但這一火我卻要用這來拯救你。哥，我和文珠是能夠拯救你的。文珠說得不錯：她說是門，你要從她進來才會得救。哥，你現在還不了解我們。但將來有一天你總會了解我們的。」

「你現在能夠到我們這裏來最好，我們是很歡迎你的。但是如果你一定要走你底路，我們也只得由你。不過我們請你記着：無論什麼時候你如果發現你底路走不通，你願意走別的新路，那麼還是請你到我們這裏來。我們永遠是你底妹妹，我們永遠愛你。縱然一切人都是你底仇敵，那時候我們依然是你底妹妹。」

你底妹妹靜妹

「母親底信讀過了，三四天後就給她寫回信，仍由你寄去。你底信可以先發，免得使她懸念。錢我不需要，我可以靠自己底兩隻手生活。你要用錢，就完全留在那裏罷。」

「我們很想看你，但是我們沒有時間到你那裏去。你可以到我們家裏來嗎？——在任何一個晚上。」

文珠在靜妹底信後寫了一句話：

「你從此可都改了罷——你底妹妹文珠。」

在一張信紙上佈滿了細小的字跡，信紙是兩面寫的，在那上面跳動着兩個女性底心。

我讀着信，我接連地讀了幾遍。我終於把信紙放在嘴邊

吻了。

我給她們寫回信，我寫了一大張混合着感激與渴望的話。但我又把牠撕了，另外寫了一封。

我底回信是：

「我現在不能夠來，也不預備來。我希望你們率性就把我忘記罷。我自己並沒有應該悔改的地方，謝謝你們。我願你們永遠忘記我，單讓我把你們底影像永留在心坎上。現在我仍要像耶穌那樣對人們說：『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

「我要去，我要去飄泊，等我將來果真到了無可挽救的時候，我會回來跪倒在你們底面前，那時候希望你們拿眼淚來埋葬我。」

對於姊妹底感擊的長信，對於文珠底深情密意的每一句話，我竟用這樣的信來回答。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變得這樣固執，這樣殘酷。

我寫好這封信，伏在書桌上哭了許久，但終於出去把牠毀了。

矛盾，矛盾，近來自己底心連自己也不了解了。

毀滅罷，我願那大毀滅的時代到來，第一個就要毀滅我自己。

四月十五日

秋岳他們底雜誌出版了。秋岳很高興地給我先送了一本來。

我接到了手裏，是一冊二十五開本的雜誌。兩個綠色的大字「光明」殘酷地對着我底臉打來。我略略偏開頭。我底心裏起了一種異樣的感覺。

「你覺得怎樣？」秋岳滿意地說。他底圖臉上現了光彩。

東方雜誌 第三十卷 第五號

新生

我把雜誌翻開；發刊詞是秋岳寫的，有秋岳底時事述評，有秀寒底長篇論文，有鳴冬底文章，有克謙底譯稿，此外還一些別人底文章和外面的來稿。這一本薄薄的書裏裏面的確充滿了追求光明的呼聲，雖然是軟弱一點，但這究竟是黑暗社會中追求光明的呼聲呢！

「太軟弱了，」我莊重地說。我就把雜誌放在桌上了。

我底話顯然是他料不到的。這話給了他一個大的影響。他底臉色變了。臉漲紅着，兩隻小眼睛睜圓睜起來。他起勁地說：

「你想在這種時候我們還能說更顯明的話嗎？我們現在果真有言論自由嗎？爲了免得這追求光明的呼聲被黑暗窒息了，所以我們只能夠叫得軟弱一點。但是我們底叫聲會寬廣地傳布出去，聽見的人自然會明瞭我們底意思。」

「然而倘使別人連這種軟弱的呼聲也給你們窒息了呢？」我反語似地問，我底態度很冷淡，甚至像是無感覺的，而其實在心裏卻有火在那裏燃燒，燒得我底心發痛。

秋岳似乎吃驚一下，但馬上他又恢復了堅定的表情。他爭辯似地說：「那不會的。我相信還沒有到那時候！我們有的，是舌頭，誰也不能夠禁止我們說話。我們底雜誌一定可以長久出下去，沒有誰會來就害牠底生命。」

他說得那麼堅定，簡直沒有一點疑慮。這使我有點感動。我很想說些安慰他的話，我很想說我也希望他們底雜誌長久出版下去。但另一種思想終於制服了我，使我擺出冷淡的面孔差不多殘酷地對他說道：

「不要太樂觀了罷。」

在剛纔的一會兒我們也許可以互相了解的。但這一句話好像就在我們中間築了一道牆壁。我們對望着，交換了幾

聲恐怖的和疑惑的眼光。過後他低了頭，頹然地在房裏踱着。我躺在沙發上把手蒙着臉。

「冷，」他終於停了腳步，站在我底面前，用顫抖的聲音喚我。

我放下蒙臉的手，擡頭去看他。他底圖臉變得柔和了。

「冷，你爲什麼故意做出這種不自然的態度，說這些非本意的話語呢？你想我還不了解你嗎？」他說得十分誠懇。

我不說話。我沒有力量來反駁他。他底這幾句話差不多擊中了我底要害，要把我打倒了。

「冷，我知道你近來的一切舉動和言語都不是出於本心的。你爲什麼要假裝做一個自私的個人主義者，在無奈的自大中去瀆毀掉你底寶貴的青春呢？你很可能做點有益的事情。」

他果真說出了我底弱點嗎？難道我果真就會屈服在他底面前嗎？我暗地拿這樣的話來問自己。

難道我也應該像他那樣把青春犧牲來辦一份軟弱的雜誌嗎？——這思想像瘋子一般打擊在我底頭上，我站了起來。

我走到他底身邊，抽了拍他底肩頭，我也用顫抖的聲音對他說話。

我說：「秋岳，不要再說那些廢話了。你知道我底性情，你不會說服我，我也不會說服你。」

「但是——」他接着急切地說下去，但卻被我打斷了。「因爲你比我多了一個東西。你有一個信仰，而我卻沒有。所以我們不能夠走在同一條路上。」

「但是我們不能夠做個朋友？」他苦痛地說。

(文)三三

「爲什麼不能呢？你知道我也是一個追求光明的人。」

大字「光明」來這兩個字在我眼前不住地晃動着，把我底頭腦也絞痛了。

「這我終於有些不了解，」他依舊苦惱地說話。他起先似乎自信很了解我，現在他卻說出這樣的話了。

光明，我這一生還有希望看見光明嗎？我試過：我對於我是至高的存在，但是沒有了光明，這存在又有什麼意義呢？

「不了解又有什麼要緊？在這樣的社會裏人們本來就不容易互相了解。你爲什麼老是想着這些事情？你把精力花費在你底雜論上面，不是比這更好些嗎？」我底心境似乎暫時平靜了。我說話沒有苦惱，沒有疑慮。

我快要被自己害到不能挽救的程度了。四月十七日

「呵，我這要去料理雜誌的事情。我居然忘掉了！」他猛省地叫起來。

他底臉略略有點清瘦，但卻被一種異常的光彩籠罩着。兩隻美麗的大眼睛射出強烈的光芒。一旦觸到這眼光，我覺得我底心軟化了。

他匆匆地去了。臨走的時候他抓起我底手緊緊地握着一陣說：「以後我們恐怕沒有機會常常見面了。」我看見他底眼角裏滾了淚珠。

「怎麼這樣遲遲到市來？一個『人』？我驚訝地問，我感到快樂。」

他哭了，他就是在光明雜誌上面說過「奮鬥就是生活」，主張到處播布着生命底種子的那個人。

「我有別的事情，」她說了就在沙發上坐下，她輕輕吐了兩口氣。看那神情我知道她已經走了不少的路。

送走了秋岳，我沒有一點悲哀。我想他以後不會就不來看我。但是我又知道他底雜誌糾纏着，以後一定沒有時間常來這裏或者和我長談了。

「你好像不到我們底事情進行得非順利，真是順利得很。只可惜我們人太少，時間太少。我從沒有像這樣的忙碌過，」她炫耀似地說，但是聲音裏卻帶了疲憊。這疲倦是掩飾不住的，我很容易把他分辨出來。

我一個人冷清的房間裏慢慢兒踱着。寂寞開始來侵襲我。我底心境底和平被破壞了。我想起我所愛的一切近來都和我逐漸遠離，我自己依舊不得不在空虛中浪費我底生命。這些事情，我想起剛纔秋岳勸我的話和我回答他的話，我又看見躺臥在書桌上面的「光明」那兩個綠色大字。這時候我底自持的力量完全失掉了。我頹唐地倒在沙發上，我把雙手重重壓着我底臉。我不敢想，我不敢看。

「你這樣忙忙碌碌着是不行的，你底身體一天天地消瘦下去了，難道你自己還看不出來嗎？你也應該有些休息。」我痛惜地說，「時候我覺得我愛她比愛我自己更甚。」

但是在我底眼睛裏甚至在那黑暗裏也能夠看出兩個綠色的

「這樣稍微忙一點，有什麼害處？我從前的生活實在是太空閒了，我已經浪費掉了那麼多的光陰！」她微笑着解釋說，她對自己底健康似乎完全不關心。

我想我這個人把自己關閉在房間裏，一點事也不做，卻讓我底妹妹如此忙碌着來摧殘她底柔弱的身體。我如今還站在她底面前勸她去休息。我果真就沒有一點懶惰嗎？

「我要去了。這是我給母親寫的信，請你帶回去。」她站起來說，就找出一封信遞給我。

「怎麼你就走了？這麼快？你剛剛來這裏還不會坐滿二三十分鐘呢！」我痛惜地叫起來，我覺得她一去，我就永遠失掉光明了。

「你果真是一刻也不可以多留嗎？」我痛苦地叫起來。她站在我底面前用她底大眼睛默默地把我望了好一會兒。那一雙美麗的大眼睛，我一生也不能夠忘記的。我覺得我再沒有力量支持了。我差不多要跪下去抱住她底雙腳哭起來。

「哥，」她用了很溫柔的聲音喚我。「我知道你底痛苦，我很爲你擔心。但是你不能以改悔嗎？你不能拋掉你底個人主義到我們這邊來嗎？爲什麼我們就不可以像從前那樣在一起生活呢？在從前那許多日子裏我們是那樣的彼此相愛，互相了解，互相幫助過的。」

「但是如今是誰先離開呢？」悲痛壓倒了我。我忘記了她底一切。她底生活，她底信仰，她底渴望，我只記着我馬上就會失掉她這件事。我實備似地叫出了上面的話。

「哥，」她不回答，卻只用那極其溫柔的聲音喚我，同時她底眼光看入我底眼睛時，依舊是那溫柔的，愛憐傾溢的眼光。

「哥，」她不回答，卻只用那極其溫柔的聲音喚我，同時她底眼光看入我底眼睛時，依舊是那溫柔的，愛憐傾溢的眼光。

裏面卻多了一種東西，這一種東西我有些不了解，但牠卻把我底靈魂的靈魂鎖定了。

「哥，我並不是離開你，我不能夠看見你走那滅亡的路，我預備來拯救你，所以我給你開闢了新的路，而且我親身去試驗過了，哥，你為什麼不跟着我來呢？不跟着我去走那新的路呢？不要遲疑了，到我們那裏去罷，幫助我和文珠進行我們底工作，就像你從前幫助我研究學問那樣。」她底聲音就像音樂，每一句話都透到了我底靈魂深處，我覺得我底全身體都被她底聲音滲透了。我底自我，我底這許多時候以來用孤家和痛苦所造成自我，現在被這話語完全打碎了！

我差不多就要不顧一切地跪在她底面前，要求她帶我去，帶我到任何地方去。但是一轉念我底那個被打碎了的自我又得了機會集合起來，而且有力——也許這是最後的力量罷——使我迅速地拒絕她說：

「我不能，我不能。」

「哥，你為什麼不能呢？難道如今你就不再信賴我嗎？」她底眼睛突然閃閃了，我清楚地看見這個變化，我底心猛烈地抖起來。我明白我底話給了她什麼影響，我明白在這些日子裏她犧牲了全部的時間和精力去爲一個理想工作，我卻反而拿我底痛苦去折磨她，去使她痛苦，去浪費她底寶貴的光陰，甚至在這時候向她伸出我底溫柔的拯救的手，我依舊頑強地拒絕了她……

「你，你這殘酷的東西！你給她的痛苦已經是太多太多了！一個聲音在我底身體內叫起來，在一個短時間內我完全把自己忘掉了。

「我不能，我不能，」我掙了頭在那裏大步走着，我沒有

思想，我甚至準備着躍進那不可挽救的深淵裏去。我底不能是我不能夠再做那些使她痛苦的事了。

我瘋狂地走着，我希望我底面前就是一個深淵，好讓我馬上就陷落在那裏面去。

「哥，」靜妹底聲音像似地打進我底腦裏，我底全身體裏都有了那響聲，而且被震動得戰抖起來了。我清楚地知道這一次我如果不陷落進深淵裏，我就會跟着她走了。

我在掙扎，我在和自己掙扎，忽然一種短時間的激情佔有了我。

我走到她底面前用一種連續的聲音說：

「你回去罷，讓我寧靜一會兒，這世界裏有那麼多的人，爲什麼你們單單不肯放過我？總要來干涉我……」

我不能再說下去，我沒有力量了。我靠着牆壁立在房裏，靜妹沈吟了半响，終於默默地走了，留下這死一般沈寂的房間和死一般沈寂的我。

不知道過了若干時候，我覺得人比較清醒了。我放下手，溫和地叫了一聲「妹。」

沒有回應。我知道靜妹已經去遠了。她已經回到她底家裏了。

我爲什麼要把她遺棄呢？當她誠懇地向我伸出拯救的手的時候！

一陣難堪的孤寂猛烈刺着我底心。這孤寂我已經忍耐過了許多次，但在這一晚上卻似乎忍耐不過去了。我痛悔，我不該遺棄了靜妹。

我走在書桌前，我疲倦地坐下去。我取出靜妹寫給母親的信。

靜妹這封信是復長的，顯然寫的時候費了她不少的時間和眼淚。甚至在信紙上我還彷彿嗅出她底眼淚來，她底淚，那有着她底特別的氣息的淚，使我生了許多苦痛的回憶。我記起我和她在一起過的那些日子以及我們和杜大心性來以後的一段生活。

但是如今那一切都過去了，永不會回來了。我孤另另的坐在這墳墓一般的房間裏，懷着靜妹寫給母親的信。在信紙上一個苦痛的瘦削的臉現出來。靜妹至今還沒有把信寫完。而我也不能夠忘掉杜大心性。

靜妹寫給母親的信是一個女兒寫給母親的信。這裏面有思念，有愛慕，有回憶，有眼淚，有祈禱，有安慰。但和一般的女兒底信不同的是這裏面有光明，在光明中現出杜大心性臉。這臉是發光明顯了，而且這光明照耀了我底心。

對母親說起杜大心性事，在靜妹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在這封信裏她又說杜大心性主義以及那人底死所給與她的影響。她說起她是怎樣才決定拋棄了一切個人的安樂去繼續杜大心性工作的。所以她現在終於離開這幾年來她所相依爲命的哥哥去走她自己底路了。但是她又向母親保證說她這樣做並不是表示她不要哥哥，不，她說她愛哥哥比在任何時候都更甚，然而她不能夠跟着哥哥去走那滅亡的路，所以她要用她底力量去挽救自己，並且去拯救哥哥。她充分地肯定說，她所走的路一定會使她得救，而且也使哥哥得救的。

她把這些事情也都向母親說了，母親怎麼能夠了解這些話呢？她底話顯然是寫給我看的。她底心太苦了。

在寫了許多愛慕母親的話和一些兒時底事件的回憶

